

荡寇志

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

却说苟氏兄弟二人，当日将陈希真推在中间交椅上，扑翻虎躯拜倒在地。希真大惊道：“居中之位，岂是我坐的！”苟桓道：“恩公容稟：不但小人弟兄两条狗命，出自洪恩救放，便是小人的祖宗，都蒙延绵，并累及老夫人寤寐不安。此恩此德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苟桓抠出心肺，也报你不得。只就今日，便是良辰，请恩公正位大坐，为一寨之主。苟桓兄弟二人，愿在部下充两名小卒，不论刀山剑树，恩公驱遣，只往前去，誓不回头。”希真道：“小弟投奔二位公子，一者求救刘舍亲之令堂太夫人，二者逃脱自家性命。二位公子若要如此，是不容小弟在此了，情愿告退，断难遵命。”苟桓再三要让，希真那里肯。刘广道：“陈舍亲怎肯僭上，苟将军从直好。”苟桓道：“既如此，且权分宾主坐了，再有商议。”当时众英雄分宾主两边坐下。刘广老小并丽卿，自有范成龙家眷接入后堂去款待。希真请苟桓弟兄换了衣服，苟桓开言问道：“不知恩公因何与高太尉相恶，弃家避难，愿闻其详。”希真把上项事细细说了一遍，“此刻不意反累及刘舍亲令堂、令郎，都陷在纆绁，望乞将军救援。”苟桓道：“恩公与刘将军放心，此事都在苟桓身上，管要救老伯母、大公子出来，杀了这班贪官污吏，与众位报仇。”刘广叩头拜谢。

当晚苟桓杀牛宰马，大开筵席，与希真、刘广等接风。席间，苟桓又复擎杯洒泪，求希真坐第一位交椅。希真道：“公子听小弟下情：念希真本是江湖散客，又且获罪在官，怎敢僭越？公子隆情，深感肺腑，让位之言，休要再题。圣人云：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希真若受了此位，名、言何在？只求公子救了刘舍亲令堂、令郎，希真虽死，九原感激不尽。”苟桓见希真必不肯受，心生一计，当夜席散，唤过苟英来吩咐道：“我看恩公文武双全，胜我十倍，我不当居他之上。他不肯受，我有一计在此，你明日依我如此如此，不由他不从。”苟英领命。

次日，希真早起，梳洗毕，出厅相见。苟桓弟兄却都不出来。不多时，只见苟英慌慌张张跑上来，到希真面前跪拜道：“家兄命在呼吸，求恩公速去救援。”希真大惊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苟英道：“求恩公随小人去，一见便知。”众人皆惊。希真疑惑，却也有些瞧科，便一同随了苟英，从正厅左首侧门外转出去。没多路，便是操军的大教场，甚是空阔，两旁都是枫树林。只见最高一株枫树杪上，赤膊吊着一个人，真祥麟、范成龙并十数个头目，都立在树下。希真近前看时，吊的那人正是苟桓。那苟桓把一手两脚总缚了，吊挂在树上，只一条索头生根，散着右手执一把利刀。希真大惊道：“公子何意？”苟桓高叫道：“恩公听禀：我受你天地洪恩，夜来都说完了。恩公不容我让位，我便一刀割断了绳索，拚得个粉骨碎身，报你的大德。”说罢，便把刀锋搁在绳上。慌得希真没口的答应道：“遵命，遵命！快请下来！”苟桓道：“大丈夫休要翻悔，请立盟言。”希真忙应道：“不翻悔，不翻悔，快请下来！我死在刀剑下，决不翻悔。”刘

广、刘麟都也急得呆了。

苟桓见希真应了，真祥麟、范成龙才教人盘上树去，解了苟桓下来。于是众英雄拥希真上了演武厅，居中坐了，众人一齐参拜。希真滴泪道：“众好汉如此见爱，不料希真尚有这般魔障，容我拜辞北阙。”众人忙设香案。希真望东京遥拜道：“微臣今日在此暂避冤仇，区区之心实不敢忘陛下也。”说罢，痛哭不已。众人无不下泪。希真转身拜谢了苟桓，又谢了众人，然后到正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。让苟桓坐第二位，苟桓那里肯，苦苦的让刘广坐了。苟桓再要让时，希真、刘广齐说道：“公子再要如此，我等情愿告退。”苟桓不得已坐了第三位。范成龙坐了第四位，真祥麟坐了第五位，刘麟坐了第六位，苟英坐了第七位。后堂陈丽卿、刘慧娘两位女英雄也排了坐位，共是九位头领坐了。

众头目军兵都来参拜毕，希真开言道：“众位弟兄儿郎听者：陈希真今日蒙苟大公子让位，一切章程俱照旧例，不必改移。我与刘防御、苟大公子同掌兵权，各无异心。甥女刘慧娘参赞军机，刘麟甥与小女陈丽卿护卫中军，范将军兼管仓库。大家务要齐心努力。今日便昭告了天地、本处山川神祇。”众人齐声领诺。行礼都毕，希真又道：“并非希真大权在手，作事先私后公，实缘刘防御的母亲、儿子陷在囹圄，命在呼吸，若不及时，必误大事，今欲诸位协力同去。”厅上厅下一齐应道：“悉凭主帅驱使，谁敢规避！”希真便教刘广将家私将出，尽分俵众头目喽啰。众军无不感激。希真问众人道：“我欲救刘太夫人，当用何策？”苟桓道：“本山孩儿们，经小弟时常教练，精熟可用，一凭大哥调遣。”希真道：“此事只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我昨日已差

刘防御的得力心腹，到孔厚家探听，若能够他将太亲母、麒麟解去都省，我等于路上抢夺，此是上策。如其不能，我想后日是中元佳节，沂州城内慈云寺兰盆胜会，香火最盛，四方的香客，三教九流，买卖赶趁的，云屯雾集。我们挑选下精明强干之人，扮演了混入城去，索性瞒了孔厚。兵到城下，里应外合，必能成事。此计如何？”众人齐喝采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希真道：“只是探事人还不见回报，好不烦闷。”

却说那探事人到了孔厚家，孔厚方知刘广、希真等都落了草，吃了一惊，叹惜不已，只得将来人留下，去堂上探听动静。那高封自将刘母、刘麒麟拿到之后，与白胜煅炼成一片，一意要捉住希真、刘广，与高俅报仇，对阮其祥道：“刘广谋叛，在逃未获。叵耐云天彪与他儿女亲家，一味扛帮。我要上济南都省，面禀制置使，休教那厮抢原告。”阮其祥已得了青云山的金银，一意与白胜方便，便撺掇道：“太守便亲解了这一干人犯去，以便质对。”高封摇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此去都省，必从青云山经过，那厮们中途抢劫，即有官兵防护，到那里已是寡不敌众。我到都省，将这案情禀明了，这干人犯便于本地处斩，再拿陈希真、刘广。我又恐那厮们扮演了来劫牢狱，劫法场，我已出了告示，各门严紧稽查。今年慈云寺的兰盆会不准举行，不可又似那年江州城、大名府两处，都吃那厮们着了手去。我又派心腹人在牢里监督，防那厮越狱。你再去添选五十名精壮兵丁，管守狱门。又请都监黄魁，各城门小心防守。”高封便带领扈从上都省去了。阮其祥暗暗叫苦道：“这不是败了我的勾当！”密地里递信与狄雷去了。孔厚知这消息，也暗暗叫苦

道：“刘母、刘麒的性命怎好也？”便归家对刘广的心腹道：“此段冤狱，非有大脚力的人救不得。我想只有都省检讨使贺太平，他看觑得云天彪极好，我与他也有些瓜葛，制置使前最有脸面。叫你主人宽耐几日，好歹要寻他的门路，救老夫人、大公子的性命，你便将这封回信去。”孔厚在书信后又写了十数行，劝刘广、希真但得救了刘母、刘麒，千万离了绿林等语。

来人不敢怠惰，飞风回猿臂寨。希真等得了此信，见沂州府劫牢，不能下手，众人都大惊，刘广只是痛哭。希真把眉峰绉了半晌，问那心腹人道：“城里慈云寺的兰盆会既不举行，城外法源寺的举行否？”那心腹人道：“小人也看过告示上，只禁止城里慈云寺，却不见有禁城外法源寺的话头。”希真笑道：“既这般说，法源寺的兰盆会一准举行。我们就往那里，此城仍好破。”刘广道：“法源寺在城外，又与城相隔五六里的路，便到了那里，却怎能入得城去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不晓得，我起先之计，原要大队兵马前去，里应外合，一鼓而下，像那年吴用破大名府救卢俊义的故事。如今这厮既这般狡猾，我就另换一副局面。我等挑精壮人马，仍扮演了，走的走，坐船的坐船，去赴兰盆会，就半夜里举事。只是这般铁桶的城池，没个内线，如何破得？城里黄魁利害，若不用上将去，如何敌得？如用上将去，姨丈与麟甥的面貌，谁不认识？范将军亦是本地人，恐防打眼。苟氏昆玉却又人地生疏，口音不对。只有真将军，熟悉江湖上的勾当，又伶俐材干，可以去得。只是他一个人孤掌难鸣，必须再着一个同去。我想来，除非叫小女丽卿如此改扮了去，那厮们虽然盘查得紧，此却未必料得。又妙在他是东京

口音。”刘广道：“计虽好，只是怎好叫甥女如此装束？”希真道：“不妨，叫他来，我吩咐他。”遂将丽卿唤到面前。

希真道：“我儿，你前日不是说，要趲进沂州城去，刺杀高封、阮其祥？如今用你的妙计，就着你去。”丽卿大喜道：“几时去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休高兴，我料你杀他不得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说那里话，量这些男女，何足道哉！这厮两颗驴头，都在我钞袋儿里，指尖儿一撮便到手。”希真道：“你那里晓得，此刻画影图形拿你，谁不识得你是陈丽卿！未进城门，先吃拿了，怎想去刺他。如今只要你乔妆改扮了去。”丽卿道：“改扮便改扮，怕什么！”希真道：“恐你不肯。”丽卿道：“有何不肯！”希真笑道：“我要你乔妆跑解马的武妓，你可肯？”丽卿笑道：“阿也，爹爹不是说笑话，我好端端的女孩儿，没来由怎教我去扮粉头，这却恁的使得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天理良心，天下通行。不是为父掂斤估两，你太婆、大哥，端的为着我们爷儿两个，遭此大难，你不去救他，谁去救他？况且不过赚进城门，片刻工夫，又不叫你认真去做武妓，左右是个假扮。”丽卿道：“虽则假扮，孩儿一生话靶。”希真道：“再没人说起。”只见刘广道：“贤甥女，你救得我的娘，真是我的大恩人，也受老拙一拜。”便向丽卿下跪，流泪不止。慌得希真连忙扶住，叫声“罪过”，又叫丽卿道：“好儿子，依了罢，也记得太婆日常待你的好处。”丽卿又想了想，笑道：“爹爹宽心，姨夫不要烦恼，我都依也。只是扎抹了形景难看，大家却都不许笑我。”希真道：“你干正经事，谁敢笑你。”希真便对真祥麟道：“真将军可与小女扮做兄妹，诸事照应他，休教漏出马脚。”真祥麟辞道：“既是小姐肯去，足以敌得

黄魁，小将不必同行。”希真道：“真将军休避嫌疑，老夫便与你二人同往。”祥麟方才应了。只见慧娘出来对希真道：“姨夫教卿姐这般扮演，虽是一时片刻赚进城去，万一遇着个不晓事的，认真要留住跑解，那时做又做不得，不做又要露马脚，怎好？”祥麟道：“不妨。小姐扮演了，再将一方帕儿束了头额，伏在鞍鞵上，诈作有病。有人要做买卖，我有言语支吾他。只是没个做鸨儿的却不像，却着那个去好？”苟桓道：“我看就是王头目的妻子尉迟大娘，生得黑麻面皮，身躯长大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也识得些武艺，也是东京人氏，现在寡居。此人可以去得。”真祥麟道：“不差。”便将尉迟大娘唤来，参见了希真、丽卿。丽卿欢喜道：“我正少个伴当，你果然去得，快去扮了鸨儿。成功之后，必重用你。”尉迟大娘叩头谢了。

商议已定，希真便请苟桓权理事务，与范成龙、刘慧娘同守山寨。传令共点一千五百名军汉，配搭了身材相貌，一大半扮了香客，分做水旱两路，旱路令苟英统领，都用车马驼轿，往太保墟进发，水路用二十多只拖篷船，由芦川逆流而上，便将刘广、刘麟父子二人藏在里面；一小半多扮了各行赶趁的，里面的领袖都是苟桓的心腹。希真吩咐密计道：“你等不可结做一阵走，都要三三五五，陆陆续续，十五日黄昏，到法源寺前取齐；挨到三更，便来沂州北门外策应。”又挑选了二三十名精细喽啰头目，“都要沂州城内有亲眷相好的，各人自使见识，预先混进去，或是客店，或是亲友家存身，临时齐来北门内接应。成功后重赏，误事者立斩。”对刘广道：“你与麟甥、苟英带了孩儿们，一到北门外，不可近城，亦不可离得太远，只先带三五十人近城门

边，就对着敌楼往半天里放旗花。我同真将军、丽卿在里面，见旗花起，便斩关夺锁，接应你们。夺了城门，方把大队人马拥进去。苟英不必进城，恐李飞豹来策应，就好抵敌他。姨丈同麟甥破进牢去，救得太亲母、大贤甥出来，便下船先走。真将军把住城门，切勿远离。”叫丽卿道：“卿儿，老实对你说，教你去杀高封是假话，高封并不在城里。因恐那兵马都监黄魁利害，特教你去都司前截住他，休吃那厮来策应。你不认识路，有人引你。我又恐你一人支不住黄魁，临时我来帮你。得了手，你先走，我后出来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与这等匹夫厮杀，何用爹爹帮。那厮既要替高封强出头，便先结果了他。”

那日正是七月十四日，众人都去纷纷的依着密计安排了各色行头。当夜无话。次日一清早，希真对真祥麟道：“我不可与你们一阵走，我扮做个卖西瓜的行贩，从别门进去，到北门内来兜你们取齐。”又吩咐丽卿道：“你那枝梨花枪恐防打眼，不可带去，只选两口好朴刀配在担儿上。那青镡剑，也好充做行头，佩了去不妨。”刘广道：“我这两日不知怎的，只是心惊肉颤，神魂不安。”众人道：“只因你记挂老伯母、大令郎之故。”真祥麟去打扮了，头戴一顶撮尖瓜瓣帽，穿一领印花布斗衣，系一条鸭绿缠肚包，一对三蓝绣花护膝，腿上都缠了鸾带，脚蹬一双细针打子扳头獠鞋，仍把一领青衫儿罩了身体。那希真将五柳长髯打了辮结，蓬了头发，挽个揪角儿，穿一领棋子布的破小衫儿，戴一顶旧草笠儿，赤了双脚，着一双多耳麻鞋，又取些烟煤，把浑身皮肉都擦成黎黑之色。那办事的喽啰已整顿了一副箩担，把八个大西瓜盛在里面。丽卿早已扎扮好，又讨些脂粉，涂抹

了花面，俨然是个东京武妓。尉迟大娘扮了鸨儿，伏侍丽卿。

都结束停当，正待要下山，只见真祥麟一叠连声叫起苦来，不知高低，说道：“主帅，此条计委实行不得，内中有个老大毛病。”众人惊问：“有何毛病？”祥麟道：“主帅不知，凡是江湖上的勾当，不论跑解，走索，串社火，使枪棒卖药，都要投托地方上有势力的户头，先去参拜了，求他包庇，名唤坐靠山。坐了靠山，方准做买卖。没有时，别的不打紧，怎当得那些破落户泼皮们的啰唆，忍耐又做不得，不忍耐又做不得。小将不妨事，胡乱同他们鬼混，小姐金枝玉叶，如何去得？”希真道：“阿也，此事我也不想起，却怎好？众位可晓得，沂州城内可有甚土豪？”刘广想了想道：“有了，沂州城内有一个万俟通判，名唤万俟春，与他兄弟万俟荣，两个是沂州城内有名的土豪，专一结交当道官府，并那些不三不四的，欺压良善，无恶不作。四方走江湖的，并那些不成才的闲汉，都去投奔他。恰好正住在拱辰门内……”说不了，范成龙道：“敢是那厮绰号司马师、司马昭的？”刘广道：“正是。万俟春眼泡下生个黑瘤，人都叫他‘司马师’。”希真道：“拱辰门是那一门？”刘广道：“便是沂州城的北门，唤做拱辰门。”希真道：“如此说，便去参拜他。”丽卿道：“谁耐烦去参拜那畜生！那个敢来啰唆，先把来开刀，就动起手来。”希真连忙止住道：“我儿快不要如此，此去最要机密，切切不可任性！”丽卿笑道：“我不过这般说。”祥麟笑道：“姑娘不要耽忧，到那里我自有见识，不用你去参拜。”商议已定，大家一齐下山。慧娘道：“爹爹、二哥小心！天可怜见，但得祖母无事，先飞报

个信来。”说罢，啼哭不止。刘广也不知其意。苟桓、范成龙送了众人动身，回山寨把守不表。

却说希真等离了猿臂寨，行不到五七里之遥，只见大路上一个人背着包裹雨伞，气急败坏，飞奔而来。走近前，希真、刘广认得是孔厚的心腹庄客。希真忙叫：“主管那里去？”那庄客见了刘广道：“恰好此处迎着刘老爷，家老爷有紧要信一封在此，老爷请看。”刘广忙接过手，只见信面上写着：“内紧要事件。飞送刘老爷亲拆，毋得刻迟。”刘广大惊，把不住心头乱跳，拆开时，只见信内云：“老伯母连日胃脘病大发，高太守不准小弟医治，又不准保释。太守到都省去，阮其祥把持更甚。老伯母竟于十四日戌时，在班馆仙逝。”只读到这里，刘广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口喷鲜血，不省人事。众人忙扶住唤救，半晌刘广换转气来，怒发冲冠，跳起来抽出腰刀，向路旁一块顽石上乱砍，大骂：“高阮二贼，我捉住你，不碎嚼你的心肝肺腑，誓不为人！”只见刀光落处，火星四射，那块顽石竟被他剁得粉碎。众人无不骇异。刘广插了刀，喝令喽啰们快行。希真道：“消停着，待我再看信内还有甚言语。”只见下文道：“小弟现将尸身领出，备棺草草殓殓，停柩在东门外地藏庵内，意欲便兄长来取。大贤侄无恙。此实天灾大数，见信伏望万万珍重。”希真看罢，唤过一个精细喽啰，私地里吩咐了言语，便对庄客道：“累你远来，我等不便写回信，就托你转覆贵主人：多多拜上，竟于二三日后，我等自来迎取灵柩便了。这人是刘老爷的体己，着他同你去，就在地藏庵内伴灵。”又取些银两赏了那庄客，教他们先去了。刘广问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希真道：“我等此去，便抢灵柩。只是地藏庵内尸

棺甚多，知道那一口是，所以我叫这孩儿去，先认定了，临时便好动手。又恐孔厚知觉，故假意说是去伴灵。”便吩咐苟英道：“你不必进城，只带二三十孩儿们，径去地藏庵抢了灵柩，便到船上等我们。别项事都不必管。”苟英领命。众人齐到芦川渡口下了船。刘广父子便在船上，逆流而上；希真同祥麟、丽卿、苟英，都渡过那岸，奔太保墟去。

且说刘广父子二人，率领众头目军汉，假扮香客，驾船到了法源寺泊定。那法源寺的兰盆会，果然热闹，有十数处的灯棚，都有焰口坛场，钟磬悠扬，人声喧闹。那些游人、香客、买卖人等，挨挨挤挤。但是山寨中人见了，都大家会意。刘广、刘麟恐人打眼，都睡在船舱内，不上岸去，只等夜深动手。按下慢表。

却说那太保墟，乃是城外一个三、六、九的市集，都是空的房屋廨宇。希真一千人到了那个所在分路，希真对苟英道：“你只管去法源寺前等候，与刘广一齐举动，不得有误。”苟英去了。希真对丽卿道：“我先进城去，你同真将军后来，诸事听他的话，切勿使性。”希真便挑了西瓜担儿先走，又恐吉凶难定，密诵真言，唤几名黄巾力士在暗中随护。那二三十名喽啰，已是陆续蹙进城去了。

话中单说真祥麟请丽卿上了马，尉迟大娘跟随着，祥麟把行头担儿挑了，一行三众往拱辰门进发。不多时到了拱辰门外，城墙上果然挂着捉拿希真父女并刘广的榜文，画着他们的面貌。祥麟见天色尚早，就都去那槐阴下坐了乘凉，只等候到黄昏，混进城去。有许多闲杂人围着来看，果然有那些子弟们就要做戏，来问价钱。真祥麟陪笑脸回覆道：“小人们尚未进城去参拜靠山，不敢开手。待参拜了，再来伏侍

列位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你们靠山是谁？”祥麟道：“是城内万俟大官人。”众人听是万俟春，谁不惧怕，都不敢再说。丽卿恐人看出破绽，便装做有病的模样，靠在尉迟大娘肩膊上，把粉脸儿藏了。众人看了许久，也都散了。

看看日落西山，天色已晚，敌楼上起鼓攒点，将闭城门。祥麟等起身，到门前对门军声喏施礼，道：“小人等是东京下来跑解的，特到城里慈云寺赶趁。启过长官，方敢进去。”那门军道：“你们来得没兴，慈云寺的兰盆会今年不举行，待进去恁的！”祥麟故意惊问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门军道：“你不见知府相公的告示，他不准举行，我知道为何。”又一个门军道：“法源寺的兰盆会闹热，城里多少赶趁的都出去，你们不到那里去，反进城去则甚？”祥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只是小人有个孤老万俟大官人，他正月里便订下我们，说中元节必要到他府上。如今没奈何，只好去参拜他。他肯发放我们，明日一早再到法源寺去。”众门军见他们一行只得三众，又说是万俟春的门眷，果然不疑心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既要进去，趁早走，就要关城了。”祥麟又唱个喏谢了，领了丽卿等进得城去。只见希真早在城根下坐着等待，箩担里还剩了两个西瓜。四顾无人，希真轻轻对祥麟道：“前去四五家门面，那倒垂莲八字墙门，门前有许多轿马的，便是万俟春家。我来做挑担的火虞，你去递手本参谒。”真祥麟便把担儿递与希真，希真把那箩筐并做一个担儿挑了，又说道：“那厮家里有喜庆事，听说是与他娘庆寿，恐他乘兴要做戏，你须要回覆得好。”祥麟应了，拿着手本，走到万俟春门首。

那时候天已昏暗，各处都掌上灯火，城门已关了。祥麟

到了门楼内，向一个大肚皮的门公声喏毕，叉手立在一边，道：“小人东京跑解的，兄妹二人，并火虞、鶺鴒儿，一行四众，初到贵地，特来参拜大官人。望爷方便，禀报一声。”说罢，袖里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门包，道：“些小微物，孝敬爷买碗茶。”那门公接了银子、手本道：“你那粉头，为何不来？”祥麟道：“禀爷知道：小妹路上感冒风寒，现在发症，今日正是班期，身子烧得很，不能来伏侍，明日一早叫他来伺候，恕罪则个。”那门公把手本一摆，递与旁边一个年纪轻的管家道：“你去替他禀一声。”那小管家拿了手本，走上花厅去。

原来万俟春弟兄与他娘上寿称庆，万俟春适有要紧公事，到推官衙里去，只有万俟荣在家里待客。正要安席，那小管家将手本到面前禀了。万俟荣问道：“那粉头为何不来？”小管家道：“小人也曾问他，他说粉头有病，明日一早来参拜。”万俟荣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是有病，来做甚买卖？到我这里敢摆架子！对他说，粉头亲来便罢，不肯来时，连夜赶出城去，休想城里存脚。”众宾客都笑道：“是呀，既有病做甚买卖。”小管家忙应了出来，埋怨祥麟道：“你这厮真不了当，惹二官人发作，吆喝下来，说不叫了粉头来，连夜赶出城去。你莫道城门关了，官人们要开便开。没来由害我淘气！”把手本掼在地上。祥麟喏喏连声，拾了手本，陪罪道：“爷息怒，小人便去唤了来。只是参拜还可，若要他做戏伏侍，委实支持不得。”那门公道：“你快去唤了来，闲话少说。”

祥麟转身出来，对希真说了，道：“此事怎好？”希真皱眉半晌，对丽卿道：“好儿子，没奈何，胡乱去参拜了。”

丽卿那里肯。希真道：“我有一个计较在此，包叫你不吃亏。”便吩咐祥麟道：“你再取三十两一锭大银，向那个门公如此托他。求得脱更好，倘或不能，我儿听为父的话，只管去参拜，休要性起。那厮如果啰唆无礼，你也不必动武，便走出天井，仰天叫一声雷神何在，我放霹雳助你。休说这几个狗头，便连房屋都轰倒他的，着那厮们没处讨命！你放心去，倘耐得住，切勿轻试。”丽卿笑道：“爹爹休要哄我！”希真道：“你胡说，我几时哄你过！”丽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去。”便随了祥麟前行。希真不放心，挑了担儿，也跟上去。尉迟大娘也牵了马随在后面。希真暗暗捏诀念咒，向空作用，将一个巨雷祭在空中，只待丽卿呼唤，便放下去。方到得门首，只见正南上来了一丛火把，数十对缨枪，拥簇着马上一个官人到来。祥麟等连忙靠后。那官人到门首下马，相貌十分鄙俗。希真等却不认识是谁，只听传呼道：“防御大官人到了！”里面开中门迎了进去。等了半歇，从人散了，祥麟方引丽卿进前。祥麟又捧一锭大银送与门公，说道：“小妹已唤到，但是委实病重，望爷在官人前方便。”门公接了道：“你们候着，我与你去禀来。”丽卿诈作病相，尉迟大娘扶绰着他，一步步挨到门楼下那条阔凳上坐了。丽卿便靠在旁边那张桌儿上，假意儿气喘。众人灯光下见丽卿的相貌，都吃一惊。丽卿斜睨着眼，看那大厅旁边一带花墙，侧首圆洞门内便是花厅，天井里摆着许多花卉，厅上挂红结彩，灯烛辉煌，里面许多笙歌杂技，吃得好不热闹，那伏侍走动的穿梭价来往。

门公进去多时，还不见出来。只听得府衙前靖更炮响，各处的梆声雨点般的打起来。丽卿等得心焦，按着那股气。

又是许久，门公才出来吩咐祥麟道：“侥幸你们，二官人适有正经公事，与防御相公讲话，免你们的参见，手本已收下了。既是大姐身子不自在，且去将息了，明日早来伺候。叫个打杂的同你们去，对门王小二客店里吩咐了，与你们安息。二官人包庇，没人敢来问你们。”祥麟唱喏，谢了门公。丽卿早已立起身便走，只听背后有人发话道：“不见这样粉头，大刺刺地人都不睬，明日和你说话！”希真生怕丽卿发作，低低道：“我儿休去睬他，正经事要紧。”丽卿忍着一肚皮气，只不做声。希真暗暗的念动真言，收了那神雷。同到斜对门的饭店里，那打杂的吩咐了王小二，自去了。王小二对祥麟道：“你们造化，后面三间歌楼俱空着，尽你们去住。若是往年兰盆会的时节，你们同行住满，休想如此自在。”希真等便掌灯到后面歌楼上去，果然清雅。祥麟去安顿了行李担儿，丽卿叫尉迟大娘将马去后面喂好，希真搬上饭来，大家吃饱了。

希真去楼上将那侧首的吊窗挂起，暗暗叫声惭愧，原来那吊窗紧对拱辰门的敌楼，望旗花极便。那时已是二更，希真叫他们都去略睡，养养精神。祥麟在楼下安歇。希真在那窗口边望外面时，只见满天星斗，月色盈街；听那万俟春家，箫管歌唱，呼么喝六的喧闹。少刻，只见城墙上数十骑人马，灯笼火把拥簇将来，乃是都监黄魁亲来巡查，高叫各窝铺小心看守。渐渐行查近来，从人喝道：“兀那楼窗里，为何不息火！”希真忙把灯吹灭了。黄魁巡查过去，更楼上已交三更。希真眼巴巴望那旗花，不见飞起，心中焦急。那条街上同那两边小巷人家，并客寓内，已是伏下了二十多个喽啰，也在那里盼望号令。

希真进里面房里，剔亮残灯，看丽卿、尉迟大娘却都睡着，楼下真祥麟兀自做声。转身出来，只见一道亮光射入窗来，忙去看时，那敌楼对出数十道旗花，好似金蛇闪电，往半天里乱窜。希真大喜，忙叫醒丽卿道：“你们快起来，好动手也！”丽卿、尉迟大娘一轱辘爬起来。丽卿便佩了青镡剑，希真拈条朴刀先走。正到胡梯边，忽听有人打店门。希真立住脚道：“且听是甚么人。”只听店小二起来开门，好似一个人提灯笼进来，叫道：“那新来的粉头在那里？大官人才回来，叫他去伏侍，防御相公也要见他，快去！”只听祥麟道：“小妹兀自病重，还不曾出汗，支撑不得。”那人喝道：“放屁，大官人吩咐，谁敢拗他！便是病，也要去。快叫他起来，不必梳洗，就随了我去。”希真回头叫道：“我们只顾下去。”三人一齐抢下楼，只见祥麟还同那管家支吾。希真挺着朴刀上前大喝道：“你这厮休不生眼！我非别人，便是各处查拿不着的陈希真，今在猿臂寨做大王，扮做跑解来打这城池。不干你事，快逃命去！”那管家吃了一惊，正待问时，只见希真背后钻出丽卿，手起剑落，一个斜切藕，尸首劈做两半边，骂道：“贼畜生，教你认识粉头！”吓得店小二屁滚尿流，往柜台下钻入去。希真便怀里探出那串百子炮仗，就灯火点着，丢出街心，乒乒乓乓响起来。附近的喽啰先来接应，真祥麟抽出短刀杀出去，尉迟大娘去后面提口朴刀，牵了枣骝马出来。那敌楼上的看守军官见城外旗花乱起，正要查问，不防希真已领喽啰从马道上杀上来，一刀一个，剝下城去，砍断吊桥索子，就敌楼上放起火来。真祥麟早把瓮城内的军士杀散，扭断铁锁，拽开城门。刘广望见城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点起一个号炮，后面的

人马齐到，呐一声喊，拥进城来。苟英早带领喽啰扑到地藏庵去抢灵柩。

却说丽卿提剑跳出街心，本待要同希真杀到城上去，忽见对门万俟春门首灯烛辉煌，转了个念头，大踏步竟奔万俟春家来。抢进门楼，那大肚皮门公拦住喝道：“休要乱闯，且待通……”还未说完，剑光飞下，剁倒在一边。那一个惊得呆了，待叫，横抹过去，早已了账。直奔到花厅上，万俟弟兄正同众宾客，杯盘狼藉，猜拳行令，吃得快活。那防到跳进一只母大虫来，不分好歹，一剑一个，排头儿砍去，只见尸骸乱跌，血如泉涌。也是那些孽障恶贯满盈，难逃大数。当时丽卿见下面交椅上一个落腮胡子，眼泡下一个黑瘤，正待挣扎，料道是万俟春，上前对顶门一剑，脑袋劈开，连交椅都剁倒了。只苦了那些歌童舞女，供奉的人，大半都吓得僵倒了，那里走得动。只见一个人往屏风边躲，正是方才那马上的官人。丽卿赶上去取他，那人把椅子来抵格，大叫：“我是朝廷命官！”丽卿停剑问道：“甚么官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东城防御使。”丽卿猛然记起道：“你敢是阮其祥？”那人道：“便是下官。”丽卿大笑道：“正要寻你，十门齐挂榜，你却在这里！不必挣扎，随了我去。”一把夺去了椅子，抓小鸡也似的把阮其祥提了出来。还有几个杀不及的，逃出去正遇着尉迟大娘，同十数个喽啰杀进来，算了爆都放倒了。丽卿道：“这个人与我捆了带去！”尉迟大娘忙叫喽啰解下条搭膊，把阮其祥反剪了。丽卿吩咐就花厅上放火。只见希真带了些喽啰赶进来道：“你不去干要紧，旁人杀他则甚？”丽卿道：“孩儿捉得阮其祥了，原来就是此人。”希真见了大喜，叫押了出去，对丽卿道：“我儿，快

去干正事。我已探得黄魁还在衙内，你去都司前截定，休放他出来。”丽卿便连忙出门上马，尉迟大娘递过那口朴刀。只见火光照天，本寨兵马都拥过去。丽卿自有喽啰引路，杀到都司前去了。希真恐李飞豹来，忙去城门边接应。

却说刘广同儿子刘麟，带了人马奔府衙前大牢来。那五十多名官兵，因阮其祥不来，大半都回家去度中元，只得头二十人在牢门口，睡梦中惊醒，都逃走了。刘广等打破牢门，直杀入去。里面的节级牢子，都得了阮其祥的金帛，通知消息，见他们杀进来，只道是青云山的人马来救白胜，便先动手，把高封派来那管牢的心腹人杀了，开了匣床，放出白胜。白胜提着枷，从牢眼里钻出来，火光影里却一人都不认识。白胜大叫：“众位头领，我在这里！”正撞着刘麟。刘麟喝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白胜道：“小弟便是白胜。”刘麟听得白胜二字，怒从心起，手起一铜。白胜不备防，打得脑浆迸裂，死在一边。节级牢子们见不是头，欲待逃走，那里逃得，那五六十喽啰杀进来，好一似滚汤泼老鼠，扫个罄净。刘广打进牢房，大叫：“我儿刘麒何在？”连叫十数声，那曾有人答应。各处笼门都打开，囚犯数内细看，更没有刘麒。直寻到狱底章字号，方才寻着。原来那章字号，是牢狱中最吃苦的所在，看那刘麒时，已是一丝两气，那里还像个人形。刘广见了，泪如雨倾，忙打开匣床，解了绷扒。刘麟上前扶起来，驼在背上，一齐出了牢门。刘广对刘麟道：“你先送你哥哥到船上去，我不把高封的老小洗涤了，怎出这口怨气！”

正说间，只见真祥麟飞也似赶来道：“刘将军，小弟已将阮其祥那厮一门良贱杀尽了，砍了许多头颅在此。只不见

阮其祥，有的说那厮已被卿小姐擒捉了。老伯母灵柩，苟二公子已送去船上了。我此刻到都司前接应小姐去。”刘广大喜道：“你快去，我就来。”刘广领着众人，呐喊一声，杀入府衙，虽有百十个做公的，那里敢抵敌。一直打入宅门，奔到上房，见一个砍一个，见两个砍一双，将高封一门良贱五十多口，不留一个。将箱笼只拣重的扛抬了便走，放把火算结了总账。刘广吩咐头目，先把輜重运了去，自去接应丽卿。

却说黄魁睡梦中听得喊声大震，跳起来见满天火光，连起来报无数贼兵进城，放火劫狱。黄魁大怒，忙叫备马，不及披挂，提了那柄七十斤的开山大斧，带了本衙内值宿的三五十名军汉，奔出衙来。只见火光中，一个女子带领喽啰跃马横刀杀来。黄魁大怒，抡斧冲杀过去，丽卿挺朴刀迎住。战了十五六合，丽卿暗暗称奇道：“这厮好武艺，想必就是黄魁。叵耐这口朴刀不着力，不如诱他来追，用拖刀计斩他。”丽卿拨马便走，黄魁纵马追来。只听背后一人大叫道：“黄将军不必动手，看小将来斩这贱人！”黄魁正回头看时，不防那人一枪刺来，正中咽喉，死于马下。那人便是真祥麟。众军汉都惊散了。丽卿见了大喜，便撇下那口朴刀，叫人拾起黄魁那柄大斧来，接过手称赞道：“好家伙，就暂用他。”便同真祥麟杀转来，正迎着刘广。刘广得知除了黄魁，甚喜，便对丽卿道：“贤甥女委实辛苦了！你先行一步，城门边会你爹爹去，我同真将军断后。”丽卿便杀奔拱辰门，只见刘麟在城门边把守。丽卿道：“我爹爹那里去了？”刘麟道：“我送了大哥下船，转身来接应你们，大姨夫教我把住城门。他自带领孩儿们，去抵敌李飞豹去

了。我爹爹在那里？”丽卿道：“同真将军断后，就来。你且在此，我去接应爹爹来。”

丽卿便飞马出城，只见喊杀连天，李飞豹正率领人马与陈希真大战。丽卿大叫道：“爹爹，我来也！”冲开士卒，抡斧直取李飞豹。李飞豹虽则英雄，怎当希真父女二人并他一个，不能招架，回马便走。丽卿枣骝马快，追上去，一斧劈下，飞豹措手不及，劈中坐马后胯，飞豹掀下地来。希真追到，连声喝住。丽卿第二斧早下，砍入胸膛，鲜血飞出，可怜一位英雄竟丧黄沙。希真埋怨道：“你这丫头忒个手馋！他已走了，务要追上杀他！”丽卿道：“爹爹好道有些夹脑风，既同他厮并，却又不许杀他，还同他讲仁义哩！”希真道：“你那晓得，此人也是个忠勇汉子，又与二姨夫相识，对仗时只得同他性命相扑，不能让他。他已走了，追去杀他，却是何苦？今已如此，不必说了，快去接应了他们同回。”那些官兵见坏了李团练，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也都退了。

希真、丽卿回马，只见刘广父子、真祥麟已都出城，收齐兵马，聚在一处，齐到太保墟。天已大明，回望城里烟火不绝。城中虽然还有几个军官，见黄魁已死，又不知贼兵多少，谁敢来追赶。孔厚得知抢了刘麒并刘母的灵柩去，情知是刘广、希真干的事，只叫得苦。希真等收兵回山。刘广下船，只见刘麒卧在舱里，众喽啰把阮其祥捆得粽子一般，丢在刘母的棺材旁边。刘广把朴刀柄没头没脸的乱劈，骂道：“腌臢杀才，今日也落在我手里！”真祥麟挡住道：“一顿打杀，倒便宜了这厮，带回山去慢慢的收拾不好。”刘麒呻吟道：“爹爹休要结果他，待孩儿割这厮。”众头领开船，恰

好南风正大，扯起风帆，又是顺水。众好汉并那兵马，也有坐船的，也有岸上走的，齐回山寨。还未到芦川，只见喊声震天，一标人马拦住去路，众皆大惊。正是：方才报得仇讎恨，又怕重逢甲冑来。不知来的究是何路兵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五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

话说希真等正收兵回猿臂寨，忽路遇一彪人马，忙着人探看，原来正是苟桓。因希真下山，放心不下，深恐有失，便教范成龙、刘慧娘镇守山寨，自己领了二千人马前来接应。当时见了，俱各大喜，一齐渡过芦川。刘广扶了刘母的灵柩，丽卿亲自押了阮其祥，又将一乘轿子抬了刘麒。真祥麟把阮其祥老小的首级结在一处，并高封的家私，一总抬上山来。苟桓吩咐搭起庐厂，停了刘母的灵柩。刘麟将刘麒送入后堂将息。当日将刘母棺木打开，尸骸尚未变坏。哭得个刘广死而复生，遂用香汤沐浴，另换一具好棺木，凤冠霞帔收殓了。希真传令合寨军士尽皆挂孝，请苟英主治丧事。刘广要碎剐阮其祥祭刘母，希真道：“高封那厮必来报仇，待捉了高封，一同祭奠。”便将阮其祥监下。刘广谢了众头领，又特向真祥麟、丽卿拜谢道：“此行实是委屈了将军与贤甥女，皆刘广之罪。”刘广一番悲伤辛苦，不觉箭疮又发，去医治将息。希真将高封家私一半收入库内，充作军饷，一半分赏众头目喽啰。

次日，希真升厅对众将道：“我等打破城池，高封那厮必来报仇。他不打紧，我只恐云天彪来。这人智勇超群，难以轻敌，须勇猛上将统领前部，那一位肯当此任？”话未说完，只见屏门后跑出陈丽卿来道：“爹爹要出兵打仗，孩儿

愿做前部先锋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你虽有些武艺，且在帐下听候军令，先锋你做不来。先锋不全是武艺，也要省得战阵上的事务，性灵机警，随敌应变。你这个性子，如何去得！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时常说起先锋的勾当，孩儿听都听熟了，那个是阵上学会的。但不信，孩儿做这一次与你看。”希真未及回言，只见真祥麟上前禀道：“告禀主帅：此番破沂州府，实是亏杀姑娘，功劳最大，此次先锋理合委他。”丽卿道：“可知是哩。爹爹想：你要孩儿做粉头，我都依了；我只不过要做个先锋，爹爹都不许我，教孩儿如何气得过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小姐英雄无敌，做先锋正当其职，求主帅便委信牌，我等都愿奉让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既是众位将军都保你，你须要小心在意，军务重事，不是作耍，休要挫我的锐气。非是为父作难，你须知用兵之时，赏罚最要紧。我此刻同你是父女，一领了信牌，照公办事。你万一违误了军法，我也救你不得。莫说是你，便是众位将军，都是我至交弟兄，当用兵之时，亦是如此。不然，他们何故推我为首，坐这第一位。”丽卿道：“不劳爹爹吩咐，孩儿都省得，断不违误军法。万一违误了，爹爹只管处治。就是犯到了斩罪，爹爹也不必哀怜。若是畏刀避斧便能长寿，生起病来不死人了。就是阵上一刀一枪，山高水低失陷了，命里注定，爹爹也休记挂。爹爹且把先锋事务付与孩儿。”众人见丽卿这般说，无不称羨。希真见丽卿如此决烈，亦甚叹息，便捧过信牌付与丽卿，又吩咐些话，当厅参授了前部先锋。丽卿领了信牌。希真又命真祥麟为前军左翼，刘麟为前军右翼，明日便同丽卿下山，往燉煌南首下寨，等待高封。苟桓道：“恩公教前军下寨，为何不据守芦川，却紧靠燉煌，何

也？”希真道：“高封不知兵法，又不受云天彪节制，报仇心切，必先渡芦川。诱他过来，邀击最便。先擒了高封，便好一心对付云天彪。今若守定芦川，不过敌人攻我不进，胜负未定，相持日久，靡费粮草，不是胜算。若是天彪一人掌兵，我早把住芦川了。”苟桓听了，甚是拜服。

当晚众头领酒筵畅叙，席上说起可惜坏了李飞豹这筹好汉，大家都叹息不已。丽卿笑道：“你们早对奴说了，须不做出来。”刘广道：“云亲家处，我已修下一封书，备极苦衷，差一能言舌辩的心腹人寄去，求他不可发兵。”希真道：“你如此虽好，却未必济事。此人忠义如山，必不肯殉亲戚之情。此事实是亏了孔厚，我已差人去如此如此，劝他也来聚义，不知他肯否。”

不说次日丽卿等领兵下山扎寨，且说沂州城内文武官员军民人等，吓得心胆碎裂，谁敢出头。直待天明，不见响动，那西城防御使万夫雄，方才点兵上城，把各门都关了，查拿城中，恐有余党躲匿。那护印的推官，率领夫役，扑救了余火。孔厚稟请推官，安抚百姓，休教惊惶。那推官问道：“这伙贼兵是那一路？”孔厚道：“他劫牢救了刘麒，打杀白胜，抢去刘婆的棺材，怕不是刘广被逼情急，结连了猿臂寨的贼兵，干出这事。如今太尊又不在城，相公速发通稟，一面移咨景阳镇总管，预备征剿。”推官道：“孔目说得是，我也道必是这些鸟男女。”当时查点：拱辰门杀死守门军官军士五十多名，被伤未死者十多名；牢里节级牢子，并太守心腹人，俱被杀死；各囚犯除白胜身死之外，其余都乘机越狱逃脱；太守官衙上下，主仆男妇，俱遇害，衙署家私俱遭抢劫烧毁；兵马都监黄魁，西安营团练使李飞豹，俱

阵亡；阮其祥遭擒，全家被害；万俟春、万俟荣兄弟，同庄客亲随，共三十余人被杀，又杀死宾客二十余人，房屋被烧，家财被劫；王小二客店内被劫去钱财，杀死万俟春家人一名。公人军士阵亡者，四百余人。其余百姓人家，都无伤损。仓库钱粮，亦俱不动。那推官查点毕，叫押司书吏叠了文案，缮发文书，通详都省，移咨景阳镇，迎报高太守。

却说云天彪正设法要救刘母、刘麒，不得个计较；又差人到龙门厂神霄雷院，探得刘广一千人不知去向，甚是惊疑。那日中元节，景阳镇上也有几处兰盆会，天彪派军官弹压。半夜后，报东北上有火光，望去似在沂州府城里。天彪登高望时，吃了一惊，对左右道：“我望这火光中有杀气，定是兵火。”急差探马去打探。比及黎明，各营汛塘房，雪片也似报来道：有贼兵直陷沂州城焚掠。天彪大惊，便传令点兵。少刻，探马回来，报称是猿臂寨的兵马攻破沂州，杀死官吏，劫牢放火，抢劫仓库而去。接连沂州推官的公文也到，拆看时，方知是陈希真、刘广勾连猿臂寨，攻城劫狱。天彪勃然大怒道：“是非曲直，朝廷自有公论，鼠辈焉敢造反！”就传号令起本部军马，征讨猿臂寨，克日兴师。忽报刘广遣人下书。天彪愈怒，将来人唤入。见书面上写着“云亲家”字样，天彪大怒道：“背叛之贼，与你何亲！”将书掷于地上。来人道：“家主并不敢造反，只因……”天彪喝道：“休要巧辩！他攻破国家禁城，杀死朝廷命官，抢劫仓库，怎说不是造反？饶你性命，寄信与他，趁早伏阙请罪，或有生路；如再执迷，官家便是他亲爷，也恕他不得。”喝左右将来人叉出去，更不容分辩。书信把来毁了，便吩咐那兵马都监小心镇守，防青云山贼兵乘虚再来。自己

便点标下指挥、防御、团练、提辖，共发马步官兵三千，大刀阔斧往猿臂寨进发。

未及半路，后军流星马追到，报说都省有紧急火牌到，并有青州马陞镇总管魏虎臣同来。天彪吃了一惊，便取火牌来看，上写道：

“检讨使贺仰景阳镇兵马总管云天彪知悉，照得奉制置使札开：据沂州府知府高封禀称，已革防御使刘广，窝藏在逃奸民陈希真，胆敢为青云山盗贼内线，煽惑勾连，同为鬼蜮。该总管云天彪，与刘广系儿女姻亲，难保无容隐偏护情弊，合请撤回等因。据此覆查：云天彪容隐偏护，虽无实迹，然究与刘广姻亲，理应回避，未便在青云山左近驻扎。查有青州马陞镇总管魏虎臣，堪与对调。为此飞檄魏虎臣前往更替，所遗马陞镇缺，着云天彪迅即前往接任，一面咨请枢密院劄付。牌到，即便遵照，毋违！”

天彪看罢，叹道：“我岂肯如此！高封鼠子把小人待我。”便传令收兵。天彪心腹人谏道：“相公既已出师，且待擒了刘广，岂不白了心迹，又灭倒高封那厮的口。”天彪道：“尔等不知，陈希真足智多谋，料事如神。我如今去征他，一时难灭，旷日持久。万一胜他不得，那时无私有弊，一发吃他们口实。况且近日军官们多不遵上司约束，紊乱纪律，我岂可效尤。魏虎臣夤缘高俅，到此地步，又没才干。他与高封两人，若去征猿臂寨，必死于陈希真之手。却无故害了这些儿郎，可叹。我有个外甥祝永清，他从五郎镇调补此处，将次可到。他十三岁时，我曾见过他，近闻得他十分英雄了得。可惜我已去了，又不能与他相见。”众人无不叹

息。

候了两日，魏虎臣到了。天彪便将兵符印信都交割了魏虎臣。那魏虎臣问起地方情形，天彪将方略要害，军民风俗，说了一番。虎臣又问道：“此地每年出息何如？”天彪变色道：“总管差矣！天彪为一方大将，替朝廷镇守封疆，只晓得有贼杀贼，无贼安民，从不省得什么是出息。总管既论出息，何不做商贾去？”说罢，起身便走，也不告辞。虎臣满面羞惭，心中甚是怀恨，对左右道：“这人如此不通世故，日后必遭大祸。”天彪次日束装，起身赴青州去。景阳镇的军民人等，那里有一个舍得他去，家家焚香，户户祖饯，扶老携幼，直送出三十里外，哭声振野。到了沂河渡口，天彪辞了众人下船。众人直望到船不见影，方痛哭而回。日后绅耆等又在沂河口建一亭，名曰“望来亭”，盼望天彪再来。天彪于路上，方探知刘广因高封害了他母亲性命，怨毒难忍，方报仇雪恨，并不抢劫仓库，也甚叹息，不觉潸然泪下，便到青州马陞镇赴任去了。

却说高封从都省回任，半路上迎着沂州推官的飞报文书，拆开见是刘广、陈希真打破城池，全家被害，惊得跌下车来，五内皆裂，痛哭不止。那阮其祥的儿子阮招儿，随在高封身边，听得他老子被擒，也撒娇撒痴，要高太守报仇，哭个不了。高封兼程趲路奔回沂州，那推官同孔目孔厚、万夫雄，及一应属下官吏，齐来迎接。高封到了府衙，但见一片瓦砾，地上供养着无数棺材。高封哭得死去还魂，便择日治丧殡葬。也不等都省文檄转来，便权在城隍庙坐落，点齐本部官兵，只留一千守城，其余都令出战。令万夫雄为前部先锋，赵龙、钱飞虎、孙麟、李凤鸣四提辖为左右辅弼，用

孔目孔厚为行军参谋。起兵五千，征剿猿臂寨。并移文景阳镇总管魏虎臣，一齐兴兵。魏虎臣得了那角移文，好似囚犯见了提牢虎头牌，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。怎敢不依，只得勉强提兵出神峰山，安营下寨，探望动静。

却说孔厚自沂州遭劫之后，在外办公弹压，并不回家。那日领了知府钧旨，着他为参谋，当晚回家整顿行装。只见孔厚的娘子出来道：“官人出去后第三日，有一个人，不知是谁，敲门进来，攒了一包物事在地，回头便走，更没言语。奴盼你不回来，不好开看，约莫是金银之类。”孔厚取来，打开看时，见是一锭赤金，重一百两，拦腰剪断；又有一把青草，更无别物。孔厚会意道：“这明明是刘广、陈希真劝我也去落草，同心断金之意。虽是他们爱我，此事我如何做得！”便吩咐娘子道：“你把这金子收好了，不要用他。我此番随高太守出师，生死未卜，你与我看着孩儿。”娘子吃惊道：“丈夫何出此言？”孔厚道：“贤妻不知，太守虽用我为参谋，那陈希真乃智勇之士，我万不及他。他手下的头领都了得，高封又不得军心，战必不利。我回来是人，不回来便是鬼也，你撒开我。”娘子听了，啼哭不已。孔厚当晚收拾了行装，次早便随高封出师。

高封提了五千人马，带了随身法宝、三百神兵，杀奔猿臂寨来。将近芦川，前军探马来报说：“贼兵将船筏尽拘到北岸，靠嫩煌扎三个营寨。我兵水路船少，难以济渡。请令定夺。”高封传令去各村庄捉拿船只添足，渡过去。孔厚谏道：“陈希真那厮颇晓兵法，他不守芦川，反退保嫩煌，必然有谋。兵法云：绝水必远水。我兵先渡，他万一半渡攻我，怎好？”高封道：“他把船只都拘到北岸，明是惧怯。

贼众不满四千，我兵半万有余，况且下官道法玄通，怕他怎地！若不渡过河与他决战，守到几时去？”孔厚再三苦劝，高封不从。孔厚道：“太尊不依小吏之言，战必不利。”高封大怒道：“你焉敢阻我锐气？我晓得了，你与刘广最好，今日从中替他掣肘。我不念你前日擒白胜之功，立斩你的首级，号令军前！”遂取过簿册，把孔厚的职名一笔勾销，喝令：“逐出营去！从此斥革，不准复充。”孔厚出营叹道：“忠言逆耳，替这等愚夫决策，原是我错。”遂回沂州，带了妻小回曲阜县去了。

高封逐去孔厚，便叫万夫雄领五百兵先渡北岸安营，“我提大兵随后进发。”当夜高封在芦川南岸下寨。高封在中军帐内，只是悲伤老小，那里睡得稳。那阮招儿只把云情雨意撩拨他，高封就与他淫戏散闷。刁斗方传四鼓，忽听得北岸喊杀连天，忙出帐看时，只见火光蒸天价红。高封大惊，又不见探马报来，便点齐兵马杀奔芦川。天已黎明，猿臂寨兵马都已退去。有几个识水的败残军士，赴水逃了性命回来，报道：“苦也，四鼓时分，贼兵分三路来劫营。中一路是一员女将为头，万夫雄与他交锋，只一合，吃他刺杀了。左右两路是两个少年，也了得。我兵都沉没了，帐房、器具、河里的船只，都被夺了去。那厮得了胜，仍回檄煌寨里去了。”左右对高封道：“那女将就是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。”高封大怒，传令斩伐木植，就芦川上搭起五座浮桥，提兵渡过北岸下寨。高封对左右道：“好笑么，孔厚那厮只管说渡不得，防他半渡中邀击我们。我如今已过来了，那厮可敢来？且掘好了濠堑，排密鹿角，我明日便直捣那厮巢穴。”当夜无话。

却说丽卿斩了万夫雄，将首级送去希真处报捷。希真闻天彪起兵，正预备小心迎敌，续后探得天彪被调到青州去，止有高封自来，又接丽卿捷音，大喜，便请苟桓、范成龙守寨。刘广、刘麒虽已病好，希真却不肯叫他们出战。这里带领刘慧娘、苟英，提兵一千下山。且说丽卿报捷希真，还未得回信，忽报高封亲领兵来搦战。丽卿便要迎敌，真祥麟道：“既是高封亲来，且待主帅亲来定夺。”丽卿道：“此等小辈，何足道哉！待奴家一鼓擒了他，省得爹爹费力。”便传令出营迎战。祥麟劝不住，私对刘麟道：“姑娘虽然勇猛，只是轻敌者多败，我同你去接应他要紧。”刘麟道：“将军说得有理。”便一齐领兵都出。

却说高封怒气填胸，恶狠狠地带领兵马搦战，杀过一派柏树林，望见一片平原，排成阵势。只见猿臂寨兵马蜂拥而来，当头一阵红旗，捧出一员女将，骑着枣骝马，全装披挂。近身数十骑，俱是女兵。原来丽卿自到猿臂寨，便挑选头目喽啰中的妻小妇女，不论美丑，但是有气力武艺的，拔做亲兵，亲自教他们武艺，轮班扈从，教尉迟大娘统领，号为“红旗女儿郎”。年纪都是二十上四十下。当日出迎高封。高封左右道：“这正是陈丽卿。”高封大骂道：“你父女二人犯了弥天大罪，本府前来征讨，你焉敢抗拒！”丽卿大怒，挺枪骤马，直奔高封，赵龙、钱飞虎、孙麟、李凤鸣一齐迎战。丽卿展开那条枪，好一似云飞电掣，四将抵敌不住，都败下阵来。

高封见了，掣出背上那口宝剑，敲动聚兽牌，念念有词。丽卿已赶到面前，高封拨回马便走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丽卿正引兵追过去，只听得豁琅琅一声响亮，面前涌起一座

恶山，挡住去路，不见一个敌兵。丽卿与女兵们都吃了一惊，看那山却又不像个真山，那峰峦褶皱也似的涌起，上面都是黑毛，氤氲的会动。后队都叫起苦来，原来霎时间，四面八方都涌出山来，团团围住，更没条出路。丽卿大惊道：“这是恁地原故？”尉迟大娘叫苦道：“这是妖法，人力如何敌得！”丽卿听是妖法，忙叫道：“你等不要慌！我常听得爹爹说，凡遇妖法，皆是虚妄。休要怕他，只顾随我杀上去！”正待杀上，忽又一声响亮。这声响亮非同小可，真个是地裂山崩，只见对面那座山豁地分做两半边，中间无数夜叉鬼怪，罗刹猛兽，随着狂风恶雾，蜂队价拥出。为头一个魔王，身長二三丈，眼如明灯，手持钢叉，直抢过来。那女兵并一切头目兵将等，心胆都裂，魂飞魄散。丽卿大怒，道：“什么邪魔，敢来犯我！”拈弓搭箭，对那魔王咽喉射去。弓弦响亮，那魔王中箭，往后便倒。那些鬼怪猛兽看见，回头便走。丽卿驱兵掩杀，只见风雾俱散，那四面高山仍现出平地。看见那高封领着兵马，屯在那边柏树林内土冈上，鬼怪猛兽都化作旋风不见了。你道这是何故？只因丽卿原是雷部中正神降凡，第六回中不是交代过？因他在天上时，本有飞罡斩祟的分权，虽经转劫，灵光不昧，那些邪魔外道怎敢近他，自然害怕，都纷纷逃避。

当时高封在冈上，见丽卿破了他的法，便另使个作用，拘那天丁力士杀下。那天丁力士见了丽卿，却都不敢下来，只在半空中厮张。丽卿在下面往来冲突，望见高封，便引兵杀入柏树林，来抢土冈。高封见了大怒，便把剑来刺破左臂，吸一口热血，仰天喷去，这个作用，名唤“混海天罗”。真不比寻常，只见半空中结成遮天大的一团黑气，分

明是一座泰山，软哈哈当头压下。可怜丽卿纵然英雄，难逃此厄。那团黑气把丽卿并一彪军马，都裹在里面。那时真祥麟、刘麟的接应兵都到，望见那黑气比窑烟还浓，腥臭难闻，人人呕恶，不能杀入去相救，只在外边叫得苦。

那丽卿在黑气里如同昏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但听得四下里鬼哭神号，那股血腥臭比烂尸还利害，夹鼻子冲来，那里受耐得住。急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，冲突不得，把梨花枪乱扫乱划。磕头碰脑，又都是些树木，不能动步，头盔早已落地，万缕青丝披散，绕住了枪杆。当时丽卿也不望有性命，忽然打了个寒噤，觉得丹田内一道热气，冲上头顶，一派红光火云也似从凶门里涌出来，冲得那黑气四散纷飞。丽卿挣不定主意，伏在雕鞍上昏迷了去。

尉迟大娘同众女兵喽啰，忽开眼看得见人物，寻那丽卿时，只见他伏在鞍上，忙去叫了几声。丽卿心里却理会得，运过气来定定神看时，身子在柏树林内，兵马都聚在一处。那黑气化成浓雾，蒸笼也似的把他们罩住。那些妖兵鬼卒，在虚空中往来奔驰，却都不敢拢来。丽卿道：“这厮妖法好利害，我今番吃了亏也。且收兵回营。”尉迟大娘道：“四面黑雾围住，东南西北也没处辨，又没个罗经，晓得那方是归路。”丽卿看见林子那边一株枯树，忽地心灵机巧，便去那枯树上周围摸了一转，指着一方道：“这边是正北方的归路，只顾冲杀出去！”尉迟大娘道：“姑娘怎地晓得？”丽卿道：“我们交兵时，太阳不过辰刻。这枯树一面热，一面冷，那晒热的一面必是东方。”众人闻言大喜，便一齐奋勇往正北冲杀。只听得喊声大起，金鼓振天，高封早已引兵追来。丽卿不敢恋战，引败兵奔走，又只见迎面飞起万道金

光，震天震地，价霹雳响亮，一队兵马杀来。丽卿大惊，看那为首一人，身骑白马，穿一领皂衣，披发仗剑，左手执着那面乾元宝镜，认得是他父亲陈希真。丽卿大喜，大叫：“爹爹快来救我！”希真把丹田内的罡气都运在乾元镜上，那镜面放出金光万道，射入黑雾，只见半空中纸人纸兽纷纷的落下来。霎时间，把那些黑气扫得丝毫不见，但见满天都是祥云瑞气。希真见了丽卿，大惊道：“你快回营去，厮杀不得了。”丽卿引兵回营去了。恰好高封已到。

原来高封见混海天罗还迷不倒丽卿，心中大怒，带了拘魄金绳，领着神兵来捉丽卿。追到分际，见法被破了，大吃一惊，正撞着希真。希真已收了法宝，挽起头发，挺丈八蛇矛来战高封。高封祭起那拘魄金绳要捉希真，希真见了大喜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希真右手持矛，忙将左手结个真武诀，向那金绳一指，那拘魄金绳倒飞了回去，把高封捆下马来。苟英骤马去捉，却吃赵龙救了去。希真麾兵掩杀高封的兵马，真祥麟、刘麟也一齐杀来，大败高封。那钱飞虎被苟英一刀斩于马下。高封败回营去。

希真也不追赶，收兵回营，依旧换了装束，升帐查点丽卿领去的兵马，三停折了一停。希真道：“唤丽卿过来。”丽卿上帐，俯伏请罪。希真道：“你这丫头一味鲁莽。我听得高封亲来，忙传令叫你且慢出战，已阻挡不迭。如今不是我到，险送了性命。”便对众将道：“前日小女参授先锋时，我原曾说过，若失机败事，定按军法。今日非我护短，委是高封妖法利害，人力不能抵敌，小女这场败北，情有可原，可否从宽饶恕？”众将齐声道：“主帅怎这般克己？小姐天性忠孝，上阵交锋，不顾生死，便是真个失机，也要从宽将

功折罪。况且高封妖法利害，谁不见来，却怎怪得小姐！主帅若将小姐治罪，众人心都不安。”希真对丽卿道：“既是众位将军前都请命过了，恕你无罪。”丽卿谢了起来，又谢了众将。众将见希真军法严明，无不钦佩。

希真方对丽卿道：“我儿，你怎好也？你可晓得，你的阳寿只有七日了。”丽卿与众将都大惊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今日遇着的那妖法，名唤混海天罗。虽是妖法，却是采取天象鬼宿中的积尸气凝炼而成，得人血接引，立能感召，生灵吃他裹住，只消六个时辰，魂魄散尽，尸骸为泥，我所以赶紧来救。如今为时不久，我看众人都不怎地，你为何已是真神离了舍？你可觉得自己身上有甚景象，快对我说。”丽卿道：“孩儿被那黑气罩住，眼不见物，腥臭难闻，施展不得手脚。正在着急，忽然发了一阵寒噤，觉得丹田下一股热气冲上来，凶门里冒出红光，孩儿便似酒醉一般昏晕了去。尉迟大娘相叫，方醒转来。看那黑气已是散开，便往北冲杀，却得爹爹来救。此刻只觉得头颅劈开价疼痛，身子烧得狠，精神恍惚，好似在云雾里一般。”希真叫道：“苦也，这是你的根器厚，所以得这先天真乙元神飞出来，与那妖气对敌。妖气战退了，飞出的神光不能归舍，七日之后，性命决不能保，又无药医得，这却怎好也？”众将听了，都大惊失色。丽卿流泪道：“孩儿死不打紧，撇得爹爹怎好？”慧娘哭道：“卿姐三长两短，奴也不能久存了，姨夫可有方法救得？”

希真道：“你等休乱，且取我这乾元镜与他照看。如镜里没影子，还不妨事；若是有影，连我也没法。”众人问其原故，希真道：“我这宝镜，乃先天虚灵之体，不落后天气

质，所以不论仙佛神圣，并一切鬼怪精灵，凡是无形之物，都能照见；一切有形质血气之类，照去反没影子。若人照见了影子，便是形质将坏，去鬼类不远也。”说罢，便教众人于丽卿照看。众人照时，只见那镜子内，空空洞洞，不存一物，果然都没有影子。又照丽卿时，大家都叫起苦来，单单只有丽卿有个影子在内。希真也忍不住流下泪来，便把丽卿抱入怀内，取那镜子与他厮并着脸儿再照。希真叫声：“惭愧！还有救星。”众人都欢喜，忙问：“怎的救法？”希真道：“虽然有影，却四肢五官都模糊不清，真元尚未伤尽。事不宜迟了，卿儿快同我回山寨，我自有办法救你。只是此地军事怎撇得？”慧娘道：“姨夫放心，只顾带了卿姐去。高封无谋之辈，甥女不才，略施小计，捉这厮到手，尽足有余。只是高封妖法却不能敌他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妨，这厮练习的不过是三山九候之术，只有那混海天罗最利害，已吃我破了，其余俱不打紧。我留一法物与你，足以破他。”便唤军士们寻一只黑犬来杀了，将血盛入器皿内。希真把来禁咒了，又将些符篆烧入，取羽箭三百六十枝，将犬血涂蘸了箭镞；又于弓弩手中挑选三十六人，都要命中带六甲的，每人领了十枝箭去。吩咐慧娘道：“如那厮用妖法，便教这三十六人将这法箭射过去，任他是甚么外道，都化乌有。”慧娘大喜。

希真便将兵权交与慧娘，带了丽卿回寨。刘广、苟桓等闻知都大惊，忙叫刘麒来迎。希真见了刘麒，欢喜道：“贤甥恭喜好了！”刘麒道：“甥儿好的，卿妹妹怎么说起？”希真道：“且到寨中再说。”到得寨内，刘广等忙来动问。希真将前因说了，大家看丽卿时，脸如蜡裹，精神困顿，倒在

椅子上。刘广大哭道：“与我报仇，累贤甥女遭此大难，人非草木，怎不伤心。”希真道：“姨丈且勿悲伤，速叫人备一间净室，四壁要不漏些屑亮光，只于顶上开一圆孔，大如鸡子，透入天光。再要蒲团一个，大铜镜八面，床铺一所。其余俱不用。”刘广遵命，顷刻备完。

希真领丽卿进了暗室，叫他将头发两路分开，挽了一双丫髻，盘膝坐在蒲团上，将囟门对了圆光，瞑目端坐，虚静凝神，又教他内观秘法。倘身体困倦，上床睡不妨，但醒了便坐，倦了便睡，全凭自然，昼夜不息。饮食用老妇人按时馈送。将那八面大镜，按八卦方位，围着蒲团，安放房内。周围十二雷门，都书了符篆，布了罡气。又吩咐道：“你须要耐心静守，坐过七七四十九日，自然无事。这七日内最要紧，我日日在此照看你。寅、午、戌三时，我来步罡三遍，替你收摄。倘那圆孔中有火光飞入，或现五色云霞，便是你元神归也。只顾内观，休去看他，他自能寻窍返舍。你若看他，惊动了他，便又飞去也！切记，切记！这景象不止一次，见一次元神便复得一分，守到不见，他便全归也。再将这乾元镜放在身边，自己照看，倘影子渐渐淡了，以至不见，那时性命全到手了。亦不可多照。”丽卿句句都听了。希真方出来，又诵真言，唤下多名黄巾力士，在虚空中轮班保护，防那外道天魔侵扰。

希真都安顿了，对苟桓、刘广道：“慧娘与高封厮杀，再得那位去助他？”刘广道：“我去活捉高封。”希真道：“你箭疮才好，休要激冲他。”刘麒道：“甥儿已将息好了，身体无事，愿代爹爹去。”苟桓道：“小将愿同刘大公子去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二位去极好。麒甥身体乍愈，须要保

重。”二人便领了五百人马，连夜下山去了。这里不说希真早晚照应丽卿，与刘广、范成龙看守山寨，但不知刘慧娘怎生胜得高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六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

且说慧娘送希真去了，当晚带领数十骑，教刘麟保护出营，到一高阜处，吩咐手下人把那新制的飞楼装起来。慧娘坐稳了，二十人拽动绳索，楼内四小卒揽起桦车，那座飞楼豁刺刺的平地涌起四十余丈，众人无不骇异。那慧娘在飞楼上，往下观看高封的营寨，只见各帐房灯火照天，梆锣喝号，雨点蛙鸣叫的热闹；又看那营兵芦川上五座浮桥，也有些灯火，芦川的水汤汤的响；又把那两边的形势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吩咐四小卒把桦车销钉拔去，那座飞楼豁刺刺的溜了下来。慧娘同刘麟回营，对众人笑道：“高封这厮全不知地利，背水扎营，又当着天灶，破他时真不费力。今夜若去劫营，便可了账。只是孩儿们都辛苦了，且将息着。侥幸这厮们再宽活一夜，明日取他不迟。”正说间，忽报苟桓、刘麒二位头领都到。慧娘甚喜，接入相见。慧娘把明日破敌之计说了，苟桓道：“姑娘见的甚是。只是我不去劫他营，也要防他来劫我。”慧娘道：“那厮吃主帅破了他法，今夜未必敢来，然不可不妨。”遂将那三十六名弓弩手调在前营，防高封用妖法劫营。这里吩咐军政司，暗备火攻器具。那知这夜高封竟不来。

次日早晨，慧娘传令道：“今日巳时，必有西风，二哥可将芦苇干柴载大船五只，另用小船二十只，带领五百名水

军，在芦川上流埋伏，高处探望。但等妹子收兵，便乘顺风驾火船，烧他的浮桥，断高封归路。二哥深知水性，可当此任。真将军领一支人马，多带飞天喷筒、火毬、火箭，去柏树林内埋伏。只看浮桥上火起，这厮们必去救，便领兵直抢他的左营，烧他的寨栅。高封回兵来救，真将军且退，放他过去，却绕出柏树林后掩杀。那时他军心惑乱，不敢厮杀，不死于火，必死于水也。大哥病体初愈，未可冲锋，领一支兵去芦川下流高官坟埋伏。高封败走，必走这条路，大哥就此擒他。高封遇着高官坟，不死何待？二位苟将军相助奴家，领正兵出战，须要如此如此，后面树林内多用旌旗，教他疑惑，不敢穷追。”调遣都毕，真祥麟道：“那有全营兵马，一齐都出战之理？”慧娘笑道：“与这等无谋匹夫厮杀，何必尽如法。”当时苟桓、真祥麟见慧娘遣兵调将，用计微妙，甚是吃惊，喝采道：“真不愧是女诸葛！”当时都依计而行。慧娘同苟桓、苟英领兵直叩高封寨前挑战。

却说高封被希真捆倒，抢回营来，众人都解不开那拘魄金绳。高封将解索咒念了几遍，那条索子只是解不脱。高封惊道：“这厮的真武诀有雷门罡气在内，我的法宝被他禁住了。若待十二雷门旋回本位，须得一个周时。只好等待天明，取太阳真炁破他。”那高封直捆了一夜，寻思道：“我的法术修炼多年，到处无敌，却不料陈希真这厮有如此法力，怎得胜他？可恨魏虎臣这狗才，我一力举荐他来守景阳镇，他只袖手旁观！”便叫军政官再行公文，去催魏总管进兵；一面申详制置使，请严行申饬魏虎臣按兵不动之罪。

挨到天明，偏又是个阴天，不见太阳。高封又没有驱云的本领，只好忍耐，等一个周时。将近辰刻，听得营外金鼓

呐喊之声，报进来有贼兵讨战。高封被捆绑，动展不得，令紧守寨门，休要出战。慧娘见高封不出，教军士们辱骂许久。时候恰是正午，高封的拘魄金绳方才脱下，手脚都捆肿了。看那金绳时，灵气散尽，已是无用之物。高封便领兵出营对敌，只见猿臂寨兵马排成阵势，苟桓兄弟分列两旁，居中刘慧娘，身乘银合白马，淡妆素服，扬鞭大骂道：“高封贼子！你害我祖母性命，如今自投死地，早早下马受缚，免得姑娘费力。”高封大怒，捏诀念咒，把剑向空一指，只见黑云盖下，狂风大起，半空中成千成万的飞刀，雪片也似劈下来。慧娘便教那三十六名弓弩手，把希真的法箭望空射上去。发不到百十枝箭，早风云皆散，那些飞刀纷纷飘落，原来都是芦苇叶。高封见法被破了，叫孙麟、李凤鸣出马。苟英出迎，略战数合，慧娘便鸣金收兵，将人马退了。高封道：“这厮无故收兵，莫非有谋，且叫探看。”回报没有埋伏，高封方驱兵追赶。慧娘领着兵马只顾走，更不回头。

高封追了一程，只见小校来飞报道：“前面杂树林内有无数旗帜隐现。”高封道：“我料这厮必有埋伏，且休追赶。”只见猿臂寨的兵马，抹过树林转湾去，都不见了。那时秋高气爽，风声甚大，吹得那些树上的红叶都飒飒的飘下来。后军忽然发起喊来，高封大惊，忙问何故。军士道：“望见本营火起。”高封道：“休要惊慌，快收兵回。”便叫孙麟、李凤鸣断后。众军汉急行没好步，气急败坏。正走间，只见本营败残兵马奔来道：“苦也，上流头一队火船，乘着顺风冲来，烧毁浮桥。我等去救时，不防旱路上柏树林内，又杀出一路贼兵来偷营。西风正大，怎敌得他顺风纵火，大营已被他夺了去也。”众军齐声叫苦，高封魂不附

体。赵龙道：“小将也劝太守不要背水下寨，如今浮桥烧断，怎寻归路？”高封道：“我原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便大叫道：“众军将听者：我等已无归路，何不随本府死战！”对赵龙道：“这厮全兵都出，燎煌必然空虚，可乘虚夺了他的，再做道理。”赵龙道：“此计大妙！这厮必料我回救大营，半路上截我。我偏不由他打算，竟夺他的燎煌。正所谓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。”

高封大喜，便引兵杀奔燎煌。正走得高兴，只听得军笛嘹亮，山坡下转过一位绝代佳人，乘马缓辔而出，只得十余骑护从，正是慧娘。慧娘道：“高封，你已渡过芦川，可想还有活路哩！倒不如早早受缚，也不过一死，却不省了许多惊恐力气。你待要夺我的燎煌，不要想失了心。”高封大怒，见慧娘没多几人，便回顾众将道：“上去捉这婆娘来，再与刘广说话。”众将呐喊抢杀上去，慧娘回马便走。忽然一声号炮，苟桓、苟英两路杀来，两翼下万弩齐发，矢如骤雨。那弩便是诸葛连弩，慧娘遵依旧法改造过。原来诸葛孔明的连弩，是一臂一弓，一弓发十矢，每一发十矢齐出，矢长八寸，匣内共容矢八十枝；慧娘改作一臂三弓，每一弓发三矢，三弓并发，九矢齐出，矢长一尺五寸，匣内共容矢七十二枝，弓硬箭细，又远又准。慧娘一到猿臂寨，便画出图样，教巧手匠人连夜打造，名曰“新法连弩”。当时连弩乱放，把高封的兵马射倒无数。高封抱头鼠窜，孙麟早射死在乱军中。苟桓、苟英驱兵掩杀，迎头又撞着真祥麟杀回来，两面夹攻，杀得高封七零八落。李凤鸣被祥麟一枪刺死。高封用一用妖法，便吃那法箭射掉了。慧娘传令：“只顾抢夺器械马匹，休去追他。”苟桓道：“再一阵战就擒住了，何

故放走他？”慧娘笑道：“怕这厮走到那里去，落得送与大哥处擒了，也教我大哥出口气。”众皆大笑。慧娘收兵回营，吩咐军士们将器械衣装都收拾起，整顿一辆槛车，封皮先标好，只待囚了高封，一齐回山。又遣人报上山去，请刘广先将刘母灵前打扫洁净，待高封解到，就好祭奠。降兵并活捉的，都另监一处。

却说高封引败残兵往东逃走，回顾追兵已远，看手下只剩三百多人，大半都是带伤，哭声不绝。高封仰天大呼道：“我高封有何罪，一败至此！”便下马少息，对赵龙道：“我兵不得过河，且顺着下流，到沂水县去，讨船只渡过岸，回府调兵，再来报仇。制置使刘彬总是我哥子的门生，未到得治我失机之罪，况有魏虎臣坐视可推。沂水县不知还有多少路。”便问：“此地是何地名？”有军汉认识，道：“这里是高官坟。”高封心惊道：“这地名不美。我姓高，又在此为官，高官坟莫非是我死地？”说不了，喊声大起，山凹里一彪军马杀出，为首一筹好汉，横着三尖两刃刀，分明是二郎神下凡，大骂：“腌臢害民贼，想逃那里去！”高封见是刘麒，魂飞天外，上马便走。赵龙知道刘麒武艺了得，当年应武举时曾吃过亏，到此怎敢抵敌，保着高封逃走。刘麒追上，赵龙心慌手乱，抵挡得五七合，被刘麒连臂带肩，砍下马去。高封逃到芦川岸边，跳下马，怀中探出一件东西，抛入水内，只见一条鼉龙浮起，高封骑上鼉龙，乱流而渡。刘麒追到，高封将到中流。刘麒忙挂了刀，卸下弹弓，搭上一粒铜丸，拽满扣子，一弹丸打中高封肩胛，一个筋斗挂下水去，鼉龙已不见了。恰好上流头二十余只钻风船，冲波激浪价飞下来。船上站着一筹好汉，赤条条穿着条犊鼻裤，手拿

一把钩链枪，正是刘麟。当时刘麟见高封落水，撇了钩链枪，跳下水去，将高封捉上岸来，取绳索捆了。刘麒大喜。那三百多兵，已都投降。兄弟二人欢欢喜喜解高封回营。慧娘将高封下了槛车，齐掌得胜鼓回山寨。慧娘领众将缴令已毕，希真、刘广大喜，当夜先将高封同阮其祥一处监下。

希真传令，将投降的官兵并活捉的共一千二百余人，尽皆释放，各赐酒食压惊，受伤的急与医治。希真抚谕道：“你等休要疑心，我并不造反。只因高封这厮残害百姓，是我大仇人，不能饶他。你等都是清白良民，为这厮受累，我心不安。你等可都回去，免得父母妻子悬望。有不愿去的，我也重用。悉听你等之便。”众军都流涕拜谢，内中大半有老小的都愿回去，有小半愿在山寨。希真便将要回去的都送下山，只将衣甲器械马匹都留下。苟桓道：“山寨正在招兵，恩公何不都把他们留了？”希真道：“强用人者不畜。我开发他们去了，不惟杜绝后患，且教他们去传扬我山寨仁义。日后官兵再来，其势必散，受我所制。”众皆叹服。真祥麟道：“还有阮其祥的儿子阮招儿，是高封的兔子，小将将他已活捉在此。这个逆种，休要轻饶。”希真教带过来。众人看时，只见那小杂种生得杏眼桃腮，打扮来又标致。又有一样作怪，不知怎的，那脸庞儿却活像真祥麟的模样。正是夫子貌似阳虎，只是邪正不同。希真又细细看了看，大喜道：“快解放，休绑坏了！不要杀他，留了我有用处。”刘广道：“这等逆种，姨丈留他则甚？”希真道：“我自有用处，众位不知。快去备间房屋，将好饮食调养他起来，休要惊坏，我自有用处。”众人都不解其意。

次早，刘广将刘母灵前铺陈起，侧首又设立刘二娘子的

灵位。将高封、阮其祥周身洗净，对面缚了，跪在刘母灵前。刘广率领两个儿子亲自动手，将高封、阮其祥剖腹剜心，祭奠了刘母。众头领都换了素服临祭，刘广都谢了。祭毕，将高封、阮其祥的尸首搬出去，做一堆烧化了。教慧娘就那焦原山下崢嶸谷左近，选块吉地，并选个吉日，安葬了刘母。刘广对希真道：“我等本不欲拒敌官军，今杀了高封，难保无官兵再来。倘来时，索性再败他一阵，教他日后不敢正视我。”希真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便教真祥麟领五百兵镇守嫩煌；丽卿将息未愈，教刘麒代理前部先锋，在山南下寨；其余都照旧职事。刘麒坐了第六位，刘麟排在第七，苟英排在第八，连丽卿、慧娘，共是十位头领坐位。又差细作到东京、梁山两处，探听消息。

希真每日寅、午、戌三时，进丽卿的净室步罡踏斗，替他收摄神气。到那七日头上，虽然无事，尚兀是昏晕了一二次。到二十日后，希真将乾元镜照看那丽卿时，见他元神已收复了大半。希真喜道：“这遭不妨事也！好个妮子，根器恁地厚实，此后我不必日日扶持。”又吩咐道：“你越要安心静养。这乾元镜切勿时常照，将房子照得通亮，元神得了亮光，又要往外飞走。”丽卿都应了。希真又叫人采买青铜，叫冶匠铸就铜钟一口，高一丈三尺，重五千四百斤，上面都是雷文云篆宝篆天书。铸成，便筑坛祭炼。众将问要此何用，希真道：“众位休问，日后自见。”自此以来，猿臂寨日日操演军马，整顿军务，不题。

却说魏虎臣屯兵神峰山，不敢便进，只探听高封胜负，欲待高封得胜，他方进兵。虽连接高封的公移催逼，他只不敢动。那日探得高封兵败遭擒，全军覆没，吓得魂灵儿逍遥

于无何有之乡，便收兵回景阳镇。踌躇不决，想道：“都说这景阳镇怎样一个美缺，不料地面如此不平静，起初钻谋他则甚？”意欲告病休致，又舍不得目下地位。不多日，都省飞檄下来，催魏虎臣进兵，句语十分严重，却还不知高封阵败。急得个魏虎臣，大小便只顾往下廝逼。当日只得升厅，聚集众军官商议进讨之策。魏虎臣道：“上宪若知道高知府被害，这个担儿都丢在我身上。叵耐刘广这厮十分猖獗！我想此等草寇，亦不用大队兵马都去，尔等谁去收捕？倘不能胜，那时本帅亲统大兵，与这厮决一雌雄。尔等有何良策？”

当时自都监以下，一切大小军官，听魏虎臣这片言语，都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真是人人泥塑，个个木雕。半晌，不觉恼了阶下一位少年英雄，走近阶前声喏打参，厉声高叫道：“相公休要耽忧，小将不才，愿请发精兵二千，付与小将，到猿臂寨生擒陈希真，献于麾下。”魏虎臣与从将都吃一惊，看那人时，年纪不过十八九岁，脸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声如鸾凤，分明是一位哪吒太子，正是那本贯仪封人，玉山祝永清。原来祝永清向在五郎镇做防御，因此地防御缺出，调他过来补授，正在魏虎臣标下，到任没多几日。魏虎臣屯兵神峰山时，亦不曾调他。当时魏虎臣把祝永清相了一相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本帅本要用你，因得知刘广是你亲戚，此事碍着。”祝永清道：“上覆相公：刘广虽与小将有亲，却不甚近；便近，他此刻已背叛朝廷，还去认他做甚！小将前去，便连刘广首级一齐取来。”魏虎臣道：“只是你年纪太轻怎好？”祝永清那股火从丹田里迸上来，叫道：“相公，不是小将夸口，只借精兵二千，悉凭小将主意，如

空手回来，甘当军令。便责下军令状！”魏虎臣道：“他那里有四五千人，现在高知府五千多兵马都沉没了，你说只带二千人如何够？”祝永清道：“若是他处官兵，就派上二万，小将也不敢去。只此地军马，系云天彪相公调练惯的，况又是相公接手，他那里人虽多，都是乌合之众。小将因闻知得陈希真那厮亦善用兵，不然还不消二千人。”魏虎臣见无人肯担此任，只得用他，便取了军令状，问道：“何日动身？”永清道：“还挨甚么日子，今日请发大令，明日就走，还怕官兵甚么放不下！”魏虎臣道：“明日是往亡日，不利兴师，后日大吉，便在教场点齐人马送你起行。”方才传号令，教各营军马，后日一早教场听点。祝永清大喜，辞了总管回营，收拾军装，心中暗笑道：“待我擒了陈希真，好教那厮们吃惊！就被那厮们冒些功去，也不值甚么。”当夜无话。第二日，各营得令，都吃一惊，道：“怎么叫一个孩子典兵，岂不误事？”

第三日，魏虎臣大排头踏，到了教场。那挑齐的二千人马，都备行装在教场里伺候。祝永清全装盔甲，请了号令。魏虎臣祭了大纛，付了兵符并花名册，把了上马杯，赏了一副花红表里，派了两员团练、四员提辖辅佐。那两个团练便是谢德、姜熊。又把四十贯钱、五十瓶酒，分赏众军。魏虎臣道：“我按宝镜图，选定今日午时，军马出西南方生门，大吉。”祝永清只得遵依，挨到午时，三个号炮响亮，鼓角齐鸣，三军一齐动身。那些军将们的父母妻子，少不得啼哭相送。祝永清引着人马往西南走了一遭，仍复转来，归东北大路，往猿臂寨进发。魏虎臣并众将巴不得他成功了。

当夜安营之时，永清教把那军令状写作一面大旗，竖在

中军帐前，传谕各营道：“诸君听者：我祝永清虽官微职小，今当重任，军令是朝廷定制，不能不申明一番。诸君倘有过犯，莫怨不才作威。便是不才的至亲，也不能救他。不才自己犯罪，也无人替得。军法无亲，各宜凛守。”就叫军政官写下札割，各营都付一通。谢德稟道：“各军因魏相公到任后，钱粮还支不到手，人人怨怅，怎好？”永清绉眉道：“这也难怪魏相公，我听得那运粮通判好生怠慢。如今公事要紧，只等凯旋后，赏赐外多加一分请奉，包在我身上。你再去晓谕他们。”那团练出去了，永清叹了一口气。当夜永清亲自出营查看，果然了得，真个是：令严钟鼓三更月，夜宿貔貅万灶烟。静荡荡的都遵他的号令，心中甚喜。

不日到了猿臂寨，前面探马报来道：“有一队贼兵来了。”祝永清传令把兵马约退二里，就靠山临水，扎下了营寨，点了两队人马，吩咐两个团练的计策，说道：“倘是陈希真亲来，得他中计，擒住了，功劳大家有分。”遂引兵出阵迎上去，正遇那支人马。当头一将，正是刘麒，横着三尖两刃刀。只见那祝永清立马阵前，端的好装束：一顶喷银紫金冠，束住一头绿云发，后面一挂如意银牌，垂着五寸长短玄色流苏；穿一领白银连环铠甲，衬着白缎子战袍，系一条束甲狮蛮带；脚穿一双卷云战靴，骑一匹银合马；手里提一枝四十斤重镔铁炼就的水磨镜面方天画戟，左边腰下悬一口龙泉红镠宝剑，一张青桦皮雕弓放在麒麟囊里，右边一壶白翎凿子箭。旌旗影里，映着那傅粉脸儿，周身上下雪练也似的白，冠上又一颗酒杯大的红绒杨梅毡。立在阵上，望见对面队伍整齐，也暗暗喝采。高声喝道：“兀那贼子出来见我！”那刘麒横刀纵马而出。原来二人虽有瓜葛，却未会

面，故大家都不认识。刘麒骂道：“你这厮奶牙未退，浆水儿还不长足，便到这里来讨死么！”永清大怒，骤马挺戟，直冲过来。刘麒拍马舞刀迎住。战了七八个回合，永清抵敌不住，拖戟败走。刘麒见他武艺低微，追上去，官兵抱头乱窜。刘麒招呼军马，呐一声喊，一齐并力追赶。永清引了败兵逃命。

赶了一程，遇着两边山脚，刘麒恐有埋伏，使人探了，却并无一人。永清已去了一段路，刘麒再追。看看追上，前面已是永清的营寨，刘麒传令放连环枪炮。只见永清的后面一层人霍地分开，前面乃是一片白地，枪炮都打入空地里去，并不见一个人，连永清也不见了。刘麒大惊，情知是计，即要退兵。只听号炮响亮，战鼓齐鸣，永清的兵抄两边杀来，刘麒的人马大乱。永清飞马挺戟，直取刘麒。刘麒奋力来迎，战了数合，大吃一惊，方识得他的真实本领。幸亏刘麒武艺还敌得过他，却不敢恋战，回马便走。永清追来，前面谢德、姜熊截住去路，刘麒道：“这番没命也！”忽然喊声大起，枪炮震天，刘麟、荀桓、范成龙一齐杀进来，救出刘麒，且战且走。祝永清追杀一阵，刘麒等大败亏输，折了许多人，带败残兵马奔回猿臂寨去了。

祝永清这一阵，只八百人，败陈希真兵马一千五百，真是少年良将。当时掌得胜鼓回营，将猿臂寨的兵，生擒二百多人，斩首三百余级，夺了许多战马器械。查点官兵，只十几人带伤，不曾坏得一个。当时传令把首级号令，申报魏虎臣，把那生擒的都解了去。众兵将见祝永清如此英雄，无不敬服。

却说陈希真闻官兵杀来，传令教刘麒迎敌，自己正议点

兵接应，忽见刘麒败回，伏地请罪。希真怒道：“你为何挫吾锐气？时常讲论兵法，难道连埋伏计都不识得？”刘麒道：“那厮并不用埋伏计，他诈败，甥儿追上，用连环枪攻打，不知怎的他变了片空地，人马却从两边抄出。我兵大乱，止遏不定，故此失利。”希真也吃一惊，道：“这是虎铃阵。景阳镇什么防御，能用此阵？”刘麒道：“那厮是个美貌少年，武艺了得，却不知其姓名。”苟桓道：“我已探得，叫做祝永清。”希真大惊道：“原来是他来了，怪道你们着他道儿。麒甥起去，下次将功抵过。”刘麒叩头谢了，立在一边。刘广道：“他在五郎镇如何到这里？”希真道：“想是近日调来。天下就有同名同姓，那得相貌武艺如此都同。既是他来，须得我亲自走遭。”

正商议间，真祥麟也败上山来道：“祝永清提兵杀来，把燉煌夺去。小将兵少，抵敌不住。现已逼近寨前。”众皆大惊。希真道：“请慧娘出来。”慧娘到面，忽又报来道：“祝永清遣人下战书。”希真批来日交锋对阵。希真问慧娘道：“敌人惯用虎铃阵，怎样破他？”慧娘道：“何不用燕尾阵？”希真笑道：“我也正这般想。只是我前日见你那燕尾阵，却胜似我的，可惜将士们新学会，尚未熟谙。我只好照顾阵前，阵后须得你亲自去指拨料理，我才放心。”慧娘道：“甥女上阵，必须要人照管，卿姊姊又不曾好，怎处？”希真道：“你勿忧，我已安排定了。”便向刘广道：“襟丈同麟甥护持令爱。”刘广应诺。希真又到净室中对丽卿道：“你小心在意将息，我去破敌，不日就回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孩儿近日照镜，影子全隐了，精神力气，觉得与平日无异，此刻出战也去得。我想何必定要守到四十九日，好不闷损

人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休要乱说。多的日子过了，恁地性急，又生后患。”丽卿应了。希真诚饬各处严紧守御，留真祥麟、苟英守山寨，自同刘广、刘麒、刘麟、苟桓、范成龙、刘慧娘，点了三千兵，同到山下，对着永清的营盘结下三个大寨。

当夜在寨安息，刘广说计道：“此人既与我有亲，何不写封信去，以理劝他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你看得伏他这般容易！此人义烈，不减云天彪。我想收伏他，好歹要片心血。我有一计，须如此如此。”刘广道：“此计太险，恐行不得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妨，我算得他定，正好在他身上用。”便传齐众将，将前半截的计说了。众将都依令去行。

次日，祝永清对两个团练道：“我这虎铃阵，有好几番变化。我料陈希真被我胜了一阵，他必不防我再用此阵，我却偏要重用一回。不必定要诈败，只须交战浓酣，汝等便分兵钳他的后队。只怕那厮们会用燕尾阵，却也难胜。今日阵上，汝等看我的画戟为号：那厮们如不用燕尾，我把画戟一摆，你们只顾把虎铃抄去；我若不摆，切不可胡乱，只去阵后作奇兵伏着，接我的正兵。他若识破不追，我无大胜，亦无大败。”商量定了。

两家各饱餐战饭，一齐合阵。永清点了一千二百人，希真仍是一千五百人。两阵对圆，希真全装结束，挺丈八蛇矛出马，大叫：“请对面阵主答话！”只见两面盘金白绣旗开处，祝永清立马阵前，亭亭一表，希真暗暗喝采。希真横矛马上，欠身问道：“祝将军，你莫非是风云庄云威老相公的令外孙祝玉山么？”永清道：“然也。你既知我名，为何不降？”希真道：“我久闻将军大名，正要并个你死我活。斗

你不过，降你未迟。”永清怒道：“你这厮莫非就是陈希真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上有皇天，下有后土，不敢相欺，老夫便是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你这厮，朝廷有何负你，你敢背叛？”希真笑道：“朝廷怎样待得你好，你这般帮他？”永清大怒，骂道：“杀你这没良心的贼子！”把画戟往后一摆，直冲过来。希真嘻嘻笑道：“哥儿，老夫正要请教你的武艺。”交马战了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希真道：“且住，我有话说。”二人各收住兵器。永清道：“你有甚话？”希真道：“上覆将军：希真也是朝廷赤子，戴发含齿的人，实因奸臣逼迫，无处容身，到此避难，须不比梁山上宋江，有口无心。望将军开一线之路，哀矜则个。”永清道：“好汉，我前你须使不得乖觉。你既自己明白，何不归顺？不肯，便快把首级与我带去。”希真骂道：“你这厮颠倒不识好歹，看矛！”又战了十余合，希真拨马回阵。永清忖道：“这厮并未输，为何就走？莫非是计，不可追他。”只见刘麒出马，又战了十余合，又拨马便回。苟桓又来厮杀，范成龙亦出马夹攻，苟桓便回。永清忖道：“这厮们武艺又不平常，却为何不肯力战，莫非要溜我乏？”只听得本阵一片锣响，永清忙撇了范成龙就回。这边范成龙也不追赶。

永清回阵，问押阵官道：“何故鸣金？”押阵官道：“后队来报，左首林子里有猿臂寨旗号，恐有埋伏，故请将军回来。”永清道：“既这般说，且把阵脚扎定，防他冲突，待二位团练将军动静。”说不了，一骑马飞来报道：“两位团练抄进去，都失陷在贼兵的阵后了，六百人马一个都出不来。”永清大惊，忙传令后队先退，自己在阵上断后，缓缓收兵。那知希真并不追赶，却在阵前大吹大擂，吹打着那

《将军得胜令》，明明是送他归营。永清兵马退远，希真方才收兵。永清道：“这厮为何不追？”正走着，左首林子里战鼓大起，喊声大振，一派旌旗蜂拥杀出。永清拍马前来迎战，只见那彪伏兵，杀到一望之地，摆下队伍，齐齐立着，却不杀上来。军前大将乃是刘麒、苟桓，竖起一面大白旗，上面大书八个字道：“陈希真义释祝防御！”永清看见，又惊又怒，欲待上前厮杀，又恐中了计，只得回营。却安然无事，半个兵马都不失候。永清叹道：“我一时负气，魏虎臣面前夸下海口，不料陈希真果然利害。他明明得了胜，却不肯杀过来厮逼，这不过是要招致我。希真，希真，你枉自用了心计！虽承你爱我，要我祝永清降你，除非海枯石烂。如今折了两员团练，六百多人马，怎好回去见总管？不料我祝永清死于此地。除非用这一条计，看他何如。只是他见利不动怎么处？”——看官，原来陈希真用那燕尾阵，恐祝永清识得，不来上钩，特将连环一字露头，待他虎铃抄来，却都兜入燕尾。那里面自有刘慧娘相机施行，一个个都生擒活捉了，不曾走脱半个，叫做：皮箠篱下豆儿锅，一捞一个罄净。阵里的玄妙，只有希真、慧娘二人识得，其余都是依计行事。永清竟被他瞒过。——那祝永清十分纳闷，心中想道：“就用这计，即被他识破，我也无害，况他正小觑我。我正好乘他不防备，攻进去。”当时传令，教各营预备，明日辰牌拔寨都退。又叫那四个提辖，都与了锦囊密计。

当夜永清闷闷不乐，灯下披甲观书。忽一牙将来报道：“两位团练，同六百军士，都回来了。在辕门外候令。”永清惊道：“怎得回来？快唤他两个进来，叫众将都在辕门外候着。”永清当即传云板升帐，只见谢德、娄熊背剪着进

来，伏地请罪。永清忙下帐来，亲解其缚，扶起道：“非干二位将军不勇，皆我不识阵法之故也。”问起如何得归，谢德、娄熊道：“说起羞杀人！被他擒去，并不伤害，反用酒肉款待，一切军器马匹盔甲都送还，不知是甚么意思。又有书信一封呈上。”永清道：“书且慢将出来，且把那些军士都点扎归伍。”永清都亲自过目看了，退了帐，特唤谢德、娄熊问道：“怎地被他活擒？”二人道：“奉令抄到他阵后，只见两行疏疏朗朗的人马，侧斜列着。小将们看得不在眼上，便冲杀进去。他忽地卷了过来，里面无数人马，重重叠叠，都是门户。小将们眼都花了，地下绊马索绷满，无一个立得住脚，都被他捉了去。”永清听罢，叹服道：“此人的才学十倍于我，可惜朝廷不知，这厮心肠也忒变得恶。”便取那信来看，上面写道：“避难罪人陈希真致书于防御大英雄祝将军麾下：窃念希真系出名门，授京畿南营提辖，征讨西夏，亦获功绩。草木有心，何至背恩若此。无奈权臣煽威，四海虽大，无希真立锥之地，若不为瓦全，则先人血食，由我而斩，罪戾滋重。夏四月，道出风云庄，得瞻令外祖子仪世叔，并见将军所书《洛神赋》，心醉神驰者数月。”永清看到这段，却吃一惊。再看道：“令外祖谆谆训迪，言犹在耳。今万不得已，伏处草莽，苟延残喘，未敢忘朝廷累世厚恩，效宋江之为也。将军过听，兴师问罪，希真不敢与将军抗。且希真非不能为宋江之所为也，假使将军之主帅魏虎臣，亲统大军，辱临敝寨，非希真狂诞，当使其匹马不还。今欲保全首领，不得已惊侮部曲，敬归麾下，敢谢万死。希真虎口残魂，不足为将军用武也，惟望将军哀悯鉴察，速赐解围，则再生之德，无任感激。倘得奸佞伏诛，罪

人无辜，侍教有日。天日在上，希真心口不符，愿他日肉腐平原，血膏斧钺。书不尽言。陈希真哀鸣顿首。”

永清看毕，暗想道：“这厮也到过外祖家。”又把那信看了几回，心中惻然。忽然大怒，骂道：“这厮欺吾太甚！”把信与诸将看了，对众人道：“这贼明是买服我。”便传令点一千二百人马去劫寨，叫那两个团练看守本营，四个提辖分六百人接应。吩咐道：“如见火起，并力进攻。他追来，须如此如此。”把以先锦囊都收回了。已是三更天气，自己引六百人，衔枚勒马，竟袭陈希真左营。只见三座营里，灯火照天，便喝令拔起鹿角，呐喊一声杀入去，却是个空寨。

永清知有准备，便把兵马约退。忽然号炮震天，火把齐明，漫山遍野兵马杀来。永清传令道：“按队收兵，乱动者立斩！”压定人马，那六百人并不惊惶，缓缓而退。只听得敌兵大叫道：“主将有令：祝永清由他自去，谁敢惊坏了他，军法从事！”永清又羞又怒，拍回马大叫道：“陈希真好男子，出来与我战三百回合！”由你喊破喉，没人睬你，那敌军只顾自己呐喊。永清气坏了，只得回兵，那四个提辖已来接应。永清回头看那陈希真的兵马，好似两条火龙一般，卷入营去，并不来追。永清叹道：“陈希真真大将之才也，可惜，可惜。”回到营里暗想道：“我本不去杀他，只道他不防备，得一胜仗，便好回兵。却又吃他料着，又不肯追上来。他这般多谋，只软困我，怎生赢得？这厮既发此信，必然不肯出战，如何死守得过？”坐坐想想，天已明了。忽报魏总管处有差官到，与差去的人同来。永清连忙接进。

那差官将着官兵的犒赏等物，并赐与永清大红战袍一

件，又慰劳信一封，上写着：“汝初出阵，便大败贼徒，斩获颇多，本帅甚慰，现在记汝之功。陈希真、刘广能生获更好。荡灭之后，且勿旋凯，青云山强寇跳梁，汝可以得胜兵进剿。功成之后，一并从优保举。”等语。永清设酒款待差官。那差官动问近日军情，永清道：“方才去劫他的营，吃他知觉了，不能取胜。”差官道：“总管相公日日盼望捷音，将军切勿怠慢。”永清道：“陈希真那厮，尚有尺寸可取，吾欲用缓功收伏他。”便修了谢赏禀封，内并称述“陈希真才有可取，心肯归顺，杀之可惜，意欲招安”等语。那差官少不得要需索好看钱，各项开销，永清只得竭力发付与他。差官去后，永清料希真必不出战，想了一想，只得写了一封信，差人送去希真营里。

希真闻知永清差人来下书，便恭敬迎接，厚待来使。看那书之意，乃是写着“朝廷之恩必不可负，君臣之节必不可亏，祖宗之名必不可辱，窃据之事必不可为。如肯革面投诚，必有自新之路”等语。真是写得恳恳切切，言言珠玉，字字龙蛇。信后面又批了数行云：“永清受命征讨，有进之义，无退之辱。军谶曰：万人必死，横行天下。今永清有君子二千人，能令必死。倘永清得遂横草之烈，君亦不利。君如执迷，永清先死，君噬脐继之矣。”希真读罢，大喜，重赏来使，止问：“祝将军近日起居安否？”并不提起军务之事。殷勤送来人出去，也不发回信。刘广道：“襟丈太费手脚。既要他降，昨日他来劫营，何不就拿来了，以礼劝他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你不看见他退兵时的闲暇，后面必有准备。若去追赶，必中了他的机会。他断不肯轻临险地。即使擒住了，礼劝他，也决不肯降。我如今只教他心服，方能收

他。”正说着，忽报：“小姐在辕门外求见。”希真笑道：“叫他进来。”只见丽卿全装披挂，带着几个女兵，上帐来参见父亲。不知丽卿到来，有何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

话说希真闻丽卿到来，便传令宣他进帐。丽卿带着几个女兵，上帐来参见父亲，道了万福，又见了众将。希真见丽卿精神复元，较前更觉充满，心中甚喜，便道：“痴丫头，不在山寨，来此做甚？”丽卿道：“一者孩儿足足坐了四十九日，已将息好了，来给爹爹前请安；二者闻知得甚么祝永清了得，孩儿要会会他，同他分个上下，决个雌雄。”希真道：“这事用你不着，你回去同真将军牢守营寨。大姨夫，并众将、表兄，我且不要他出战，何况你。”慧娘道：“姨夫要收降祝永清，只以智取，不用力敌。”丽卿笑道：“爹爹惯做气闷事。兵来将挡，为何不同他厮杀？既是爹爹要活的，也容易，孩儿不去弄杀他，只活擒来便了。”希真顿着脚道：“不要你管，只顾替我回去！”帐上帐下侍立的将弁，都暗暗的笑。丽卿恐怕老儿发作，只得退下来。忽然又转身道：“爹爹如要出战，千万来叫孩儿！”希真道：“晓得了，会来叫你。只顾回去，快走！”慧娘送丽卿出去，丽卿道：“秀妹妹，如果爹爹出阵，不来叫我时，你把我个信，待我抄入那厮阵后，杀他个落花流水。”慧娘道：“姨夫自有妙算，军营里论不得家人父子，姊姊切不可去乱做，着姨夫收罗不来。”丽卿笑道：“我怕不省得，不过这般说。”辞了慧娘上马，带着女兵快快而回。

却说永清的差人回营，说希真如此形状，永清嘿然。守了两日，永清那里耐得，便提兵马来攻打希真的寨子。那希真枪炮弓弩，守得铁桶也似，那里攻得进。一连攻了好几日，没个破绽，永清十分纳闷。那魏虎臣不得捷音，只管雪片也似文书来催进兵。差官来一次，便滋扰一番，永清被他头也吵昏了。可怜那祝永清是武职，爵位又不大，平素又不贪赃，那里来得钱财，真弄得个左支右绌。最后来的一个，乃是魏虎臣的体己干办，叫做沈明，比前来的更凶，勒定了要若干银子，方肯去回话。祝永清那里打算得出，只得陪话道：“长官，并非我小气量，须念我永清此次系是苦差，那里是赚钱之处。我身上一切使用，都是公帑。兵马钱粮，丝毫不能侵蚀。长官能格外矜全，永清感涕在心，实非昧良之人。此刻现钱，实将不出。长官肯容纳，我这口红镔宝剑，系传家之宝，价值千金，你权且将去做质当。我凯旋后，便来赎回。你如等不得，竟去卖了，我也不怨。”那沈明那里肯收，发话道：“祝防御，你是晓事的！你说是苦差，偏我这差是甜的？自古道：天无白使人，朝廷不差饿兵。既要我替你出力，却又这般扣算。你不要把冷债抵官粮，这口铁剑，一时叫我卖与那个？祝防御，你得胜后也指望高升，不要大才小用。”永清忍气吞声，说道：“长官，非是我扣算。你看我的簿书上，钱粮支销之外，有多余的，你便尽数取了去。委实无从措办。”沈明道：“也也也，你这话明是撞我！总管相公不过叫我催你进兵，并不叫我来查账，你抬这话来压我。祝防御，你便丝毫不添，我也不好再说，便就此告辞了，你的干系你自己去剖。”

沈明正发作时，忽听得一片呐喊。永清大惊，忙出帐看

时，原来众兵将闻得此信，俱大怒，说道：“我们在此不顾身家性命，他却来鬼混，便杀了这厮！”一齐拥入中军，鼓噪起来。永清喝住，道：“你们何故？”众军道：“我们要杀差官。”永清掣剑在手，道：“上司来人，谁敢无礼！我等强杀是他的属僚。你等既要妄为，先杀了我。”众军都不敢动。两个团练上前禀道：“众人非敢作乱，实为主将抱不平。”永清插了剑，道：“虽是诸君爱我，实是害我。差官我自开发，不劳众位担忧。”两个团练又道：“今众人情愿公派了，开发他去。”永清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！诸君随我在此，同与皇家出力，只因我才力不胜，以致不速成功，岂可因我，累及你们。那个是有余的！”众军大呼道：“我们也出师几番，那有将军这般分甘共苦。今日便要我们的性命，有谁不肯，将军不必担忧。”那众官兵惧由永清主意，都纷纷归到帐房，各人攒凑银两，须臾积少成多，都堆在面前，便请那差官出来，同他说明了。那沈明一来见银两比所要之数差不多，二来也怕激变，当真做出来，便笑着说道：“都为将军的考成，并非沈某一入落腰。魏相公前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包荒。”永清陪笑谢道：“全仗长官周旋则个。”那沈明收了银两，带了从人，回景阳镇去了。

永清送他出营，回中军升帐，便叫军政司：“把钱粮银两，透支了发还众军。将来有侵蚀后患，都我一人承当。”军政司禀道：“营里粮米草料只敷十余日，屡次行文去催，终不见到，怎好？”永清道：“我自的道理，你只管发与他们。”众军无不感叹。永清又恐他们心变，亲去各营伍安抚一番，方才议出战之事。永清道：“我等粮尽，利在速战，诸君鼓励锐气，随我去攻打寨子。”

当日永清提兵来希真营前挑战，希真只不出来，由你叫骂，只推耳聋。永清守到天黑，不见一个敌兵，只得回营。次日又去叫战，希真还你个老主意，只是不出。永清没奈何，仍就收兵。到了第三日，永清叫众军预备冲车攻打。旗门开处，先放出四五辆冲车，直冲过去，却都颠入营前濠沟里去了。永清知不济事，不敢再放，喝令众军搬泥运土去填濠沟。怎敌得土阊上的枪炮，撒豆儿般的打来。吃打杀了些军汉，其余的都逃了回来。只见希真营里一个号炮飞起，营门大开。永清只道他出战，便约齐队伍等待。往营里望去，远远中军帐上，希真同众将饮酒，帐下大吹大擂的作乐。永清大怒，叫把那三百斤的荡寇炮，对营门里打进去。这里方点旺门药，希真营里早竖起十几层的软壁。那炮子雷吼般的飞进去，吃那软壁挡住，都滚入地坑里去了。听那里面，鼓乐并不断绝。把个永清的肚皮几乎气得绷破。只见希真的营门闭了，土阊里面忽然涌起一座飞楼，离地数丈。那飞楼 upper 端坐着一位美貌佳人，手拿着一柄羊脂白玉如意，指着永清叫道：“祝将军听者：我乃刘将军之女刘慧娘也。陈将军叫我传令与你，道你辛苦了，且请回去将息。若要交手，你选个好日子，再来纳命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你原来是云龙的老婆！我看云龙兄弟的面上，不来射你。你快去叫陈希真早早归降，倘再执迷，打破寨子，连你父女性命都不保，休怪我无情。”慧娘啼啼笑道：“玉山郎，你休恁的逞能！我同你是仇敌，谁稀罕你留情。你既技痒，要射便射。”永清骂道：“贱人，不识起倒！”认真一箭飏的射上去，那慧娘面前霍的飞出一片五色云牌，乃是生牛皮缉就，彩色画的，挡住了那枝箭。永清转怒，叫放枪炮。慧娘叫四健卒拔去桦车

销儿，那座飞楼豁喇喇的溜下去了。看看天晚，永清忍着一肚皮气，只好回营。希真并不来追赶。永清想道：“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，总是我不会攻他。那刘广的女儿果然奇巧，可惜都做了贼。”

次日一早，永清也不去攻打，便离了大营，带着百十骑马，团团去看那猿臂寨的形势。只见各处防护得严密，叹息了一回，回到营里，对众将道：“此地果然急切难攻。我的意见，若肯容我在芦川上流屯扎，左依高山，右据芦川。把沂州官兵调赴景阳镇，弥补额数；我们的钱粮，就在沂州汇支。各处附近村落都移徙了，由百姓自己据守险要，着那厮无处看相。他要出来抢劫，我就纵兵厮杀。他不出来，我只干守着。不过一年，那厮粮尽，饿也要饿杀他。只是魏相公怎肯信我的话？再不然，还有一法，我等把兵马四散屯开，分头据险。那厮攻我们不能，不得不分头把守，教他猜不出我何处进兵。我却忽聚做一处，攻打他一路。便擒不到陈希真，也杀他一个五星四散。然也须二十余日，方好成功。”谢德道：“此计大妙，但只是粮草不敷。”永清道：“我已差人赍信去沂州府乞借，尚未回来。”

正说话间，辕门官报进来道：“陈希真遣人下书。”永清唤入，拆信来看，上写道：“闻将军大军缺粮，特奉上粮米二千斛，以便相持，幸勿阻却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匹夫怎敢小觑我！本当斩你的头，今借你口去说你主将：早晚必为我擒，何得相戏！我不杀你，快走。”忽然又叫来人转来道：“你再去说：如果他肯归降，但有山高水低，我一力承当。我顶天立地，决不食言。如其不能，早来纳命。快去，快去！”来人抱头鼠窜而去。须臾，左右道：“那厮并不把

粮车收回，都丢在营前空地上。”永清去看果然，便传令都放火烧了他的，遂与众将商议分兵据险。忽报：“魏相公处又有差官旋风般的来也！”永清大惊，连忙接入，乃是沈明的兄弟沈安，赍着一角公文，封着一口剑，递与永清。永清拆封看时，上写着道：“汝自立军令状，讨这差使，只道汝有多少了得。如今一月有余，靡费无数钱粮，只捉得几个小贼算甚么！现在合镇纷纷谣讲，汝受陈希真贿赂，不肯进兵。虽无确据，然究竟何故按兵不动？如所云‘陈希真才有可用，欲以缓功收伏’，此言吾未发，岂汝所得做主，甚属混账！今封来剑一口，再限汝三日，如不能擒斩陈希真，速将汝首来见。檄到如律令。”永清看罢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少久开言道：“并非永清按兵不动，连日在此攻打，不能取胜。长官不信，帐上帐下大小将弁，那个不好问。说我受贿赂，一发影迹俱无。”沈安道：“那个我不晓得，只是魏相公钧旨，叫我守候，立等捉陈希真。三日后捉不得，便请将军尊裁。我也是奉上差遣，盖不由己。”永清道：“长官劳顿，且去将息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遂着人去看待。

永清仰天大叹道：“我祝永清忠心，惟皇天可表。我本欲报效朝廷，不意都把祸患兜揽在自己身上，我直如此命慳！罢了，罢了，死于法，何如死于敌？做小卒的且为国家死难，大宋祖宗鉴我微臣今日之心。天彪阿舅，你不去，我何至有今日！”便召众将齐集，把檄文与众人看了，说道：“主帅如此严切，我如何再活得去，明日便是我致命之日。不要害了别人。”便把兵符印信交付谢娄二将军，“明日我只单枪匹马杀出去，不回来了。”众军一齐流涕叩头道：“望将军从长计较。便要出战，我等同去，便死也甘心。”

永清道：“不可。诸君功名远大，岂比我一事无成。我意已决，诸君不要阻我。”众人见劝不住，都流泪而散。

当晚，永清叫预备了香案，朝东京遥拜了官家，又朝本乡拜了，止不住泪如泉涌，回顾两个亲随道：“我岂怕死，只恨的是这般死，陈希真不知谁来收伏他。此人日后必为天下大患，但愿他那封信是真话才好。我幸有哥子万年，祖宗之脉不斩，梁山泊的大仇也只好望他去报。我也无甚不了的事，只有云龙兄弟托我写一手卷，未曾与他写。今日却不携来，只好另取纸写与他。”便叫磨墨。执着笔相了一相，一时触动，便把诸葛武侯的《后出师表》写上。笔如龙蛇夭矫，一气挥完，诵了一遍，然后著款道：“仪封祝永清绝笔。”又看了看，叹道：“好死得不值！”把来卷好。又写了三封书信：一封与云天彪诀别；一封与兄万年，托以宗祠香火；一封与师父栾廷芳。写毕，都与亲随收了，便命取酒来痛饮，低着头周身看看，流泪道：“你明日此刻，好道粉碎了。”又看那口红镔宝剑道：“你不值伴我，何苦吃别人贱你，明日送你到万年兄处去。”又饮了数杯。

听外面更鼓，已是三更五点，头目来禀请过六次口号。忽见一个牙将入帐来密禀道：“适才伏路兵捉了一个奸细，他说是主将的至亲，有密计要见主将。小将们不好绑缚他。”永清疑道：“是谁？你见是怎般模样？”牙将道：“他把青绢包脸，不许我们看。他说恐走漏消息，待见主将，方肯照面。搜他身边，也无兵刃，现在帐外候着。”永清叫押进来。只见那人身长八尺，凛凛一躯，青绢包脸，身穿一件大袖青衫，垂着手，立在面前。永清道：“你是谁？与我何亲？有甚密计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是将军至戚，今特不避刀斧，

来献此计。将军依我，管教立擒陈希真，只在今夜成功。”永清大疑，声音又听不出，问道：“足下究系何人，莫非是刘广？”那人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机密不可泄漏，将军叱退左右，我与将军照面。”永清又叫身上搜了，果没有暗器，便叫从人都回避，立起身，撰着剑靶，说道：“有话但说。”只见那人不慌不忙，撮去了青绢，露出脸来。永清在灯光下一看，吃了一惊。你道是谁？更非别人，便是陈希真的正身。永清喝道：“你这厮夤夜来此何故？”希真道：“特遵将军教言，来此请死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你休这般举止，快回去，明日与你阵上相见。”希真道：“将军容禀：不用阵上阵下，希真也是好男子，阵上吃你擒斩，我也不甘。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岂肯连累别人。希真被奸臣污吏逼得无处容身，不意反害了将军，左右为难，今特就英雄前请死，伏乞尊裁。”说罢，跪在地上。永清道：“好汉，你如今肯归降了？”希真道：“将军教希真归降那个？除非官家降诏，我便归降。不然，那怕蔡京、童贯、高俅都来，希真愿与他决一死战。我若肯降，须带了大众在阵前面缚，岂肯一人夤夜到此？今只是佩服将军，不忍二雄并灭，宁可我亡。你要斩便请刀斧，要囚便请槛车。希真死在英雄手里，誓不皱眉，只是不降。”

永清沉吟良久道：“罢，罢，罢，杀你我不仁，救你我不义。陈将军，你日后果能不负前书之言，不忘君恩，我祝永清死也瞑目了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面说，一面飏的抽出那口红镔剑，往喉咙上就勒。慌得希真忙抢上，扳住臂膊叫道：“将军快不要如此，希真实为来救将军！将军如此，希真罪愈重大，请先斩希真。”说罢放声大哭。永清道：

“将军，你莫非要我降你？”希真道：“希真已误，焉敢再误将军。将军去就，我不敢定，只求早决了希真。”看官，自古道：惺惺惜惺惺，好汉爱好汉。永清已是佩服希真，又见了这般光景，心里忖道：“不道世上竟有这等奇人，我若迳直灭了他，不但吃天下笑，就是良心上也下不得。只是他的真假，还测摸不得，待我再探他一探。”永清道：“这等说，只是我做负心人怎使得？”希真道：“何妨，我自己情愿。”永清道：“既如此，瞒生人眼，暂屈将军缚一缚，景阳镇山高水低尽在我。”说罢，便取出绳索。希真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跪在地，反剪着手待缚。

永清见他面不改色，撒了绳索，抱起希真，推在座上，纳头便拜道：“陈将军，我祝永清今日心服了你也！倘蒙不弃，愿终身执鞭随镫，供作仆隶，万死不辞。”希真答拜道：“亡命希真，无处容身，作此避罪之举。将军前程远大，岂可如此？还望将军雄裁。如蒙见爱，得收残骨归土足矣，岂敢怨怅将军。”永清道：“将军何出此言！永清蒙将军屡次生全，我今日宁可碎尸万段，岂忍伤害你，只望将军收录。”希真道：“既蒙见赦，愿听教言。”遂磕头拜谢。永清道：“陈将军且慢。也须要依我三件事，我便倾心吐胆归降了。不然，情愿自死。”希真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三十件都依得。”永清道：“第一件，你既说暂时避难，不敢背叛朝廷，日后必须受招安；第二件，梁山泊系永清切齿深仇，你不许和他连好；第三件，你日后俄延着不肯归降朝廷，我就飘然远去，你却不许留我。这三件依得依不得，只此刻便求明示。”希真笑道：“将军口里的话，都是希真心里的话。我若背叛，何不竟去投梁山？他那里怕容我不得，何苦自立

门户？梁山泊不是阁下的对头，却是希真日后的贻见礼。前二件依了，第三件自不必说。”永清大喜。二人同拜了九拜，立起身，永清道：“陈将军不可久留，便请归营。明日交锋，永清卖阵受擒便了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可。将军一世盛名，岂好如此！”永清沉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将军暂留，明日并马同去便了。”永清让希真坐地，仍叫蒙了脸，各诉心腹。听更鼓已是五更二点，少刻两个团练入帐禀问道：“主将，此人来献何计？”永清道：“便是我的恩人，依他的妙计，恰能擒陈希真。明日便见分晓。”二将无言各退。

天将黎明，忽听得营外呐喊震天，战鼓齐鸣，报进来说道：“这番贼营里兵马来了。”永清便传令迎战。营前营后大小军官，齐声愿出。永清便叫都去。谢娄二将忙禀道：“那有全营兵马都出之理，万一有伏兵劫营，怎处？”永清道：“二位将军不知，上阵自见。”遂发炮出营，另备一匹马与希真骑了，并马而出。众人都不知其故。出营列成阵势，只见刘广跃马横刀，大叫：“祝永清，我家陈将军怎地了？”希真纵马出到核心，撒去青绢，叫道：“姨丈，我回来也！”众皆大喜，官军皆惊。永清随在后面，带了亲随，也到核心，勒回马对本阵大叫道：“诸君听者：不是我祝永清心变，只因魏虎臣逼我太甚。陈希真大恩大德，轻入虎穴来救我的性命，我因此感激，已归降了他也。诸君回景阳镇，替我代回报魏虎臣，日后遣将调兵，不可恁地性急。我去了！”说罢，竟归希真阵里去了。这边谢娄二将并众军都大惊。只听得一声大喊道：“我等没家小的情愿随祝将军归降！”有六七百人都纷纷的奔了过去，谢娄二人那里止得住。其余的在阵上，望着那边磕头不已，都放声痛哭。永清

在那边也下马答拜。希真大吹大擂，掌得胜鼓，拥簇着祝永清回营。

这边谢娄二位团练只得收兵。二人对那四个提辖说道：“此事怎了？我等回景阳镇如何回话？魏总管心地窄狭，极多猜疑，我们身上怎得干净？看来大家都隐瞒着，只说祝将军同那干人都失陷遭擒了，此计如何？”众人都道：“也只好如此，不然怎了。”大家计议了一回，便去请那差官沈安出来，都求他包荒。那沈安听说反了祝永清，也吃了一惊，及见众人求他如此撒谎，他拿捏着，那里肯担承，说道：“这个血海的干系，我担不起。你们要说，自己去说。”众人再三哀求，他只是不肯依允。恼得谢德性起，飏的抽出那口腰刀，顺手一挥，沈安早已变作两段，骂道：“看你这厮依允不依允！”娄熊把他手下的人都结果了。四个提辖道：“杀了他怎了？”谢德、娄熊齐说道：“怕怎地！大家说他降了贼，众口一词，瞒得实腾腾地。倘走了风，魏虎臣不能相容，大家反他娘。”众人商议定了，遍告各营，拔寨都回景阳镇。谢娄二将尚未动身，众军已纷纷的先走了一半，前呼后叫，喧哗不止，一路抢夺粮食牛马。谢娄二将那里禁止得。不说官军都回景阳镇。

却说陈希真得了祝永清，如获异宝。原来希真早有细作在景阳镇，买通魏虎臣的近身人，凡永清营里的虚实，都尽知道；又布散谣言，说他受贿，离间得他上下不和，然后收了他。古人说得好：奸臣在内，大将断不能立功于外。况魏虎臣又是他的上司，一发掣肘，当时希真迎进大营，到中军帐上，希真先拜道：“我陈希真素无贪着，今见将军，遏不住心中欢喜。”永清拜道：“小将无知，屡次触犯威严，幸

蒙收录，正如拨云见日。”又与众人都见了。希真待永清以上宾之礼，对众将道：“祝将军，老夫将性命换来的，诸位将军幸勿轻视。”众皆大笑。

当日杀猪宰羊，大开筵席，奏军中得胜之乐，犒赏三军。又差人打探官兵都拔寨去远，也收兵回山。真祥麟、苟英率领众头目来迎，希真道：“小女如何不来？”真祥麟道：“姑娘嫌闷，带了随身女头目，到山后围猎耍子去了。”众人都到了正厅上，希真开言道：“祝将军，希真实敬爱你不过，与你结忘年交如何？”永清道：“小将何敢妄僭。既承雅爱，愿拜将军为师。”希真还要谦让，众将都道：“祝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当日祝永清拜希真为师，执弟子礼。

众皆大喜，连日庆贺。希真把那新降的六七百人，都安顿了。永清道：“弟子在此安居，家兄万年在永寿司寨，弟子投降，官司必然累他，怎好？”希真道：“贤弟所虑甚是，何不就屈贤弟一行，劝他同来聚义。”永清道：“不可。我这万年家兄，性最耿直，非言词所能动，只好用计诱他来。”希真道：“计将安在？”永清道：“魏虎臣的兵符虽已交出，他的印花弟子却有在这里，就描摹了他，捏造一角公移，到永寿司寨总管处，调他星夜来此助战。弟子再亲笔写一封告急书信。他闻知弟子受困，必不怠慢。诱他到张家道口，请几位将军劫了他来，那时再以礼劝他，自然归降了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此计最妙。你便写起信来，我有心腹人去。”永清又道：“我这万年哥子，本事也了得，要生擒他甚不容易，须遣上将去才好。”希真道：“我自有道理。”便当时做好假文、假信，差心腹人到永寿司寨去行事。这里希真差刘麒、刘麟、真祥麟三人，同去张家道口劫祝万年。

希真吩咐道：“如此如此，用蒙汗药麻得翻更妙；如不能，再和他力战。”众人领命，都扮做客商去了。

希真道：“贤弟共有几位昆玉？”永清道：“弟了同胞弟兄三人：长的是万茂，便是祝朝奉；次的就是万年；弟子第三，却是同父异母。起先弟子族分最盛，亲堂弟兄有二十余人，子侄不下数十。其余繁支，不能悉纪，也有三四百人。自那年遭梁山泊狂贼蹂躏，只剩得弟子兄弟两个了。幸亏同叔父在东京，若同在一处，也必不免。”说罢，切齿竖发，眼中流泪。希真亦叹息不已，又问道：“贤弟与令长兄，何年纪相远？”永清道：“弟子系是庶出的。弟子嫡母云氏，就是云威外祖的侄女，只生万茂兄一人。弟子庶母共三人：长王氏，无出；次张氏，生万年兄；弟子生母李氏，年庚最小。先君讳太和，在日曾官拜都虞候，晚年来隐居山林，潇洒诗酒。弟子生母系姑苏元和县人，诗词翰墨，无不精妙，最得先君的宠爱。凡是弟子的史书文墨，皆出自慈训，并不受业他人。先君见背，弟子那时方十五岁。先慈割股治疗，不愈，哭泣失明，每日只饮蜜水数杯，哀毁而歿。次年弟子便同万年兄随叔父进京，家中就遭了大难。”希真听罢，又起敬叹息，问道：“令兄都是万字头，贤弟为何取永字？”永清道：“因先生母的讳，是‘万珠’二字。”希真道：“令叔今在东京作何贵干？”永清道：“做祥符县的县丞，今年二月因病不在了。”

永清说明谱系，希真蓦然想起一件事来，问道：“贤弟可曾完姻否？”永清道：“四海飘荡，功名不就，那里讲到聘定妻室。就为宗祀起见，也一时不得良缘。”希真道：“贤弟，你少坐。”希真忙入后堂，叫从人道：“请姑娘出

来。”丽卿听得老儿呼唤，笑嘻嘻的忙出来，问道：“爹爹呼唤孩儿，必有事故？”希真道：“为你这孽障的终身大事。我往常看你的姻缘在此地，今日有了，与你寻得头好女婿。”丽卿惊道：“爹爹又要把我许与那个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便是云龙的表兄祝永清。他果然英雄，配得你过。我儿，你归了他，我也完了一条心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你若依允，我便出口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怎说这话！你年过半百，又没有个儿子，只一个女儿，孩儿主意已定，要伏侍你到老，一世不嫁了。”希真道：“虽然难得你这番孝心，但是婚嫁男女大事，如何废得。如今他又无家舍，招赘在此，同我的儿女一般。你两个都孝顺我，我无子而有子，你无夫而有夫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！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既这般说，由爹爹与孩儿做主便了。只要他待得爹爹好，孩儿就把身子托付他。爹爹看得中，量必不错。”

希真听了大喜，当即出来，对永清道：“老夫有一言，未便启齿，贤弟须要依我。”永清道：“恩师有何清诲？”希真道：“贤弟既无妻室，老夫只有一个爱女，小字丽卿。今年也是十九岁，与贤弟同庚。若论兵机韬略，却远不及贤弟。若论武艺，也还去得。贤弟不嫌寒微，老夫愿备妆奁，招你为婿。”永清听罢，连忙道：“恩师容禀：久闻小姐乃是女中丈夫，永清何人，敢攀附神仙！”希真笑着说道：“我意已决，你不必过谦了。不用恩师弟子，竟翁婿称呼罢。”永清拜谢。希真遂遍告众位头领，众头领都来贺喜。希真便商议择吉日合卺，永清道：“弟子有下情告禀：弟子有期服未满，须明年三月，方好合卺。”希真道：“既如此，就依你明年三月。只是我也有一言……”正是：百年伉俪

双珠合，千里姻缘一线穿。有分教：两个多情种子，合成千古美谈；一对绝世英雄，配就神仙眷属。不知希真说甚言语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八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

话说当时希真对永清道：“你既说明年三月合巹，我都依你。只是我有一言：我这小女，也是一员猛将，摧锋陷阵少他不得。我这里厮杀用兵，早晚说不定你二人免不得相见，那里回避得许多。我的主意，先择个吉日，你们二人先拜见了，兄妹相称，可以省得回避，阵上又好照应。你不必只管称弟子了。”众将都道：“主帅之言极是。”希真道：“后日是重阳佳节，又是大吉日，便可行礼。”永清叩头拜谢。当晚众头领都公纠酒筵，与永清贺喜。永清欢喜得一夜睡不着，想道：“久闻女飞卫的英名，但不知他的性格何如。若武艺虽好，性子娇悍，也属无趣。真难得陈将军这般爱我，怎生报答他？”

日子最快，已是重阳了。一早，那厅上厅下都挂灯结彩。永清换了一身华服，上厅来先参拜了希真。众将都齐，刘慧娘也在内。当中点起臂膊粗的龙凤蜡烛，焚起一炉妙香。希真叫：“请姑娘出来。”少顷，环珮叮咚，十几个女兵都插花带朵打扮着，捧拥丽卿出堂。永清望见，吃了一惊，低下头去。二人拜了，又同拜了希真。众人都见了礼。论年纪，一般都是十九岁，永清乃是五月初一日建生，丽卿乃是四月初九日建生。——那日过飞龙岭冷艳山正是他的生日。——永清小二十一日，呼丽卿为姐，永清为弟。叙礼都

毕，大家让坐。希真同女儿坐了主位两席，那边客位上，永清第一位，刘广第二位，慧娘在刘广肩下坐了第三位，苟桓第四位，苟英第五位，范成龙第六位，共八桌酒筵。阶下奏动细乐，安席已毕。丽卿仔细看那祝永清，生得伏犀贯顶，凤目鸳鸯肩，脸如傅粉，唇如丹砂，嘴角边微微的现出两个窝儿；戴着顶烂银束发紫金冠，穿一领盘金白缎蟒袍，系一围红底金镶白玉带，脚踏一双乌缎朝靴，端坐在那边，果然是座玉山一般。丽卿暗暗道声惭愧，“果然是个英雄！看他这般气概，将来怕不是个朝廷的栋梁。他若不被魏虎臣那厮逼迫，怎能得他到这里。奴家把身子托付了他，真不枉了。爹爹真好眼力！”那永清偷眼看丽卿，真是画儿上摘下来的一般，怎不欢喜，自忖道：“天下世间那有这等人物，我今日莫非当真撞着神仙了！”那刘慧娘见那永清，也是喝采，暗想道：“远看不如近睹，他两个人好福气。不知我那云龙比他何如？”酒至数巡，食供数套，当日众英雄欢饮，直至二更始散。

连日众头领轮肩办酒贺喜，尽日价畅叙，不觉到了九月十五日。那日凉飙卷起，气爽天高，众英雄都在厅上高会。兴浓酒阑，刘广教众头目裨将，就筵前舞枪弄棒，比试取乐。众头领都欢喜，各出金帛利物打彩。那永清酒后耳热，便起身对希真道：“小婿放肆，愿舞剑樽前，以助一笑。”希真大喜。永清脱去那件白蟒，露出里面衬衫，从人捧上那口红镗剑，走下阶去，众人都让开了。永清使开那口剑，击刺有法，进退非常。丽卿暗笑道：“你看他，在我前卖弄精神！我休教他独自逞能。”也起身对老儿道：“孩儿要与兄弟并舞。”希真笑道：“我料得你必要献丑。”丽卿便叫侍奉

的裨将：“取我那口青镵剑来。”便脱去了那件大红对襟三蓝绣花衫，卸去了鬓边的两排黄菊，簪紧了那麻姑髻，按一按珍珠抹额，扎起了百折宫裙，抹去了钏儿，露出那大红洋金窄袖衬袄。那员裨将捧过剑来，丽卿接了，也走下阶去。永清见他来，忙收了剑，立在一边。众将都立起来。希真道：“同舞何妨。”二人谦逊了一回，大家放开步位，理开解数，竟是一对穿花蛱蝶，寒光四射。厅上厅下，无不喝采。舞够多时，希真笑道：“收了吃酒罢。”二人那里肯住，各要显本事，渐渐的盖紧来，呼呼呼的只听得风雨之声。少刻，化作两道白光，一边白光里影着一个猩红美女，一边白光里罩定一个玉琢英雄，风车儿般旋转。众人看得眼都花了。又好多时，二人慢慢的一齐收住。从人上去接了两口宝剑。二人又见了个礼，一齐上厅来。众人大喜。希真哈哈大笑，便亲赐他们两杯。二人都拜谢饮了，各归坐位。

众乐工奏着细乐劝侑，又是数巡，永清启请希真道：“小婿贪而无厌，闻得姐姐的弓箭穿杨贯虱，一发求赐教。”希真笑道：“今日大家欢聚，又不是赌赛。过几日，到教场里去比试。”永清谢了。丽卿暗想道：“你看他，这般考核我！怎地待我索性显个本事，好叫他死心塌地。”又吃了回酒，众英雄都已面带春色，大家起身散步。丽卿私下对刘广道：“姨夫，你撺掇我爹爹到教场里去。”刘广点头笑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便对希真道：“这几日教场四面红霜的枫林，火锦一般赤，何不去赏玩一番？”希真道：“有理，大家都去。”就住大厅西首穿角门过去，没多少路，到了大教场。

众人到了演武厅上，看那丹枫，喝采一番。丽卿对希真道：“爹爹，兄弟说要比箭，何不就比？”希真笑道：“我晓

得你有一点本事，再隐藏不住。叫他们设垛子。”从人忙去取了几副随用的弓箭。两个伴当去演武厅前按了步数，挂起三个金钱，一字儿横着。那金钱只得茶杯大小，是丽卿常射的。丽卿便去挑选了一副好弓箭送与永清，道：“请兄弟先射。”永清谦让。希真道：“自然贤婿先请。”永清接了弓箭，道声有僭。原来永清的箭也是百发百中，却不及丽卿的神化。他只道丽卿也不过如此，酒后高兴，也要卖弄，便吩咐那亲随到垛子边把金钱取了一个，又退了十几步。那亲随将金钱高擎在手里，远远对永清立着。永清拿着弓箭，侧立在演武厅心里，搭上箭，轻舒猿臂，扣满了，觑定那亲随手里的金钱。众人都替那人捏把汗。只见撚的一道寒星，往那金钱眼里穿过去。丽卿也暗暗的喝采。永清不慌不忙，连发三箭，都从那金钱眼里穿过。那亲随人这般伏侍惯的，擎着那金钱神色不变。众人齐声喝采。刘慧娘也吃一惊，忖道：“那日飞楼上亏我有准备，险些被他射个透明窟窿。”

永清当时把弓缴还。丽卿接了，便取两枝箭，一枝把来插在腰里，一枝搭在弦上。那亲随人见是别人来射，连忙避开。丽卿却走出厅下月台上去。希真道：“你到那里去射？”众人都下厅来。只见丽卿把着弓箭仰天看了一看，霍的扭转柳腰，拽满了雕弓，飏的一箭往那天上射上去。那枝箭直窜入半天云里，力尽了掉转头往下落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枝箭方掉转头落得没多少，丽卿早搭上第二枝箭，飏的又射上去。箭镞对箭镞，射个正着，铮的一声，把上头那枝箭激开去，离却数丈，两枝箭都掉转头，滴溜溜的一齐落下来，厮并着插在教场心里。众人那一声惊采，暴雷也似的响亮。永清大惊，上前拜服道：“姐姐岂但是飞卫，真乃天神降凡

也。”丽卿连忙答拜。众人大喜，都仍上厅坐了。永清暗喜道：“我得此人为妻，何愿不足，更有何求，真不知是那世里修得！”希真道：“秋色实属可爱，我们就把酒筵移来此处。今日团圆日子，庆贺酒筵，便从今日圆满。”

当时演武厅上摆好，添些果品，撤去了歌舞，众人都脱去大衣，换了便服，欢饮至晚。月光上了，众人都告醉，谢了散去。只剩希真、永清、丽卿三人，从人掌灯火上来。丽卿道：“今夜好月色，爹爹，我们多坐坐去。”希真道：“最好。但我看你们二人，都拘拘束束，尚未尽兴，何不洗盏更酌。”永清道：“泰山敬客，自己也未畅饮。”于是吩咐整顿了杯盘，三人重复入席。希真又饮了数杯，看他二人都斯斯文文，各无语言。希真暗想道：“他们碍了我，有心腹言语不能畅叙，我不如避了。”便说道：“我儿，你们今日是姐弟，将来不久便是夫妻，不必只管拘束。我明日五更要去祭炼那九阳神钟，不陪你们了。”二人都留道：“正要孝敬爹爹几杯，怎的便去？”希真道：“不必，我正事要紧。”便吩咐那几个裨将并众女兵道：“你们好好伏侍。”希真起身便回去了。

永清、丽卿二人送了，转身来又都行了礼，让丽卿大首。丽卿道：“我是主人，那有此理。”永清道：“休论宾主，只是姐姐居大。”丽卿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今日我权且僭你。”二人对面坐下，女兵轮流把盏，那些裨将都按剑侍立。二人各诉心中本领，十分入港。正是：酒落欢肠，更不觉醉。永清问道：“那一位姑娘是谁？是不是那日在飞楼上的刘慧娘？”丽卿笑道：“你知道了还问他则甚。便是云龙兄弟未过门的娘子，还有那个。”永清称赞不已道：

“好个聪明女子，果然奇巧。”丽卿细问永清家中的事，永清又细细的告诉了一遍。丽卿听到他母亲刳股疗病，绝食完贞，不觉滴下泪来。永清也洒泪不止。又说到全家遭梁山泊屠戮，只见丽卿那两道柳眉杀气横飞，说道：“兄弟，将来奴家生擒了宋江那贼子，交与你碎割。”永清感激称谢。二人又痛饮一回，说些闲话。永清道：“姐姐，这般好月色，我同你闲步一回。”丽卿道：“妙哉。”便吩咐备马。

二人都到月台上，已是三更天气。那冰轮正当天心，照耀得那教场一汪水也似的清凉，将台上那面帅字旗，随着微风荡漾。沉沉夜色，万籁无声。丽卿见那旗竿顶上锡打的平安吉庆，忽然想起，问永清道：“兄弟那枝方天戟有多少斤重？”永清道：“四十斤。姐姐的梨花枪多少？”丽卿道：“比你的轻四斤，三十六斤。”永清道：“姐姐这般神力，何不再用得重些？”丽卿笑道：“兵器又不在斤两上分高低。古人说得好：四两能拨千斤重。当年吕布何等了得！有句老话：三国英雄算马超，马超还是吕布高。他那枝方天戟，只得二十四斤。关王八十二斤的大刀，他也敌得过。何在轻重！”永清点头。从人备好了马，牵到月台下。永清见那匹枣骝，称赏不已。丽卿道：“我这马，有名叫做穿云电。你那匹银合也了得。”永清道：“这是匹大宛马，战场上也熬过几次。”

二人都上了马，从人递过马鞭。八个马蹄，踏着月色，缓缓而行，从人都追陪着。永清道：“我们都在玉壶中也！”一时兴发，抗声歌道：“姮娥捣药灵霄阙，碧海亭亭澄皓魄。犹似人间离别多，上弦才满下弦缺。”丽卿听罢，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对着月亮，咿咿唔唔的念诵什么？好象似读

唐诗，又象说这月亮，什么上弦下弦！今夜的月亮镜子般滚圆，那里还象一张弓？”永清笑道：“对此月色，偶动心曲，胡乱口占一绝，污了姐姐的玉耳。”丽卿笑道：“我不省得什么叫做一绝两绝。”永清道：“原来姐姐不善吟咏。”丽卿道：“你不要打市语，只老实说。”永清道：“便是做诗。”丽卿大笑道：“好教诗来做我！老实对你说，字，我也认识几个，便叫我写也还写得，只是苦不甚高。象你与那云祖公家写的四幅东绢，乱撇乱划的草书，却没几个认识。”永清大笑，说道：“姐姐恁般风雅，为何不读读书？”丽卿笑道：“书，我爹爹也教我读过一本《孝经》；后来又教我什么《孙子十三篇》，解说与我听，里面都是些用兵的法儿，这几年也忘了些。我是这般愚笨，你休要怪我。”永清道：“姐姐说那里话！姐姐是天上神仙，永清得侍奉左右，偌大福力，怎敢说怪字。”丽卿笑道：“神仙早着哩，我爹爹恁般讲究，尚不得到手。”

永清见他这般天真烂漫，十分欢喜。不觉已到教场尽头，照墙边二人兜转马并立着，远望那座演武厅，濛濛的里面灯烛辉煌。永清回头见那座参宿已从东方高高的升起，称赞道：“妙呵，你看参星这般明亮，月光都夺他不得。参星大明，天下兵精，且多忠臣良将，何愁天下不太平哉！”丽卿道：“便是，今夜半点云彩都无，月亮星斗分外明亮。兵马时常操演，自然精熟。”永清笑了笑。又看了一回，二人并马而回。丽卿道：“兄弟，你可会空手入白刃么？”永清惊道：“闻有此事，并不曾见，那里去学。我师父梁廷芳弟兄也想学，却无处访师。姐姐，你可会得？”丽卿道：“是我家祖传，有甚么不会。”永清大喜。丽卿道：“这个法门

学会了，那怕刀枪剑戟麻林一般，空手钻进去，不但无伤损，还好夺他家伙使用。只是这个法门最妙最险，要练习得极精极熟，方好应用。倘有丝毫生疏，为害不小。我家世代祖传，不教外姓。奴家从十四岁上学起，如今已是成功，你不信问他们这几个。我时常教他们把乱枪只顾搦来，我夺得他们一枝不剩。这法门，是越王时一个处女传留下的，那个想是个仙家。兄弟，你要学我便教你，你却不许去传人。”永清欢喜得跳下马来，就草地里拜倒。丽卿也忙跳下马答拜道：“折杀奴家。”二人便不骑马，往演武厅步行。永清道：“又听说姐姐能空手接箭，可有此事？”丽卿道：“便是这空手入白刃里的法儿。莫说一副弓箭，便是四五张弓射来，我两只手也接得及。若是百十张弓，却不能接，只好把枪挑拨。你但不信，你此刻射，我接与你看。”永清道：“何必试。”

二人上了演武厅，散坐下，从人献茶。永清道：“小弟有件东西要送姐姐，一则表心，二则权当聘礼，姐姐恰用得意。”丽卿问是何物，永清道：“姐姐猜猜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你肚里的东西，我如何猜得。我用得的，无非是钗钏首饰。”永清道：“不是。”丽卿道：“不是，决定刀枪弓箭军器之类。”永清笑道：“也不是。对你说了罢，乃是两副猩红黄金锁子连环女甲。那甲又软又轻，莫说道刀枪弓箭，就是鸟枪铅子，急切也钻打不入，端的赛过猢猻。那两副甲，是在先我侄儿祝彪，托我家叔东京制造的，要与他浑家一丈青扈三娘做聘礼。量了身材，家叔替他选了上等材料，寻东京第一等好手的甲匠，费煞工本造就。尚未寄去，家下已遭大难，那扈三娘已降了贼。此甲一时卖又无人要，家叔故

后，万年兄到永寿司寨去了，是小弟收藏着；小弟又补授五郎镇的防御，不便携带，寄放在师父栾廷芳家。我想如今只有姐姐用得着，小弟意欲禀明泰山，去取了他来奉送。顺便邀来师父来聚大义。姐姐道何如？”丽卿大喜称谢，说道：“既蒙见赐，何不明日就去？”永清领诺。丽卿道：“残肴尚在，我们终了席。”永清道：“小弟有酒了。夜色已深，小弟告辞，姐姐也请归寝罢。”丽卿道：“你请自便，明日再会，我还有事哩。”永清别了，上马而去。

丽卿立在滴水边，看他出教场去了，重复转身坐下，心中说不尽那欢喜，叫温了酒，独自又吃了十几杯。觉得酒涌上来，吩咐收拾了。步出月台边儿上立着，叫取张椅子来，女兵连忙放在他背后。丽卿斜靠着坐下，一只左臂蹀在椅背上，一只右脚搁在膝上，仰面看那轮皓魄，喝彩不已。众人簸箕圈的侍立着，不敢擅离。丽卿回顾众人道：“我生平最欢喜的是月亮。这般月光下，两阵交锋，岂不有趣！”说罢大笑。又说道：“我东京的箭园，不知那个在那里造化。”众人都应道：“正是。”丽卿又笑着问道：“你们看我的本领，比祝郎何如？”一个女兵会搂沟子，插嘴道：“姑娘强多哩。祝将军与姑娘，真是才郎配佳人，天下没有。”丽卿道：“放你的屁！我是家人，他是野人不成？豺狼还有虎豹哩！”众人见他醉了，谁敢则声。

丽卿喉咙里汨的一声，望着地下吐出一口来，叫道：“取碗茶来吃！”一个女兵忙捧过一盞来。丽卿伸着嘴呷了一呷，骂道：“讨打的贱人，这般热茶教我怎吃！揪这贱人去月台下跪着。”一叠连声的催喝，那个敢拗他，只得推那献茶的女兵去月台下跪了。又骂道：“贱人，今日不来打

你，明日和你算账，舌头被你烫得生疼。”又一个去取了杯凉茶来，一饮而尽，才不做声。少刻，又看着月亮说道：“我常听得人说，月亮里面有个嫦娥，是什么后羿的浑家。又说那后羿一手好弓箭。到底不知是真的假的？”众人那个敢答应。忽低头看了看，问道：“月台下是那个伏着？”众人道：“便是那献茶的翠儿姑娘，罚他跪着哩。”丽卿笑道：“饶他起来。”那翠儿磕头立起。丽卿笑道：“你上来。”翠儿走近前，丽卿道：“你去，……你把，……你去把那枝梨花枪取来。下次须要小心。”翠儿掇了枪来。丽卿霍的立起身，把那件红绣衫倒褪下来，一团糟递与一个女兵，提了枪跳下月台。众人只得跟随着。

丽卿把那枝梨花枪掂了掂，月光下烂银也似的闪亮，口里说道：“枪呵，我仗着你辅佐我的爹爹。日后扫荡尽了梁山泊那班狗男女，我爹爹得见官家，那时你也安闲了。”说罢，就那月亮地下丢开解数，飕飕的飞舞。众人忙都避开，丽卿舞了一回，绰枪在手道：“众位将军，那个取件兵器来，与奴家斗几合耍子。”众裨将一齐控背道：“小将们怎上得姑娘的手。”丽卿道：“耍子何妨，我不戳伤你们。”众将道：“小将们怎敢放肆。夜色已深，请姑娘将息罢。”丽卿喝道：“胡说！今日若出师打仗，你们也这般怯夜！既不敢来，速带我马来。”正要上马，只见远远的几对红纱灯，众人道：“主帅来也。”丽卿忙把枪丢与一个女兵。那女兵不防备得，吃碰了一跤，连忙爬起，额角上打起了老大一个疙瘩。丽卿呵呵大笑，骂道：“无用丫头，怎去上阵！”

少刻，希真已到。一个忙把那衫儿与他披了，丽卿上前道个万福，已有些捉脚不定。原来希真并不曾睡，正叫人来

看他们。有人禀道：“姑娘醉了，还在演武厅上。”只不敢说他缠不清。希真早已明白，便亲来看他。当时希真说道：“这丫头，怎的噏得这般醉！此刻为何还不去睡？”丽卿道：“孩儿正要去了。”希真道：“我恐你酒后闹事，特来看你，快上马回去。”丽卿道：“不用骑马，我会走。”希真道：“不要充硬好汉，只管骑了去。”丽卿告了个罪，上马。希真道：“酒越醉，礼数越多。你先走。”那马驮着丽卿，几个女兵随着去了。希真待他已去，便对众人道：“嗣后凡是姑娘饮酒，看他有七八分醉，便来禀知我，不可待到十分。”众人领诺。希真自去安歇，众人皆散。

次早，永清入后堂谢筵，因说道：“昨夜小婿贪杯醉也。”希真笑道：“你还好，你那夫人着实噏多了。”便叫左右去看姑娘来。且说那丽卿正起来梳洗，忽见那个女兵包着头，脸都青肿，惊问道：“你同那个厮打？”众人都笑。丽卿见笑得蹊跷，又问道：“莫非我昨夜醉了，怎的打了你？”一个说道：“并不打，姑娘把枪丢与他，他接得不好，打了一交，姑娘还笑他没用。”丽卿大悔道：“你看我却恁地吃到这般醉，都忘了。你余外不妨么？”那女兵笑道：“没事。”丽卿道：“休教爹爹得知，你们大家隐讳些则个。”正说时，适值希真来唤。丽卿出堂见了礼，与永清相见坐了。希真果然说了他两句，丽卿笑道：“往常永不如此，昨夜不知怎地，下次再不敢了。”希真道：“并非禁你不许饮酒，只是要有绳墨。年轻女孩儿，那好如此！”丽卿道：“兄弟说有两副甲要送孩儿。”永清便把前言说了一遍，希真甚喜，道：“久闻令师栾廷芳英雄了得，得他来此相聚最好。但不知栾廷玉今在更生山何如。只是贤婿此时不可去，早晚

得令兄万年来时，须你在此好说话。”永清道：“泰山所见甚是。”

当日午刻，报上山来道：“真将军等已劫了祝万年将军，解上山来了。”希真大喜，即把永清藏了，引了众将下山迎接。到了关下，只见真祥麟、刘麒、刘麟等一千人，刀枪拥簇着一乘轿子，抬着那位英雄，已是绳穿索绑。希真连忙下马，埋怨众人道：“叫你们好好相请，为何如此无礼！”一面上前扶出轿来，亲解绳索，拜倒谢罪道：“陈希真参谒。渎冒虎威，敢谢万死。”众将都拜。祝万年连忙答拜道：“头领何故如此？闻知舍弟永清与你交锋，今怎地了？”希真道：“请将军到敝寨，有话说。”万年道：“我与头领有何话可说？既有话，便请讲。”希真道：“此处非讲话之所。希真并不曾与令弟交锋，必须到小寨一行。”万年想道：“已到这里，便上去何妨。”遂穿了衣服，一同上山。希真另备好马，请他骑了。一同到了正厅上，大家讲了礼坐下，万年开言道：“头领有话但说，此处非万年坐地。既蒙不杀，领教了，便好告辞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与令弟永清，系异姓骨肉，亲爱无比，岂有争斗之理。”万年道：“我与你何亲？你既不与我的兄弟厮杀，我的兄弟现在何处？”希真便教：“请祝将军来。”永清即从屏风后转出，拜道：“哥哥可好？”万年一见大惊，上前捧住道：“兄弟何故在这里？”永清便把归降陈希真的话还未说完，万年大怒，就那从人身边抽出口腰刀，便要杀永清，吃众人挡住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屏风后丽卿提剑直奔过来，大喝道：“你这厮想杀那个！”希真连声喝退，众人劝他进去。只见万年双眉竖起，大骂永清道：“辱没祖先的畜生，何面

见我！”永清跪在地下道：“哥哥请息怒，听兄弟一言。”万年把刀指着兄弟道：“你说，你说！看你讲出理来！”永清道：“哥哥不知其二，……”遂把魏虎臣怎地逼迫，陈希真怎地舍身入虎穴相救，不由人不感激，细细的说了一遍。一面把魏虎臣的催牒奉与万年观看。万年听了，又把那牒文看了几回，皱着眉，只把头来摇。永清又把未发的那一封信，与他诀别的言语，递上去。万年把封皮拆了，读了一遍，不觉手里那口腰刀跌了落来，也跪倒地上，抱住永清，只是痛哭。永清亦哭。引得众英雄无不下泪。万年道：“哥哥那知你这般苦。”便转身向希真等拜道：“舍弟深蒙将军与众头领这般爱惜，但是愚弟兄不合都是大宋臣民，断无在此地之理。何不把舍弟交还了我，同去隐落江湖，再生之恩，世世感戴。”希真道：“将军，天下那有这等好所在。如有，希真也愿随往。希真心事，你问令弟尽知。”永清便将希真避难不得的话，并自己上山时约的三件事都说了，“今哥哥不肯在此，恐官司遗累。”万年叹息不已，说道：“既这般说，我也只好权住在此，望陈将军带挈。”众人大喜，重见了礼。

希真吩咐酒筵接风，大家各谈衷曲。众人看那万年，也生得剑眉玉面，年方二十八岁，只是风流俊俏不及永清。真祥麟、刘麒、刘麟齐说道：“万年兄好武艺，我等三人并他，兀自费力。幸坏了他的坐马，方擒得住。用蒙汗药那里肯上钩。”希真道：“得英雄到此，山寨有福。”万年谦让，忽问道：“兄弟为何叫主帅是泰山？”众人把永清招亲的话说了。万年大喜，出席唱喏道：“原来主帅又是我的太亲翁，怪道方才说与我有亲。不知小姐与兄弟年龄谁长？”刘

广笑道：“便是方才提剑要同你厮拼的那位姑娘。”因说及丽卿的了得，万年甚是惊异。希真笑道：“一发叫这疯丫头出来拜见了。”刘麒进去没多时，引了丽卿出来相见了。万年道：“适才小将误怪舍弟，一时粗卤，小姐勿罪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亏你男子汉，半日方说得明白。嫡亲手足，你也下得。”众皆大笑。真祥麟、刘麒、刘麟方才得知，都称羨道：“果然才郎佳人，天下无双。”希真道：“自此后权且兄妹称呼。”二人领诺。万年对永清道：“我近来也对了头亲。”永清问是那家，万年道：“便是师父栾廷芳做媒，是他的外甥女儿。姓秦，现在父母俱无，乔寓在舅母家。闻知得那女子也甚贤德。”永清称贺，便说道：“泰山要请栾师父来聚义。”万年道：“你去不得，现在各处必然追捕。我代你一行，管请他来。闻师父近来情况也苦，正要去望他。”希真大喜。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万年便带几个原随的仆从，下山去请栾廷芳。丽卿便嘱咐带那甲来，万年笑道：“他肯来，便连老小一齐到，何在这副甲。”当时希真等送了万年下山，回寨分派职事，与刘广、苟桓商议：真祥麟仍把守山南燉煌炮台；刘麒把守山北炮台，照应山后事务；刘麟在东山下峥嵘谷口下寨，兼管水军；刘广、苟桓、苟英分做两翼，在西山下寨；范成龙管理钱粮出入，一切仓廩；丽卿在中军，做全军兵马总教头，掌管操演阵法，一切功罪赏罚；刘慧娘亦在中军，掌管一切工匠器械制造事务；永清参赞军机。分派停当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打造刀枪弓箭，铸造鸟枪大炮，又挑选巧妙匠人百余人，交慧娘，凭他竟想，制造攻守器具。希真道：“我等自此后，凡是官兵来战，只深沟高垒，可以守

得，不许与他对敌。若梁山泊来，便同他厮杀。”范成龙道：“现在山上钱粮，不敷一年支销。主帅又不肯去借粮，又不肯攻打州县，万一被官兵屯守要害，觑我便利，一过余年，岂不困守死了？”希真道：“我非不知，但我自有主见。攻城抢劫的勾当，我情愿死也不做。”

不日，祝万年回寨，见希真说道：“见过栾廷芳，劝他聚义，他起先不肯，小将再三说词，他单身到此。现在山下萧王庙内，不肯上来，要请主帅到彼一会。他说言语投机，方肯归附。”希真道：“这有何难！”便同万年、永清二人，带了从骑下山来。到萧王庙见了栾廷芳，希真先拜，分宾主坐下。希真看那栾廷芳，生得方面大耳，虎背熊腰，海下一部虬髯，身上甚是蓝缕，果然是个英雄。谈论了半日，彼此都是天神下界，又系同部，自然情投意洽。当下栾廷芳大喜道：“早知如此，相见恨晚。二位贤弟且陪陈头领回寨，我归家收拾了，便一齐都来。”希真甚是高兴。只见廷芳又低头说道：“小可有一言奉告。”希真道：“愿闻。”廷芳道：“实因舍下寒微，来此盘缠俱无。”希真矍然道：“我几忘了。”忙教人山寨里去取到黄金二镒，又白银二百两，一并送与廷芳。廷芳收了。永清又道：“弟子所寄的两副女甲，望同携来。”廷芳道：“万年贤弟已对我说了，我此番便带来。”不说希真等回寨。

且说栾廷芳不日赶回家中，收拾起了，装了两辆太平车子，同了妻房并甥女秦氏，一齐起身，把些账都还清了。就把那两副甲用油纸包好，放入箱内，外面又用粗木板箱护着，装入车内。自己骑了那匹旧日的战马。行了一日，当日无话。次日重复起行，忽远远望见一簇人，都骑着马奔来，

手中俱有兵器，约有二三十众。栾廷芳道：“歹人来了。”便约退了车辆，取那两口日月钢刀悬在腕下。只见那伙人扑到面前，为首一个大汉，乃是个少年英雄，面如冠玉，军官打扮。那人见了栾廷芳，叫声阿呀，翻身下马，拜在道旁。廷芳观看，不是别人，原来是栾廷玉的徒弟傅玉，现为东平都监。廷芳大喜，也忙下马相见。廷芳道：“贤弟何往？”傅玉道：“奉枢密院劄子，调往青州马陞镇，补授马陞镇都监。”廷芳道：“可喜，那里总管是云天彪。听说那人英雄，而且仁义待人，你去他标下却好。你此去想是过更生山？”傅玉道：“正要顺便去见师父。”廷芳道：“最妙，我正好托你带一封信。前面不是一座庙，我们就到那里去。”众人都上马。车仗在路上等着。

一行人到庙里，问庙祝讨副纸笔。那庙祝见傅玉恁般轩昂，连忙捧过文房四宝来。栾廷芳备细写了那信，交与傅玉。傅玉问道：“师叔如今挈家何往？”廷芳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因困守不过，已与陈希真相订，投猿臂寨入伙去了。”傅玉大惊道：“师叔，你为何也起这念头？只要清白，贫贱何妨。师叔既苦不过，何不屈到弟子任上去，将来好歹博个功名，何必失足绿林？”廷芳道：“承贤弟美意，但我也未尽为贫困，世上的酸咸我也尝些过。那陈希真却不比别处草寇，他并不拒敌官兵，并不滋扰地方，他一心只指望胜得梁山，作赎罪之计，而且为人正直。我到那里，倒有个出头日子。况祝万年两弟兄也都在彼，昨日我已相订了。贤弟由我去罢！”傅玉见劝不住，又闻得万年、永清两兄弟也去了，长叹一声道：“天道何故如此！”便叫从人取出一包银子，送与廷芳道：“师叔权买些路菜。”廷芳道：“我盘缠尽

有，你不要费心。”便起身道：“奉托之事，望勿迟缓。相见有日。”说罢，便出山门，仍就挂了双刀，傅玉相送上马，扬鞭竟去。傅玉叹息不已。回头见那庙祝候送，傅玉吩咐谢了庙祝，带了从骑，奔青州去了。

那栾廷芳上了大路，带着老小进发，不日到了猿臂寨。众英雄迎接上山，聚义厅上叙了礼。希真早已收拾了房间，当时安顿了廷芳的老小。一面叫山前山后都来参拜了新头领，杀猪宰羊，安排筵席。栾廷芳就把那甲箱取来，交代永清，当厅打开。丽卿已立在老儿背后。开了箱，扯去油纸，取出那两副甲来。只见霞光灿烂，浑身上下都是金锁连环，九龙吞口，前后护心明镜，周身猩红衬底。众人一齐喝彩，希真便教丽卿披上。丽卿大喜，叫那裨将脱去了罩衫儿，几个女兵上前取那甲来披在身上，搭好扣子，果然又轻又稳。丽卿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盼望了多日，取来却穿不着。不知为何穿不着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

却说丽卿得了那甲，为何穿不得？原来那副甲长出头二寸，背面两扇卷云披风，长过裙子，直拖着地。众人道：“可惜忒长。”丽卿道：“取那副来看。”栾廷芳道：“两副都一样尺寸。”丽卿道：“这却怎处？”希真笑道：“这也不难。你今年十九岁，身子还要长添哩，再过几年便穿得。”丽卿道：“却如何等待得，我想可以改得。”便唤了甲匠来看。那甲匠道：“拦腰处狮蛮带下有接缝，抽短来不妨，只是改掉可惜。”丽卿道：“你休管他可惜，只要改得看不出，仍旧要坚固，又要快。改得好，从重赏你。倘改坏了我的，要你两条腿回话。”甲匠道：“姑娘放心，小人用心做便了。”当厅领了那一副甲去。丽卿吩咐尉迟大娘把这一副收好了，穿了衣服，拜谢了永清。

自此栾廷芳、祝万年都归了猿臂寨，权坐客位，每日办酒筵庆贺。希真问起栾廷玉的消息，栾廷芳道：“家兄因那年祝家庄兵败之后，落荒逃到小将处，一同到泰安府求发官兵报仇。叵耐那知府贺刚，畏惧不肯发兵。家兄屡要自尽，经小将再三哭劝，就在小将署内住了，悔得大病了一场。过得几年，小将罢职闲居。家兄见小将家业萧条，自去奔更生山镇上，开了个酒肉饭店，不时有信来往，也说不甚赚钱。梁山泊那厮，当年只道家兄已死，也不来根寻。家兄恐被他

识得，改换了姓名，别人也不得知，只有他几个徒弟，如永清、万年二位贤弟便晓得。”希真感叹不已，说道：“他这般情况，何如也到这里来，贤婿与尊舅那位肯去走遭？”廷芳道：“不劳主帅耽忧，小将来时，曾途遇他的徒弟傅玉，小将备细写了一封信去。他若得知与祝家庄报仇，又知小将与二位贤弟在此，必然肯来。”希真与众人听罢大喜。万年、永清齐声道：“得师父、师伯来此相助，破梁山报仇有日了。”丽卿道：“这两日秋高气爽，正好用兵。再落下去，天寒冰冻，动手不得。奴看众儿郎近来阵势技艺，也都纯熟了。乘此际会，便起兵去剿灭了梁山泊那伙男女，不但报了冤仇，也教官家识得爹爹是个好人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不省得大事，休要多说。”

不日，差往梁山去的细作回来，报称：“梁山泊将兖州府、飞虎寨两处都打破了。知府被杀，飞虎寨总管真茂战死。城池地方都被梁山夺了去也。”希真大惊。数日间，东京细作也回，报称：“朝廷因宋江屡次攻打城池，天子震怒，特命种师道为山东安抚使，起兵征讨梁山。”希真大喜，因对众人道：“梁山泊势焰浩大，他招致我们不得，必来攻打。这厮又并吞了兖州，运粮甚便，若由青云山进兵攻我，势甚利害。我这里兵微将寡，粮草又不敷，如何抵敌。青云山正当冲衢咽喉，十分险峻。他若当做门户，进战退守，我等只好束手待毙。我的意见，乘种师道起兵，梁山泊照应西路官兵，天与我这机会，切不可失，可速去夺了他那青云山，先占了要害。南临芦川，北据虎门，这里四周围有肥田数千顷，就招抚流民耕种，梁山泊来攻时，我也进可以战，退可以守。老种经略相公三代名将，用兵如神，决能胜

得宋江。我就到他军前首先投诚，助他夹攻梁山，求他在天子前为我等开罪，那时也不怕高俅、童贯怎的奈何我们。此议如何？”众将都道：“主帅高见极是。”刘慧娘道：“甥女每于夜色晴明之天，登山顶观看天象，见青云山东南方，有白光浮起，下面必有银矿，估来约有数百万之数。若剿了青云山，此矿亦好开作军饷用。”希真道：“如此恰好。便是青云山的钱粮，也甚富足。只是那厮兵马强壮，有一万多人把守，急不易取。那位肯守山寨，老夫须自去走遭。”只见永清立起身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小婿不才，蒙泰山这般爱怜，倘肯委用，愿提二千人马，代泰山一行。管取了青云山，双手献上，以作进见之礼。只是便得了青云山，那魏河以北，张家道口，离得芦川又远，都是平原旷野，散漫无收，梁山泊大众拥来，我兵少仍难把守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贤婿肯去，吾甚放心。至于把守之说，我另有妙法。”丽卿道：“既是兄弟去时，孩儿愿同往。”栾廷芳道：“闻得狄雷那厮，使两柄赤铜锤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不可轻敌。”丽卿叫道：“他也不过是个人，你们都好去，单是奴家怕什么万夫不当！我便活捉了这万夫不当来，捉不得也割了他的头与你看。我偏要去！”永清道：“姊姊同去最好，只是要依着将令，不可混出主意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也为此放心不得。你既要去，诸事都要听兄弟的号令，不可托阿姊身分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不怕碎烦，吩咐多次了。兵权在他手，那有颠倒做之理！他要我怎地便怎地，如何？”众人皆大笑。

当日议定了，永清领兵，请栾廷芳、祝万年、真祥麟、陈丽卿四位英雄同往。挑选了吉日，已是九月尽十月初的天气，衰草风高，霜华日暖，点了二千兵马，往青云山进发。

那甲匠已将那副甲改好呈上，丽卿看了甚喜，重赏了甲匠。希真把了上马杯，送了他们起程，自己回寨。永清离山二十里扎下营寨，商议职事，栾廷芳要为先锋。丽卿道：“这先锋原是我的，你如何敢夺！”廷芳道：“姑娘虽是英雄，却不识阵上的利害。”丽卿道：“什么利害，只有你上过阵！”廷芳冷笑道：“姑娘既了得，为何败在高封手里？”丽卿大怒道：“高封只不过是妖法，并非人力，何足为凭，这也不是我短处。你如今敢和我并个输赢么？”廷芳道：“便与你比试，那个怯惧你。”丽卿越怒，便去尉迟大娘手里掣过梨花枪来。永清忙喝住道：“姊姊休乱弄！师父不可与他一般见识。此刻未到敌境，自己先这般乱，如何领众。我今不必用先锋，自有个道理。”丽卿道：“先锋不先锋且搁起，你师父笑得我高封都敌不过，他不曾遇着高封的妖法，只就本事上灭人。如今高封已死，不必说。我且同他分个上下，赢了他，先锋不做，打甚紧！”永清离了座位道：“泰山怎地吩咐来？姊姊既这般不伏气，小弟情愿告退，请泰山自己亲来。”丽卿怒气未息，一双星眼只睨着栾廷芳。廷芳低了头不做声。真祥麟、祝万年都来相劝，仍请永清升座。永清道：“我等把兵马分做三队：师父领了左队，真将军领了右队。”二将领了号令。永清道：“请姊姊帮我护持中军，哥哥也一同在此。”万年领命，丽卿只不做声。

少刻退帐，三人都到后帐坐下，丽卿告永清道：“奴家要请支令箭回山寨去了。”永清上前陪话道：“姊姊息怒，小弟有话奉告。”丽卿道：“你有甚话，你只帮护你的师父，我是无用之人，放了奴家回去罢。”一面说眼泡里滚下泪来，把脸回了转去，只顾剗剑靶上的丝绦。永清只得陪着笑

脸道：“望姊姊觑小弟之面，饶恕则个。他不合是我的师父，教我没法奈何他。”万年在旁边道：“栾廷芳虽是我们师父，他武艺又不见高。莫说妹子，便是我等，他也及不来。”永清道：“可不是哩，小弟们不过一日为师，故意让他些。”丽卿也明知是哄他，只好将就罢休，心里总不如意。当夜永清与万年商量，待丽卿睡了，请了栾廷芳来，把这事告诉了，因说道：“他是主帅的小姐，老子爱同珍宝，不争我们去得罪他，理正杀，也是我们的错。明日出阵时，只好屈师父如此如此，哄他欢喜，便了。”那栾廷芳也是懊悔，点头应允了。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栾廷芳见丽卿说道：“夜来小将言语冒犯，幸勿芥蒂。”丽卿道：“是奴家不识好歹。”永清大笑。忽探马来报道：“青云山差铁背狼崔豪，焚掠王家村，百姓都四散逃命。”永清便集众人商议。真祥麟献计道：“那厮既出外打劫，山寨必然空虚，我等就速发兵攻打他的巢穴，马到可破。那厮闻风转来，我等反客作主，必获大胜。”永清道：“将军之计虽妙，此处却用不得。那厮去打劫，必不肯全伙都下山。我泰山以仁义为重，只要除暴安良，百姓遭殃，岂可不去救。乘那厮得意之际不防备，就去败他一仗，夺了财物还百姓，显得我们山上的恩德。激怒了那厮，教他来厮杀。只是崔豪那厮了得，非勇猛上将，必不济事，那位肯去当先，便算头功。”说罢，看那丽卿，只见丽卿看着别处不做声。栾廷芳道：“老夫愿往。”永清道：“师父虽然英雄，恐非崔豪敌手。”廷芳道：“输了，甘当军令。”永清道：“虽则如此，我却不放心，烦真将军也带一支人马，半路上接应，我在此盼望捷音。这里便是青云山上一齐来，我同卿

姊姊在此，也不怕他。”二将领令，各带兵去了。永清与万年请丽卿饮酒，共守营寨。

次日报入寨来道：“崔豪那厮正劫了村坊，待要回山。栾将军邀击过去，杀败了他一阵，子女牛马，尽皆夺还百姓。二位将军回营来也。”永清大喜，出营迎接。献上首级无数，当时犒赏三军。廷芳道：“崔豪那厮好了得，我们几乎战他不过，幸亏真将军来救，方才杀退了他。”真祥麟道：“可惜姑娘不去，不然总擒了那厮来。”丽卿只不开颜，心中暗自冷笑道：“我又不是三岁孩子，这般哄我。你们只管去立功，干我屁事。我只碍着玉山郎的面皮，不然早回山寨去了。”永清见丽卿全不瞅睬廷芳，心中不悦。众将都心中不安。

当日拔寨进兵，直扣青云山下鹤鹊渡扎寨。晚上设筵庆贺，栾廷芳来辞席，称说有病。永清惊道：“怎地两个人都这般执拗。”便教万年去看来。万年到廷芳营里，只见那栾廷芳仰卧在胡床上，朝天吁气。万年道：“师父何故如此？当真有病么？”廷芳叹道：“我半世落魄，今遇陈道子，只道有出头日子，不合自己粗卤，得罪了这位公主娘娘。依你们夜来的话，特地放走崔豪，不敢贪功，看来也勾不转。大丈夫何至受女孩儿的闷气，我意欲投别处去。”万年道：“师父岂值与小孩子一般见识，他不肯出战，保他则甚。”栾廷芳道：“非也。他是主帅的爱女，我强杀是他老子帐下的人。如今恶了他，便他老子待我好，我也没趣。”万年道：“师父且慢，待弟子再见兄弟说开，那丫头如再执拗，便归去告他父亲。他父亲再偏护，我们大家走。”万年遂去对永清说了，永清道：“我自有调处，你须依我如此，真祥

麟我已吩咐过了。”万年领诺。

却说那崔豪收拾败兵奔回青云山，告诉狄雷道：“兄弟打王家村，正得了彩。不意拦腰杀出一路兵马，为首一将，骑一匹劣马，手用双刀了得。兄弟吃他杀败，把财帛油水都夺了转去。一路打听，知道是猿臂寨陈希真差来的什么双刀栾廷芳。”那艾叶豹子狄雷正端正要自己庆贺寿诞，办酒演戏快活，听得这阵拗口风，气得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，大怒道：“我同你一般做大王，各自吃饭另开门，前日白胜兄弟吃他害了，我正要去报仇，只因不得公明哥哥的将令，权且耐着。你倒先来撩蜂拨刺，此仇如何不报！”便传令教兄弟瘦面熊狄云，并那饿大虫姚顺、铁背狼崔豪，一齐点兵下山，请病关索杨雄、拚命三郎石秀二位头领，代守山寨。原来宋江、吴用闻知陈希真占了猿臂寨，攻城劫狱，打杀白胜。吴用料得希真利害，狄雷不是对手，又闻得东京种师道起兵，特飞速差人止住狄雷，叫他且慢报仇，且待对付了种师道，然后亲统大队兵马攻打猿臂寨。又恐怕希真先来攻青云山，叫杨雄、石秀就留在青云山，助狄雷小心镇守。当日狄雷请杨石二人守寨。正纷嚷间，忽报上来道：“猿臂寨兵马已到山下鹤鹑渡扎营。”狄雷愈怒，当时点兵，如飞也似的下山，对面下营。崔豪上前声喏道：“小弟败兵之仇，如何耐得，愿在前部。”狄雷准了。当叫崔豪挑战，狄雷亲出押阵。永清营内真祥麟出马。战了二十余合，真祥麟败了回去，两下收兵。

真祥麟见永清请罪道：“小将委实敌崔豪不过。”永清大惊，便对丽卿道：“姊姊何不去见一阵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你的师父装病，却推我出去。我不与他争能，只等你得了胜，

一同欢喜回山。我去万一也输了，一发吃你师父笑。”永清道：“姊姊只不以公事为重。”丽卿道：“并非不以公事为重，奴家不因兄弟面上，竟回去了，谁耐烦在这里。你们没有我就不厮杀！”永清懊恨不已。天色已晚。次日，崔豪又来讨战。万年道：“你们都怕，我去斩这匹夫。”当时提戟上马，引兵出迎。永清等只听得营外战鼓齐鸣，好半歇，万年败了回来，摇头道：“是利害，我又输了。”永清大怒道：“备我的马来。”当下装束停当，叫道：“哥哥、姊姊看守着。”永清大开营门，一马当先，列成阵势，大叫：“崔豪出来见我！”崔豪大骂道：“你们这伙奴才，无故侵我疆界，快来纳命！”永清大怒，拍马抡戟来斗，五六十合不分胜负，永清勒马回兵。

崔豪回营，狄雷见崔豪连日得胜，甚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崔兄弟虽不曾斩将，也杀得他屁滚尿流。好笑那厮们这般不经杀，也来生事。”姚顺道：“那厮莫非是用计？”狄雷道：“这算什么计，明是不耐杀。明日我只须留崔豪兄弟在此把守，破他足矣，我便回寨去了。”姚顺、狄云都道：“崔将军连日辛苦，明日我们替换去战。”崔豪杀得性起，高叫道：“何劳二位费手，我一个就扫尽了他，大哥只顾回山吃寿酒快活。小弟破了他们，出口鸟气，再来祝寿尽够哩。”狄雷大喜，吩咐兄弟狄云同崔豪把守山口，退了那厮就来，自己竟回山饒寿去了。次日崔豪教狄云守寨，引了众喽啰，耀武扬威杀奔永清营来。

却说永清回营，对丽卿道：“我战了六七十合，丝毫不得便宜，那厮真个了得。”丽卿也是惊疑。永清次日早上对万年道：“敌人这等利害，卿姊又与栾师父不睦，我们不如

乘机退兵，请泰山自来，免得大败。”万年、真祥麟道：“我等也这般想。栾师父又要散火投别处去，乘此退兵，就劝他回山，主帅或有法儿留他。”丽卿听了，心中也有些着急，暗想着：“真个如此？……只是栾廷芳那匹夫忒小觑我，奴家原想同他犟口气，争奈他们都要退兵，那匹夫万一真个逼走了，他们说都是我搅了局，爹爹责罚起来，如何当得？拷打一顿，倒在其次；万一自此以后，永不许我上阵厮杀，却怎好？况他又是玉郎的师父，没奈何，只有奴家下头低，让这匹夫一头罢。但是怎样转湾过来？”想了半歇，便问道：“你们都说那铁背狼崔豪了得，到底怎样一个人？”众人齐道：“那人穿一副铁叶甲，骑一匹黑马，头顶乌油盔，脸如锅底，使一枝笔杆浑铁枪，端的英雄。”丽卿私下对永清道：“你这人好呆，奴家又不真与栾廷芳寻事，只因他倚仗着师父身分，眼角里没人，不趁今日打下他头来，日后还放得他哩。奴家都为着你们……”永清呵呵大笑道：“原来为此，姊姊真自高见，小弟却再想不到。如今他已不敢强了，姊姊开豁了他罢。”丽卿对众人道：“不是奴家拿捏，叵耐栾廷芳小觑我，玉郎又不许奴家做先锋，奴家一时气不过，心就懒了。今我要会会那厮，只要栾廷芳押阵，奴家便出马。倘能斩了那厮，便省得退兵。”永清心中甚喜，说道：“前日不敢屈姊姊做先锋，一者不敢驱遣，二者碍着栾师父，姊姊恕罪。要栾师父押阵，敢怕他不肯。”便叫：“请栾将军来。只是崔豪那厮了得，小弟兀自战不过，恐姊姊也难取胜。”丽卿道：“胜得胜不得你且莫管，我总去便了。”

栾廷芳请到中军，丽卿道：“玉郎有令，要奴家出马战

崔豪。请栾师父押阵，照应奴家则个。”廷芳道：“姑娘上阵，小将应得奉陪。但是小将输与那厮，尚不伏气，意欲先战几个回合。倘再战不过，望姑娘来帮。”丽卿道：“也好。”永清甚喜，商议定了。适值辕门外来报，崔豪又来搦战。栾廷芳挂了双刀上马，摇旗呐喊杀出垓心。崔豪见是他来，也格外当心，恐战不过，便拍马来迎。来来往往，战了十五六合，廷芳虚幌一刀，败下阵去。崔豪道：“这厮今日为何不济，莫非有诈？”正要思量追赶，只见对面阵上战鼓大振，红旗开处，一员女将飞马挺枪，电光价射到。崔豪连忙接战，不上三五合，那里抵挡得住，大败而回。丽卿骤马追来，也防着他的暗算。那崔豪逃入阵里去，那阵上乱箭齐发。丽卿捻着梨花枪，搅开箭雨，直追入阵里去。栾廷芳望见大惊，忙叫鸣金。一片价的锣响，那里收得他住，冲开敌军，直杀入阵里去了。栾廷芳大叫：“阿也，我害了他！”忙叫起鼓，合阵兵马一齐上前接应。廷芳抡双刀当先，一面差人速报祝永清，吩咐众军道：“救不得小姐，休要回来。”正杀过去，只见敌军阵里大乱，那丽卿早已从西南角上杀出来，嘴边咬着一颗人头，杀得贼兵人仰马翻。廷芳吃了一惊，方识得他的本领。丽卿将崔豪首级挂在鞍轡，与廷芳一同往前掩杀，贼兵大败。

却说永清闻报，说丽卿单骑陷阵，深恐有失，忙传令尽起大营兵马接应，只留祥麟带中军兵守寨。永清对万年道：“倘卿姊已陷阵中，栾师父与他混战，我们去救也无益。我和你速分兵两路，抄他的营盘，卿姊的围自解了。”万年道：“正是。”二人分头杀去劫营，正遇青云山败兵逃回。永清叫火器兵当先，枪炮如雷，往贼营里轰击。那边万年也

放枪炮攻打。原来狄云见猿臂寨兵马屡败，不甚备防，竟被永清、万年杀入，夺了寨去。狄云从乱军中逃了性命。两面夹攻，杀得青云山的贼兵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渠，剩了几个好爹娘生下快腿的逃脱了。

祝永清、陈丽卿、栾廷芳、祝万年四人，合兵一处，大获全胜。真祥麟率众来迎，掌得胜鼓回营。众英雄都到中军，丽卿提了那颗崔豪的首级，血淋淋地掣在永清面前，道：“玉郎认认看，不知杀不杀错。”众皆大喜。栾廷芳上前拜伏道：“姑娘，廷芳今日心中服了。怎的我们都战他不过，遇着姑娘，马到成功。”丽卿道：“偶尔侥幸，算什么。你们都说他了得，我看并不见怎地。”少刻道：“哦，我省得了！你们大家商量通了，特地让我去杀他。”众人都笑起来，丽卿亦大笑道：“却着了你们的道儿。”便向栾廷芳深深的道了个万福，道：“栾师父，奴家是这般孩子气，饽饽性儿，麦杆爆仗。你有年纪人，幸勿挂怀。”栾廷芳笑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来，都是小将冲撞。”原来栾廷芳起先藐视他，后见他阵上了得，也当真敬服。那丽卿见众将这般让他，倒好生不过意，想道：“奴不过一个女孩儿家，他们却这般敬我，都是爹爹面上，奴家越要谦让才是。”丽卿又去谢了众人。永清大笑道：“幸亏师父与姊姊作喧，倒喧出一场大利市来。本意只为哄姊姊，却弄成骄兵之计。”众人都大笑。永清便传令拔营火速退兵。万年惊问道：“我兵大获全胜，正要进兵攻打，那青山一鼓可下，何故退兵？”永清笑道：“这事哥哥不知，只管依我速退。”祥麟道：“我识得了。我愿领一支人马在左侧埋伏，待他追来，用计胜他。”永清摇头道：“不要埋伏，快快走，少刻贼兵追来

也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他同我爹爹一般脾气，惯做气闷事，别人再没处摸头脑。往常他同爹爹说话，我在旁边听，一句也不懂。不依他，又是我们违令。”当时拔营都起，风驰电卷的退了。众人都不解其意。

却说青云山狄雷，正同杨雄、石秀、姚顺等在山寨饮酒看戏取乐，败兵报上山来道：“苦也！四哥吃猿臂寨一个穿连环金甲的女将，追入阵来，斩了去也。没一个人挡得定。大寨又被他两路兵劫了，杀成一片空地。”狄雷听罢，放声大哭。众好汉无不落泪。当时撤了戏筵，狄雷咬牙怒目道：“我不灭了猿臂寨，誓不回山。齐发山寨的兵，大家都去。望杨石二位头领助我。”杨石二人道：“这何消说。”忽又一起报来道：“猿臂寨拔营都退去了。”狄雷一发大怒道：“你得了便宜便走，好道教你走不脱，速去追赶。”石秀忙劝道：“那厮得了胜，反把兵退，其中必有诈。况且吴学究再三吩咐，说陈希真那厮诡计多端，不可轻敌。他必是用埋伏计诱我们，我们去追，必中他机会。不如暂息一时之怒，我去飞报公明哥哥，起大兵来报仇。”狄雷大叫道：“崔家兄弟被他白杀了去，还这般慢腾腾地，我不就与他报仇，誓不为人。”石秀道：“既这般说，我们把兵马先后分做两起，倘有埋伏，却好救应。山寨必须分兵看守。”

当下狄雷同石秀领第一拨人马先发，杨雄同狄云领第二拨随后，留姚顺看守山寨，旋风也似来追永清。到了鹤鹑渡，乱尸堆里寻了崔豪的没头尸首，大家哭了一场，叫抬回山去盛殓。狄雷道：“那女将不知什么名字。”石秀道：“就是所说的那陈希真的女儿，叫做女飞卫陈丽卿。那婆娘委实勇猛了得，我梁山上孔亮也死在他手，今日又害了崔兄弟。

只有是他，更要备防，这厮会妖法。”狄雷咬牙道：“说起我也有些记得，那日我去接应张清，同武二撞着一个骑红马使枪剑的女子，兀是赢他不得，想必是此人。我如今捉住这贱人，劈尸万段。”当时催兵进发，一路却并无埋伏。前面探马来报道：“猿臂寨的兵马都在伍公坡，扎下三座营寨。”狄雷也勒住兵马，等后队到来，一齐安营。狄雷叫兵马略息，便要出战。杨雄、石秀都道：“奔走辛苦了，明日交锋罢。”狄雷那里忍得，说道：“他也是方到，我们乘此锐气，便去攻打。”当时留狄云看营，点齐喽啰，同杨雄、石秀一齐到永清营前讨战。永清提兵出阵，左有陈丽卿，右有栾廷芳、真祥麟。两阵对圆，狄雷横摆两柄赤铜锤出马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，无故犯我大寨，伤我大将。”祝永清亦大骂道：“万死杀才，你认得祝家庄的老爷么！岂但捣你这巢穴，连梁山泊一班横死贼，都扫荡尽了，方泄吾恨。”正要出马，只见栾廷芳一马飞出，抡双刀直取狄雷。狄雷大怒，奋双锤来迎。鼓角齐鸣，两个好汉并了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只见两口刀如双龙戏海，两柄锤似赶月流星。又战了好久，永清见栾廷芳不能取胜，便拍马挺戟杀出核心。杨雄、石秀一齐都出，这边真祥麟也到。六员将捉对厮杀，战鼓齐鸣。天色已晚，两下里只得权且收兵。

永清回营，真祥麟笑道：“今日姑娘却恁地斯文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你们大家都让我，我也让你们一次。”众人大笑。栾廷芳道：“狄雷果然了得，却怎样胜他？”永清道：“一勇之夫，取他何难。”便吩咐众将：“明日仍用虎铃阵。”丽卿道：“你们今日见一匹好马么？”永清道：“在那里？”丽卿道：“便是同真将军厮杀的，那白面后生骑的那匹白马。那

将旗号上写着不知是什么命三郎？”廷芳道：“便是那拚命三郎石秀，还有那病关索杨雄。”永清道：“这两个便是害我家的火头。”丽卿道：“咳，何不早说，便先结果了那厮！”

到了次日，永清对丽卿道：“今日用虎铃阵，姊姊领正兵当先，须要如此。”丽卿点头道：“我操演过几次，理会得。”当时放炮出营。狄雷仍领杨石二人齐来，射住阵脚。丽卿大叫道：“什么拚命三郎，出来与你姑娘拚命！”石秀飞马出阵，大骂道：“兀那婆娘，老爷正要对付你。”挺枪杀来，丽卿迎住大战。石秀虽然英雄，怎当得丽卿神力天生，枪法敏捷，自己又增出解数，无人测摸得。三四十合，石秀渐渐抵敌不住。狄雷见了，正要出马，只见杨雄先奔上去相助。两个好汉双战丽卿，兀是遮拦多攻取少。狄雷便拍马奋锤，三面夹攻。丽卿拨马往斜刺便走，杨雄当选追来，却忘了他的弓箭利害。石秀在后面眼快，大叫：“休放暗箭！”杨雄急闪，弓弦响处，左臂上早着。杨雄带箭勒马便回。丽卿收了弓，兜转马追来，石秀连忙挡住。狄雷见杨雄中箭，大怒，抡锤来助石秀。众喽啰救回杨雄。狄雷那两柄锤，直上直下劈进来。丽卿见他勇猛，又有石秀夹攻，听得本阵不住的鸣金，只得回马。狄雷、石秀也怕他弓箭，不敢便追。丽卿立马骂道：“两个匹夫，敢这里来领死么？”二人大怒，一齐追来。丽卿略迎了几合，竟奔回阵去，那阵便退了下去。石透道：“这厮无故收兵，恐有暗算。”狄雷道：“我们人马多于他四五倍，怕他什么暗算！”便回阵叫起鼓追赶。

青云山的兵呐喊摇旗杀来，猿臂寨的兵只顾奔走。忽然

阵里拥出一彪步兵，都穿着虎皮衣服，手执钢叉，背着葫芦，一字摆开。只见那葫芦里都冒出黄烟来，霎时迷得对面阵里不见一人。狄雷恐是妖法，叫：“且慢追！”勒住兵马，聚在一处。只见黄烟散尽，却是一片空地，并没一个人影。狄雷、石秀都吃一惊，正要发探马，忽听得连珠炮响，四面喊声大振，猿臂寨人马已抄两边杀来，贼兵乱窜，狄雷那里收得住。左边是祝永清，右边是祝万年，带领虎衣壮士，旋风也似卷来。狄雷、石秀大败逃回。石秀手腕已被万年划伤，鲜血淋漓。正逃时，只见一队红旗，丽卿迎面拦住。二人那有心恋战，只管夺路而走。丽卿那些女儿郎，人人骁勇，个个争先，痛杀了一阵。狄云来接应回去。

狄雷领败兵逃回，折了无数人马，受伤的不算。那杨雄左臂被丽卿的箭把肥肉穿过，取出箭杆，血流不止，脸都黄了。狄雷气冲斗牛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反叫二位受伤，请回本寨将息。索性教姚顺兄弟，尽起本寨人马来，与那厮拼个死活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不妨事，只请杨雄哥哥回梁山山寨去，便禀过公明兄长，多请几位头领来报仇。姚顺哥哥镇守山寨，是紧要事，离开恐人暗算。”狄雷道：“此刻官兵不敢觑探我们，姚顺兄弟暂离不妨，只留七八百人把守，不害事。”便一面差人护送杨雄回梁山泊，一面差人叫姚顺尽起山寨兵，星夜来助战。石秀那里劝得住。早有做细的回报祝永清。永清闻知青云山的兵马齐来，大喜道：“我料这贼必然中计。”便吩咐众人道：“各处深沟高垒，休同他战，只趁他的便。数日内，便夺他山寨也。”众人都不信。永清一面申报陈希真。

次日，狄雷恶恨恨的领了兵马来挑战。众将依令，紧守

不出，由他叫骂。狄雷连攻了三日，永清只同众将高会吃酒，不去睬他。第四日，忽报狄雷差人下战书。永清唤进来，拆书观看，上写着道：“狄某与贵寨素无仇隙，不知何故，兴此无名之师。今狄某念兄弟情分，如肯将崔豪首级见还，情愿拜投大寨，杜绝梁山。如不俯允，请出营来厮拼。”永清看罢，对来人道：“梁山是我的切齿怨仇，杨雄、石秀更是火种头儿。你主帅之言，也难凭信。如果真心，先把杨雄、石秀的首级送来，我便退兵，永结盟好。”来人道：“杨雄前日送回梁山去了，石秀尚在营里。家主曾说，如将军肯准讲和，便将他献出，另备花红表礼，一切犒劳奉上。”永清道：“既这般说，我也不是生事的。你去对你主将说了，但送出石秀，我便将崔豪首级送还，再登门陪罪。”便付了回信，来人领命去了。不多时，转来报道：“狄头领差姚头领来拜祝将军。”永清吩咐开门迎接。姚顺只带十几个伴当，摇摇摆摆进来，叙宾主礼坐下，呈上狄雷回书，书道：“石秀那厮急切不能擒他，今晚灌醉，缚上献上。恐不见信，先送姚顺到贵营为质当。”永清看罢，大笑道：“狄头领如此多心，我永清却最直爽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那有不信之理！崔将军尊首，我已用木匣装好，即先送归。”当时将崔豪首级请出，点起香烛，众好汉都拜了，当交从人送回。一面酒筵款待，姚顺吃得酩酊大醉，永清教扶归廷芳营里安寝。

丽卿从后帐出来，对永清道：“爹爹教你取青云山做险要，你却与他讲和，得知他心是你心？今日退兵，他仍去帮梁山怎好？”永清大笑道：“姊姊真是老实人，斩狄雷，取青云山，只在今夜，那个说要退兵！这厮到我手里来使乖，

早哩。”丽卿又惊又喜道：“兄弟，你使甚妙计？”永清正说时，只见真祥麟来见道：“狄雷来讲和，恐防有诈。”永清笑道：“待你说哩，我早已安排了。”便吩咐众将如此如此，“大小军卒随身各带干粮，只破了青云山，方收兵。今日下半日，各归帐房，将息精神，准备通宵厮杀。”丽卿大喜道：“你的聪明真与爹爹无二，怪不得爹爹恁般欢喜你。”天色已晚，饱吃了战饭，一应杂役人等，都约退十余里。取出姚顺一千人，都就帐前斩了。大家分头去干事。

却说狄雷接了崔豪的首级，只道永清中计，便对石秀道：“石头领真是妙算。”便请石秀守寨，叫狄云取永清左营，姚顺取右营，自取中路。二更时分，衔枚杀入永清营里。扑进去却是空的，一人不见。狄雷大惊，情知中计，急忙退兵，却又并无埋伏兵杀出。行至半路，忽望见本寨火光冲天，数十喽啰来报道：“不好也，吃敌兵劫了寨也。石头领敌不住，落荒走了。”狄雷大惊，忙催兵来救。战鼓震天，火把影里，永清跃马挺戟杀来。狄雷、狄云、姚顺一齐抵敌。喊声大起，祝万年从左边杀来，栾廷芳从右边杀来，两军混战。栾廷芳钢刀闪处，把姚顺劈于马下。狄雷、狄云死命杀条血路，领败兵逃回青云山，只恨爷娘生得腿短，一步跨不到。走到天色黎明，人困马乏，半路上遇着守寨败兵说道：“石头领在前面不远，山寨已被贼兵攻破了。真祥麟堵住鹳鹑渡，回去不得。”狄雷、狄云只叫得苦。狄云道：“我们且会了石头领，商议投奔公明哥哥处，再来报仇。”正催兵前进，忽然炮声响亮，林子里飞出一队红旗，丽卿大叫：“匹夫留下命去！”狄雷大怒，把头盔丢在地下，道：“便死也要杀了你这贱人。”奋锤来迎，狄云随后也来。祝

永清等一齐追到，真祥麟也来接应。混杀一阵，狄云被乱兵冲散。狄雷晓得不是话，大吼一声，往西北上杀去走了。

永清到鹤鹑渡，收聚得胜兵，会合栾廷芳、祝万年、真祥麟，攻打青云山。那山上把守的头目，情知抵敌不住，开关投降。永清准降，都进山寨，到聚义厅上坐下，把崔豪的棺木抬去焚化了。打破营寨，是祝万年的功劳；杀姚顺，是栾廷芳的功劳；诈称青云山已破，断截狄雷的归路，是真祥麟的功劳。打破了青云山，日才晌午，数内单单不见丽卿回营。永清忙叫人四下寻觅，并无下落。永清十分惊疑，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正是：军中英俊逍遥去，阵外风云遇合来。毕竟丽卿去向何方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

却说永清不见丽卿的下落，十分着急，忙叫查问。少刻，丽卿跟随的那些女兵，随着尉迟大娘都回来，一个不少。都说道：“大军混战之际，姑娘追一员贼将，往正北上去。姑娘的马快，婢子们赶不上，只好先回。”永清叫苦道：“怎地只是孩子气，万一失陷了怎好？待我亲去寻他。”真祥麟道：“将军不可轻动，待小将去寻。”祥麟请了令箭，带了百十骑人马，并同尉迟大娘那几个女头目，往他去的那条路上追去寻觅。永清又请万年也带些人，分头去寻。

原来丽卿在林子边混战之时，被他看见了石秀，挺枪骤马直奔过去。石秀见了大惊，带着伤那敢迎敌，拨马加鞭，落荒逃命。丽卿那里肯舍，很命追赶。幸亏石秀也骑的是千里名马，那匹穿云电一时还追不上。正是：前面的飞云掣电，后面的猛弩离弦。一霎时追了二十多里，看看渐隔得近了，丽卿便放箭射去，却还射不到。面前已是一座大岭阻住，石秀顺着大路纵马上山。丽卿见他奔入树林，也飞马追上山来，那匹枣骝窜山跳涧，如履平地，有甚追不得。丽卿扑到林子里，那石秀几个湾转不见了。

丽卿见林子那面路杂，没处寻查，盘过山岭，看那面岭下一片平阳，有几处人烟。丽卿想：“这厮莫非走那里去，我已到此，索性再去寻一转。真寻不得，便饶了他。”遂纵

马下山，顺那平阳路张望。忽见左侧山脚边来了一个大汉，骑着匹点子高头马，紫棠面皮，颊边几根虎须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穿一领酱色战袍，系一条玄色战裙。随着四五个伴当，都跨口腰刀，挑着些行李。一个伴当掬着一口泼风九环大砍刀，都走到路口。那大汉见了丽卿，兜住了马，只顾看他。丽卿往前行，那大汉随在后面亦跟上来，不落眼的从头至脚细看。丽卿回头道：“兀那汉子，有些傻角，不走你的路，只管看我做甚！”那大汉道：“咦，我自己生了眼睛，你敢不许我看！怕人看，不要抛头露面。”丽卿大怒道：“你这厮到我手里讨野火么？活得不耐烦，便上来领枪。”那大汉哈哈大笑道：“多少了得女郎都见过，稀罕你这雌儿。”丽卿大怒，挺枪便取那大汉。那大汉忙抢那口大砍刀架住。两人就那空阔所在，并了四十多合，两边毫无破绽。丽卿道：“你这厮好刀法！”那大汉叫道：“且住，有话问你。”各收了兵器。丽卿道：“快说！”那大汉道：“兀那红姑娘，你莫非当真是东京陈提辖的令爱陈丽卿小姐么？”丽卿道：“除了我，更有那个是他！”那大汉听了呵呵大笑，滚鞍下马道：“姑娘，你何不早说，想杀我也。”撇了大刀，在草地上扑翻虎躯便拜。丽卿恐有暗算，逼住枪问道：“好汉高姓大名？何处识得奴家父女来？”那大汉拜罢，立起身道：“姑娘自不认识我，我也只争得几日不会得姑娘。我便是江南风云庄上的风会是也。”丽卿叫声：“阿也！原来是风二伯伯。”忙跳下马，插了枪，折花枝的拜倒。风会忙回拜了。丽卿道：“适才侄女冲撞二伯伯。二伯伯却从那里来？”风会道：“从家乡来。方才恕小人无礼。姑娘何故一人到此？”丽卿道：“我那云龙兄弟可好？云祖公安否？”风

会道：“都好。云龙同我往他老子任上去，从此经过。他在后面那人家处修刀鞘就来，是我先行一步。”丽卿大喜，道：“他在那里？”风会指着一处人家道：“他在那向，好道就来也。”丽卿道：“我们何不迎上去。”风会道：“何用性急。”叫一个伴当道：“你去看看云官人，为何还不来。见他可说东京陈小姐在此。”

那伴当跑上去，没多时，只望见那村口一个少年，带着两个人，骑匹白马，缓辔而来。风会道：“他已来也。”只见那伴当急跑上去，到马前回指着说了几句。那云龙把马加了两鞭，泼刺刺的赶到面前，飞身下马，与丽卿相见，满面笑容道：“姊姊，那阵风儿吹你到这里，伯父安否？”丽卿道：“一言难尽。我爹爹为你的丈人被贪官逼迫不过。愚姊同你分手之后，无一日不记挂你。我的爹爹没奈何，权去猿臂寨避难。你的爹爹又错怪了你的丈人。我又没处得你个信。”风会笑道：“这些事我们都知道了，只请问姑娘何故一人到这里来。”丽卿道：“我忧得你苦。如今我爹爹要夺那青云山用，教玉郎兄弟领兵，昨夜杀败了那厮们，有一个叫什么拚命三郎，说是我的仇人。我要杀那狗头，他却怕我，直追到这里不见了，兄弟可曾看见？是个骑白马的后生。”云龙道：“却不曾打眼，想是落荒逃脱了，追也无益。”丽卿道：“造化了这厮，我们回去休。”风会、云龙商量道：“我们就去转转。”丽卿大喜，就地上拔起枪，飞身上马。风会、云龙也都骑了马，带了从人，都过岭来，寻路回青云山。风会道：“方才见姑娘这般模样，又带着东京口音，也有些疑心，那知果然有你。姑娘真好枪法，怪不得云威相公都佩服。”丽卿道：“二伯伯的大砍刀端的整齐，奴

家那里攻得进。”云龙惊道：“二位几时交过手？”丽卿笑道：“我是不认识二伯伯，你又不来，我们好杀得热闹。”风会大笑。云龙道：“姊姊方才说什么玉郎兄弟领兵，是那一位？”丽卿道：“便是你那表兄，会写字的祝玉山。我叫他做兄弟，有时顺口叫他玉郎。”云龙、风会都惊讶道：“怎的玉山也到这里？”丽卿道：“来了多日了。”遂把永清的事从头说了一遍。风会、云龙都感叹不已。“如今我爹爹十分欢喜他，已把奴家许配了他也。你那表兄果然了得。”风会、云龙都称羨不已。云龙道：“姊姊，你又是我的嫂子。”丽卿大笑。

三人在马上说着话，已走了十多里。只见左侧拥出一彪人马来，乃是真祥麟、祝万年寻到。二人见了大喜，祥麟道：“害杀人的姑娘，那里不寻遍，快回去，把你那玉郎急坏了。”万年道：“我们已在青云山寨里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奴家又不是三四岁的孩子，敢怕吃那个拐骗了去，他却恁般干着急。既如此说，你们都来相见了，我先回去，叫他放心。”说罢，纵马加鞭，竟自抢先去了。万年、祥麟、风会、云龙四人相见，各道姓名，方知是一家人。万年与云龙自幼曾会过，此刻也不认识。当时四人大喜，一齐回寨。

却说丽卿飞马跑回青云山，把关的忙去通报，放他上来。永清听得又喜又恨，见了丽卿埋怨道：“姊姊，你是怎地？军营里勾当，不是这般作耍。你万一犯了军令，教我怎生摆布？”丽卿缴了令，说道：“不是奴家多事，一者看见了那仇人，放不过他；二者要夺他那匹马来送你。却吃那厮走了。”永清道：“可会着真将军同二哥否？”丽卿道：“都见的。他们同风会二伯伯、云龙兄弟一齐来了。我恐你记

挂，先跑回来。”永清惊问：“怎地却遇见风会、云龙？”丽卿把那项事说了。永清大喜，叫预备迎接。

须臾四筹好汉都到大寨，风会、云龙与永清见了，栾廷芳也通了姓名，众人大喜。风、云二人方识得栾廷芳。当晚就把贺功的酒席与风会、云龙接风。席上永清说到被魏虎臣逼迫，与云龙写《出师表》的话，云龙洒泪不止，众人都叹口气。丽卿说起安乐村全家逃难的话，对云龙笑道：“你那个浑家，我从千军万马里救出来，你却怎生谢我？”众人都大笑。风会说到希真父女离风云庄之后，“我等趁势荡涤了冷艳山，我等都因此得了功名，子仪不敢与尊翁叙功。我等官爵，皆出姑娘的威力。”丽卿不会说谦让的话，只说道：“这算得什么。”众人欢喜畅饮，至半夜方散。

永清恐降兵为害，把来四散屯开，将亲军保护中寨。破了青云山，得了粮米七十余万担，战马五千余匹，钱粮器械金银财帛不计其数。降兵四千余人，有受伤的，都叫去医治；战场上逃脱的，转来都准投降。一面将仓库封好，一面飞报希真。

不日希真带了五百多名壮士，将着犒赏物件到来。永清开关，大排队伍迎接。希真进寨升厅，慰劳犒赏都毕，退堂与风会、云龙相见，大喜。只见谢德、娄熊都过来参见永清，永清大惊道：“二位将军为何也在此？”希真道：“你出兵不久，景阳镇兵变，二位将军来聚义，那镇上六千多官兵都归了我们。”永清忙问：“怎地兵变？”谢德、娄熊道：“小将们杀了沈安，只说将军是失陷在猿臂寨，魏虎臣倒被我们蒙过。怎奈魏虎臣那厮刻扣军粮，一味贪恶，自己置造花园，不管别人饥冻，人人怨恨。后来吃沈明那厮打出杀

他兄弟，他去首告了。那魏虎臣来捉我们，吃小将们先得知，索性把沈明那厮也杀了，同了百余人投奔大寨。谁想那魏虎臣捉我们不得，却把别人来晦气。众人大家不服，杀了魏虎臣，一齐反了。那兵马都监也逃走了。小将们幸蒙收录。”永清听罢，嗟讶不已。

陈希真对永清道：“我接到你的文书，说青云山一齐都来，料道你破敌必在早晚，今日却成功了。那厮们必去梁山求救，万一梁山上当真来，我为此放心不下，所以亲到。慧娘甥女说这里有银矿，我本要带他同来采看，又好叫他在张家道口相度地脉，起造炮台碉楼。那知这妮子闻得云龙贤侄在此，却害羞不肯来。刘姨丈务要屈风二哥、云贤侄到彼一叙，贤侄休要推却。”云龙道：“小侄亦不敢久居，恐家大人记念。既蒙家岳相召，小侄前去拜见，就在那里动身，此处不转来了。”风会道：“此说甚是。你来走吴家疃，取路最便，我在那向客店相等便了。”云龙道：“二伯伯何妨同去。”风会道：“不必，你们翁婿相见，少不得有番谈论，不值我在里面鬼混。”众人都大笑。希真道：“卿儿，你在此没事，可送了兄弟同去；兄弟起身后，你可同了秀妹妹来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说梁山上那厮们就要来，却怎地不许孩儿在此？”希真道：“胡说。梁山上来不来未定，便是来，你去了回来尽够，不叫你落后。”云龙当日拜辞了众位好汉，带了几个伴当，同丽卿到猿臂寨去。

这里希真与众人相叙，一面多发细作，打听梁山消息。过了几日，山下报上来道：“关外有两个大汉，带着三五十人，斩了狄雷，将首级献上，要见主帅。”希真同众人都吃了一惊，问那两个人叫甚名字。喽啰道：“他有手本在此。”

希真取来一看，大喜，原来就是栾廷玉。众人无不欢喜。希真同众英雄一齐下山，到了关外，迎接上山，厅上重见了礼。希真看那栾廷玉，方面大耳，五柳长须，八尺以上身材。那个大汉面如锅底，眼如黄金，须如铁丝，声如铜钟，身長九尺，威风凛凛，众人却不认识。希真道：“这位好汉高姓大名？”栾廷玉道：“是小人的结义兄弟，本贯南山镇上人，姓王，双名天霸，祖上也是军官。这位兄弟两臂有数千斤实力，惯使一枝笔挝，重八十斤，江湖上取他一个浑名叫做‘赛存孝’。小人得了廷芳兄弟的信，便邀他同到贵寨聚义，行至半路，遇见狄雷这厮正在那里剪径，吃小人两个拼了他。方知青云山已是收伏，故而取了他的首级，径投这里来，望赐收录，愿执鞭随镫，剿灭梁山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得二位英雄光辉小寨，破梁山有何难哉！”王天霸道：“陈将军用小人时，万死不辞。”万年、永清来参拜栾廷玉，廷玉跪在尘埃，痛哭不止。万年、永清道：“师伯何故如此？”廷玉道：“尊府阖家性命都害在廷玉手里，有甚面目敢见贤弟。但愿仗众位英雄威福，报尽了冤仇，便随令先兄于地下。”说罢，号哭失声。众人再三劝解，无不陪眼泪。希真道：“仁兄虽是忠义，但必要如此小见，竟是妇人之仁了。自古英雄豪杰，谁无失算之处，祝舍亲在九泉，断不怨怅仁兄。”万年、永清都道：“何尝不是师伯错，休要这般引咎。”众人又再三说，廷玉方才收泪立起。希真吩咐办酒筵接风庆贺，叫大小头目都来参拜了。希真又吩咐道：“狄雷也是一寨之主，那颗首级不要暴露他，以礼埋葬了。”众人无不称赞希真仁德。

次日风会一定要行，众人挽留不住，只得祖饯相送。希

真又修了一封书与云天彪，交与风会。风会谢了众人，辞别了，带着伴当，到吴家疃等待云龙。

却说丽卿同云龙到了猿臂寨，刘广接上山去相见了。刘广见女婿这一表人物，怎不欢喜，当时引到后堂，云龙参拜了丈母。刘广的夫人见了，甚是欢喜，对刘麒的娘子道：“惭愧，不弱于祝永清。”丽卿暗笑。当时问候都毕，仍出堂来。刘广办酒筵款待，自不必说。住了几日，云龙再三告辞，刘广只得备了些礼物相送。自己送到山下，又叫两个儿子代送一程，丽卿亦要送一程，四人同行。云龙私下问丽卿道：“你那表妹到底怎样一个？”丽卿大笑道：“不用记挂，比我好得多哩！他玲珑剔透的心肝，那似我这般愚笨。可惜我恐姨夫要见怪，不然，我该硬抱了他出来与你看了，好放心。”云龙大笑。天色将晚，刘麒道：“前面已是界外了，妹丈一路保重。”当时叫人将带来的酒席摆下。四人席地而坐，都把了盏，大家起身洒泪而别。云龙星夜赶到吴家疃，与风会取齐，一同到青州去。慢表。

却说刘麒等三人回猿臂寨，已是二更天气，丽卿便催慧娘动身同到青云山。慧娘道：“姊姊赶甚死急，明日也来得及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你那人已去了，还怕撞着那个？”慧娘道：“怎地姊姊只管这般风风失失，我也有些行头要收拾起。不过去相度地脉，有甚紧急军务，大姨夫又没有限期与你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你那知我的喉急，万一梁山上那厮们已到，爹爹同他们厮杀，却吃别个抢了头功去。”慧娘笑道：“你放一百二十个心，我同你赌：梁山上如果敢来，我输与你。安稳睡觉去，明日早行！”

到了次日，慧娘叫侍女们带了随身行头起身，飞楼、青

狮无用处，不必带着。刘广爱惜女儿，不许他骑头口，备了一乘飞轿与他坐了，点了百余名喽啰护送。那几个轿夫该晦气，丽卿嫌他们走得慢，直骂了一路。到了青云山，丽卿、慧娘同进山寨。慧娘与众头领都见了，希真便叫慧娘去探看银苗。慧娘道：“白昼有日光映耀，看不清楚，须得夜静。何不先去看筑城的地基？”希真甚喜，便留众将守寨，同慧娘带了亲随壮士，连日下山相看地利。那山南原有一座空城，向驻一员捕盗巡检，城内面开方五六里。后因移置别处，空城仍在。慧娘对希真道：“这座城却也起得还好，就修理了，不必去改造他。却用不着四门，东门把来塞了，西门、南门外面都做了子城。”用马鞭指着道：“这北门外起造两带土阡，接连着青云山脚，做个关防。”二人又进城去看一转，只见那城门的门扇都无了，城里的衰草撞着马腹，一个人都不见，一间房屋都没有。只有一座演武厅，也大半倒塌了，面前好似一个教场。照墙外边又有一座破庙，有识得的说道是座关王庙。后面还有个城隍殿。

二人看了出来，纵马往南去。一路上慧娘叫侍女们捧着罗经，擎着标竿，他忽然骑马，忽然步行，东边去张，西边去望，指指划划的说道：某处好造炮台，某处好起碉楼，某处好掘壕堑，某处好设立墩煌。但说来的言语，希真无不合意，无不佩服。一连两三日，把那周围的形势都看了，仍回青云山寨。

众英雄都动问形势的话，慧娘只是锁着柳眉，低头不语。希真道：“甥女沉吟甚么，莫非为那张家道口？”慧娘道：“正是。甥女看这局势，只有正北上的虎门最险要，两山来龙逼紧当中一条路，靠着艾山，真象虎爪踞地一般。那

里起造两座炮台，只消千余人把守，任他数十万雄兵，也攻打不入。那芦川一带接连猿臂寨，多设立燉煌碉楼，也把守得。只是那张家道口，亘连十余里，平坦坦一个生根的所在都没有。梁山泊若全伙往这里掩来，休说把守，便是逃避，急切也没处躲。只有筑一带砖城，设立壕沟，直抵魏河，方是上策。这个功程又浩大，一年半载不得了。梁山上岂肯等我筑好了城方来！”希真大笑道：“贤甥女不必耽忧，老夫早有安排了。只就那张家道口，居中起一座高台，要十二丈高低，上面盖造一座钟楼，把我祭炼的那口五千四百斤九阳钟，运上去挂了。那怕宋江那厮们都来，他要走这条路，捉得他一个不剩。”众人都请问其故，希真道：“你等不知，我祭炼那口神钟，正为今日之用。那口钟上的符篆宝篆都包藏先天纯阳元炁，善能收摄有情的精神。一声撞动，方圆九里之内，但是飞走活物，都如醉如痴，动弹不得。直待一个周时方能甦醒，却不伤性命。那怕你闷了耳朵，都不济事。只要太阴元精秘字镇住泥丸宫，便无妨害。我已制下几千顶巾儿，与自己的人戴了，看守此钟。那怕梁山的兵马利害，除非他不走这条路，但来时个个上当。本师张真人时常吩咐我说：都篆大法，不到危急时不宜轻用，到得人力不继之时用了，方不犯天律。正是谓此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各骇异。

不日，那往梁山探军情的细作都回来道：“宋江已知青云山破了，因闻云总管引青州兵攻打清真山，十分紧急，老种经略相公不日又要来征讨，宋江却不敢来救这里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也料那厮们未必敢来，但不可不防备他走冷着，各处仍要严密把守。”当晚慧娘要去看银苗，希真恐他辛苦，叫他早睡。

次日到夜分，希真吩咐多点火把，照耀着一同下山，直到青云山东南山脚银苗之处，看了一转，指点了表记回寨。慧娘估来，约有五百余万两白银，靠里面还有石青不少，可以采掘鼓铸青铜。众人都大喜。慧娘又把那起造炮台碉楼的图形绘出，呈与希真。希真看了甚喜，便依他的法儿：芦川一带建立碉楼二十余处，墩煌接连不断；虎门设立一座虎爪关，关旁起两座炮台；正西上先起造那九阳钟楼，一字儿造了四座炮台，八座碉楼，面前都掘了深濠。就采办木料，烧砖运土，叫祝万年监工起造。叫刘慧娘做开银矿的监督，慧娘道：“开银矿的弊端最多，甥女不善查察，求另派精明强干之人。”希真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便教真祥麟去替出范成龙来做银矿监督。希真又吩咐道：“冬令将到，天寒地冻，须要并工赶办。”祝万年、范成龙领命。又教栾廷玉、王天霸统领铁骑，周围巡查，防有官兵冲突；遇有散亡失业流民，便招抚入寨耕种。

不日，范成龙来报：“银矿内石青下面，又掘出白垩无数。部下头目侯达，系南昌窑户出身。他说识得此垩，可烧磁器，弃掉可惜。特来禀知。”希真便唤侯达来问。侯达禀道：“小人祖籍南昌，世代惯烧磁器，小人也深晓得火法，因见此白垩，不让于定窑细泥，若烧起来，定得好器皿。”希真道：“果如此，也是本寨出产，各处销售，可以添助军饷。”就重赏侯达，派做磁窑总局头目，侯达领命谢了。侯达又举荐同乡数十人，都是窑户中塑坯、挂油、上彩等工匠，希真就都派作董事，教侯达管领。范成龙将银两、铜斤煎出，陆续存库；祝万年督领夫役，昼夜兼工，建造各处碉楼炮台，修理新柳城池，俱草创完备。只有张家道口的

钟楼要紧，已刻日告竣。希真将那口九阳神钟，由芦川运到张家道口钟楼上，依那选定吉日吉时悬挂。到了那日，希真率领众头领同到钟楼悬钟，宰太牢致祭。那钟上披挂五色彩缎。鼓乐吹打，众头领依次行礼祭毕，三声炮响，众军呐喊，用力拽起那口钟，端端正正悬在正中，盘好了千斤铁索。众人无不喝采。希真对众人道：“我用此钟，原是一时应急之事，砖城仍是要用。只是今年天寒地冻，夫役劳苦，断不可再兴工了，只好开春动手也。”

希真又于青云山顶，建盖一座万岁亭，供奉大宋皇帝牌位，朔望率领众头领朝贺。凡议大事，必到万岁亭上。山寨中又添了栾廷玉、栾廷芳、天王霸、祝万年、祝永清、谢德、娄熊七筹好汉，连前共是十七位头领。永清私下禀希真道：“谢德、娄熊二人，擅敢率众造反，杀死官长。这等人心胸叵测，泰山用他，须要留意。”希真道：“贤婿之言甚当。但我只安放二人于身边，听候调遣，恩威并济，不付他重权，谅他也不能为害。”希真遂命谢德、娄德在帐前听用。请刘广、苟桓镇守猿臂寨。仓库钱粮尽屯在猿臂寨内，听候支用，着范成龙掌管。刘麒把守虎爪关，统理炮台事务，在猿臂寨北山下寨；真祥麟仍就镇守燉煌，增添军马，在猿臂寨南山下寨；两枝兵马都做刘广的辅翼，彼此呼应相通。苟英专管九阳钟楼，镇守张家道口，屯积下千万条麻绳，准备捉贼。刘麟统领水军，在芦川下寨，兼理河岸一带碇楼。祝万年、王天霸驻扎新柳城。青云山西面最是冲当要路，是全寨咽喉，兵马俱拣选精壮，教栾廷玉、栾廷芳兄弟二人统领镇守。陈丽卿仍领前部先锋，兼领猿臂、青云、新柳三营兵马都教头，掌管操演赏罚。恐梁山来攻伐，希真亲

自带领祝永清提重兵镇守青云山，统辖三营头领，并留刘慧娘亦在青云参赞军机，兼督全军工匠。职事分派已定，众头领无不凛遵。希真派定各头领职事之后，连发数十处细作，打探梁山泊的动静；逐日操演人马，屯积粮草，准备与梁山泊厮并。按下慢表。

却说那日云龙离了猿臂寨，到吴家疃会合风会，同投青州。不说那晓行夜宿，一日行过了东泰山，一路听得人说，青州马陞镇云总管统领官兵，攻打清真山，将次得胜。风会、云龙探听得是实，云龙对风会道：“我父亲既不在青州，我们何不就去军营里相见？”风会道：“贤侄所说甚是。”便同取路投清真山来。

且说云天彪自到马陞镇接任办事，军政一新。凡是魏虎臣屈抑之人，察其实有贤能，尽皆擢用；魏虎臣选拔之人，察其果无才具，尽行斥革。游击将军曹松，本是土豪出身，无尺寸之功，只是趋奉魏虎臣，升授今职。天彪见他弓马平庸，性情乖张，便将他功名详革。谁知制置使刘彬亦曾受他贿赂，曹松连夜托人去制置使处打点，反将云天彪的详文批驳下来。天彪差心腹人私查曹松的劣迹。那一日心腹人查着曹松在娼楼赌博，暗地飞报天彪。天彪便亲带兵役，直掩至娼楼，捉住曹松，通详都省。检讨使贺太平遂将曹松拿问治罪，刘彬也无法奈何。众人无不称快，凡受过曹松荼毒的无不顶仰。

天彪一日因巡查乡镇回衙，渡一条溪河。在渡船上望见下流头溪滩上一条大汉，在那里扳罾取鱼。那大汉生得身躯长大，燕颌虎须，眼如晓星。那口大罾并没有翻山架，大汉只将两只手扳起放倒，毫不费力。天彪暗暗称奇，不落眼的

看那大汉。那大汉也看了天彪几眼。不多时渡过溪河，天彪回衙，念着那大汉放心不下，暗想道：“左右没甚公事，且再去看来。”便换了私服，带了几个伴当，离了本镇，仍到溪河边，远望见那大汉还在那溪边扳鱼。天彪将从人藏在松林内，自己缓步行到大汉背后，远看不如近睹，果然堂堂一表。

那大汉却不知背后有人窥他，连扳了几罾空，忽然自言自语，叹口气道：“莫说去捉那些鸟强盗，鱼儿尚且这般难取！”天彪忍不住叫道：“壮士，你好风流自在！”那大汉猛回头看见天彪，大惊，忙丢了罾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小人有失回避，相公恕罪。”天彪上前扶起道：“壮士几时认识云某？”大汉道：“本镇总管相公，为何不认识。”天彪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方才在渡船上，望见足下仪表非俗，料想是位英雄，公事已毕，特来访你。你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为何隐落江湖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小人复姓欧阳，名唤寿通，本处人氏。魏总管相公在任时，小人曾充汛地上铺兵，也考过几次钱粮，因无钱财使用，不能得缺。后因传递公文错误，队长将小人革役。小人家中吃口又重，无计谋生，因生平深知水性，胡乱在此取鱼度日。”天彪听罢叹道：“惜哉！今日我要重用足下，可从我否？”欧阳寿通跪下道：“恩相肯抬举小人，便是小人知己，小人怎敢不肯。”天彪便招呼从人，替寿通收拾了鱼罾，另备匹马与他骑了，一同回衙。天彪又问寿通道：“我见你膂力非凡，你可学过武艺？”寿通道：“小人幼年曾拜八十万禁军教头王升为师，十八件武艺尽皆学会。便是师父的儿子王进，也敬服小人。”天彪甚喜。

次日，天彪点军下教场，将欧阳寿通比较考试，果然武艺出众。天彪便当厅参授欧阳寿通为领军提辖，先与记名，遇缺即补，留在身边。天彪赏罚严明，大都如此，所以人人都畏服他。天彪又于公余无事之时，与标下军官开讲《春秋大论》，不问贤愚无不感动。天彪讲到那割切之处，多有听了流泪不止的。不到数月，马陞镇上军民知礼，盗贼无踪。

那一日接到经略使种师道密札，调他发本部兵马夹攻梁山。天彪领了札谕，便与兵马都监傅玉商议起兵，一面移请青州知府应付粮草。那些官兵的妇女老小，闻得云总管要用兵，都赶紧把丈夫儿子的冬衣做起，准备干粮，只等候调发。那青州太守鲁绍和，与云天彪最称莫逆，同日接到种经略的密札，教他应付云天彪的粮草。当时鲁太守到马陞镇犒军，与天彪祖饯。席间，鲁绍和问道：“梁山泊势焰鸱张，总管只带八千人马，愿闻进攻之策。”天彪道：“兵无定法，因敌制变，预先却怎说得。”绍和道：“请问大意，先进那路？”天彪微笑道：“弟有愚见，太尊试猜一猜。”绍和道：“若直捣梁山，恐清真山强徒来救，腹背受敌。不如攻清真山，马元势危，宋江必来救，反客为主，胜他何如？”天彪大笑道：“太尊真知我肺腑也，愚见正是如此。只是太尊解粮，切不可由莱芜谷经过，长城岭一带地势最险，恐贼兵在彼，断我粮道。太尊可由高粱屯绕道解来。那里与博山县的青龙汛相近，即遇贼徒，官兵呼招便到，可保无虞。”鲁绍和道：“总管所见极是，下官遵依调度。”不说鲁太守回府。

这里云天彪命傅玉为先锋，并带欧阳寿通，提大兵八千，浩浩荡荡杀奔清真山来。清真山的为首头领锦鳞蟒马

元，率领一万多人前来抵敌。可想马元如何对付得云天彪，交兵不到两三阵，被天彪杀得大败亏输，退入玄武关，死命守住。关上弓弩枪炮，灰瓶金汁，十分利害，天彪连攻十余日，不能取胜。天彪与傅玉商议，傅玉道：“何不用木驴直抵关下，栽埋地雷轰打？”天彪道：“此法虽好，只是关上贼兵甚多，木驴内能藏得几人，万一被他推下千斤石来，徒伤儿郎们的性命。”正在寨中商议，只见辕门官来报：“外面有相公的故乡朋友风会，同大公子齐到，在营外等候。”天彪大喜，教开门请进。风会与天彪相见，云龙上前请过父亲的安，禀知家中祖父、母亲都安好。天彪闻知老小平安，甚为放心。风会问及军事，天彪道：“吾兄到此，破清真山必矣。只是这厮们死守玄武关，攻打不入，未有良策。”风会道：“令郎贤侄有条妙计，何不用他？”天彪便问：“龙儿有何计？”那云龙不慌不忙说出那计来，有分教：少年英俊，献上此日奇谋；大将老成，改作他年胜仗。毕竟不知云龙说出甚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

却说当日云龙禀告天彪道：“孩儿同风二伯伯路上来，见那清真山向东一面，衰草连天，树木丛杂，接连平冈不断。因对风二伯说，何不用火攻破他。便是上面有礮木滚石，火势浩大，冲上去，也不怕那厮们不走。此计不知可还用得？”天彪笑道：“我道是甚么妙计，原来如此。我早已想到，所以不用者，有个原故：我早有细作，探得这厮的巢穴十分坚固，莫说那东面平冈，你外面看他平坦，里面却甚崎岖，峡路内都是苦竹签、铁蒺藜，人马难行。便是这玄武关，里面还有一座松门关，转湾山凹之处，都有炮位镇守。攻破此关，还不能就扫平山寨。我久已想要用声东击西之计，到彼纵火，诱那厮去救，此关可破。怎奈隆冬之际，没有东风，逆着风头，如何烧得！”众人都拜服。天彪道：“早晚梁山救兵必来。我料贼兵来救，必经过西灏山。我儿与欧阳寿通领一支人马在彼埋伏，放贼兵过去，却从他背后杀出，纵火烧他辎重。我引兵来接应，必获全胜。”云龙领命，同欧阳寿通领兵去了。这里天彪与众将并力攻打玄武关。

却说马元见官兵攻打得紧，梁山救兵不到，甚是惊惶，连夜差人飞奔梁山催救。那梁山泊宋江，自并吞了兖州府、飞虎寨，兵粮倍足。得范天喜信息，得知官家又用种师道领

兵前来征讨，也甚经心。忙央梁世杰夫妻写信，求蔡京斡旋，并应许种师道退兵，即送还梁中书、蔡夫人，遣戴宗寄去。这里与吴用商议退兵之策。正说间，忽报杨雄从青云山回来，身受箭伤，众皆大惊。杨雄到厅上，宋江忙问其故。杨雄说道：“陈希真来攻打青云山，崔豪兄弟吃他坏了。那厮得了胜，退兵而去。狄雷哥哥领兵追去报仇，小弟同去，吃陈丽卿射伤左臂。狄雷哥哥忿怒，尽起山寨兵与他厮并，送小弟回来，求公明哥哥发救兵。”说到分际，只见吴用一叠连声叫苦道：“青云山休也！教你们不要出战，何故不听我的言语？”众人惊问其故，吴用道：“这明明是调虎离山之计，并力追去，正中他的机会。陈希真那厮诡计极多，狄家兄弟必死在他手也。种师道又要来，我脱身不得，怎去救他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在此，我自去救他。”吴用道：“哥哥且休轻动。我想此刻去救，已是不及了，且待戴院长回来。”

不数日，石秀、狄云都逃回，狄云身带重伤，诉说：“青云山吃猿臂寨夺了去。那领兵的小后生，名唤祝永清，便是祝家庄祝朝奉的兄弟。此刻陈希真招他做女婿。哥哥与姚顺、崔豪都中他奸计，吃他害了。”说罢，宋江大惊，对吴用道：“我东路用兵，全仗青云山做险要，今吃陈希真夺了去，我却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说了。只是青云山既失，兖州一带都振动，深防那厮滋扰。倘或李应再失了兖州，真是心腹之患。兄长可速发号令，教李应严紧镇守。那兖州府城东镇阳关，两山陡立，中夹泗河，峻险异常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那里只消用精兵千人把守，再有飞虎寨呼应，希真必不能飞渡。教李应切要遵守号令，

不可再似狄雷鸟强。猿臂寨来攻打关口时，若擅敢发一人一骑与他厮杀，不问是谁，定按军法斩首。这里且待退了种师道，再与青云山报仇。”宋江依言，便差人到兖州府宣谕去讫。杨雄、石秀、狄云都教去养病。吴用又道：“种师道领兵来战，云天彪是他信任之人，现统青州马陞军马，恐老种教他策应，可速发细作去探。”细作去了。

不到数日，连接清真山告急文书，说：“云天彪攻打山寨，十分危急，求速发救兵。”吴用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。但他不直攻这里，先攻清真山，这明是掣我去救，反客为主之计。如今却不能不去救。云天彪极会用兵，必得上将去，方能敌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与军师都不能分身，却差谁去？”说不了，只见大刀关胜起身道：“小弟不才，愿请一行。”宋江、吴用俱喜道：“须得关贤弟智勇足备，前去吾方放心。只是天彪那厮也了得，须要小心。”关胜道：“小弟也素知云天彪善于用兵，武艺了得。前者救嘉祥时，不及同他交锋，今日正好会他。”当日关胜奉了将令，带领五千人马，井木犴郝思文、丑郡马宣赞为副将，杀奔清真山，来救马元。宋江与吴用、公孙胜整顿军马，摩拳擦掌，只等抗敌王师。

却说关胜提兵，星夜来救清真山，不日来到西灊山地界。关胜望见山势险恶，树木丛杂，恐有埋伏，传令收住兵马，且扎下营寨。关胜亲带数十骑哨探，望见那山谷中隐隐有杀气。关胜道：“里面必有伏兵，休要过去。”宣赞道：“既有伏兵，为何不杀出来？”关胜道：“他待我们过去，便来抄我后路，劫我辎重也。今休使他出来，我便引兵堵住谷口，把守各处险路，扞杀这厮们。”关胜便回营点齐人马，

杀奔谷口来。

却说云龙同欧阳寿通领兵埋伏谷内，探马来报：“有贼兵从大路上来，打着梁山泊旗号，将要到此。”云龙便亲自爬上高阜处探望，只见贼兵远远的就空阔处屯住，又见有数十骑哨探了便回。忙下来对寿通道：“此计被贼人猜破也。这厮不肯前进，必来封我谷口。我等不如提兵出谷去，安营布阵，与他厮杀。若待他封住，进退不得，老大吃亏。”寿通道：“不得主公将令，怎好造次？”云龙道：“若禀了再行，岂不误事。如今一面禀，一面做，机会不可失。”云龙便同寿通提军出谷外安营，一面将改计之事飞报天彪。等得关胜大队杀来，云龙安营已毕，布阵等待。

关胜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这厮真有先见之明。”便摆开阵势，大叫道：“唤云天彪出来！”云龙纵马横刀出阵，喝道：“甚么臭贼，敢来欺人！”关胜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云龙道：“云总管公子，特来取你性命。”关胜道：“乳臭小儿，非吾敌手，叫你父亲出来纳命。”云龙大怒，拍马舞刀，直取关胜，关胜举刀相迎。云龙武艺到底敌不过关胜，战到五六十合，渐渐气力不加，刀法散乱。欧阳寿通见了，骤马挺枪，前来夹攻。郝思文飞马来迎，敌住寿通。宣赞便从斜刺里闯入官军阵来。云龙恐阵内有失，不敢恋战，拨马便回。关胜随后追来。寿通也恐云龙有失，撇了郝思文便回。贼兵势大，一拥杀上，官军抵敌不住，阵势大乱。

关胜正追赶得紧，只见山脚边喊声大振，一彪军杀来，为首大将正是云天彪。天彪挺刀飞马，大喝：“关胜背君鼠子，焉敢猖獗！”关胜更不答话，轮刀来迎。云龙转身来敌住宣赞，欧阳寿通亦转身来敌住郝思文。战到分际，寿通卖

个破绽，抽出八楞虎眼钢鞭横扫过去，郝思文急忙躲闪，正中头盔，打得头盔飞去，头发披散。郝思文胆落魂飞，落荒逃走。且说天彪大展神威，酣战关胜，斗了一百多合，不分胜负。两军混战。欧阳寿通追了郝思文一阵，勒马便回，来助天彪夹攻关胜。关胜抵敌不住，收兵便回。又遇傅玉从横头冲杀过来，合兵一处，杀退关胜，收兵回营。

原来天彪正要来接应云龙，又闻知关胜识破伏兵，云龙改计而行。天彪大怒，令风会拒住玄武关，自己同傅玉来策应，恰好遇着关胜，大杀一阵。虽然杀退关胜，也伤了些官兵。云龙上帐，请违令之罪。天彪道：“此非你罪，教你独领兵马，原要相机行事。计已漏泄，速宜改图，与其保守将令而败，何如不遵将令而胜，此是一时从权。日后若无故更换我的号令，定按军法。”天彪谓众将道：“关胜贼子，真吾敌手。来日交锋，当用拖刀计胜他。”傅玉道：“关胜是蒲州名将，岂不识拖刀之计。小将有机兵器，暗助恩相，决定胜他。”天彪道：“敢是你的流星飞锤？”傅玉道：“正是。小将不敢夸口，这飞锤端的百发百中。来日恩相与他交锋，假用拖刀计诱他追来，待小将隐在旗门边，用飞锤打他。”天彪道：“此计也好。明日我能斩那厮更妙，如斩他不得，便用你计。”

那夜朔风凛冽，天气甚冷，半空中降下一天大雪来。天彪教各营加意防守，恐贼兵乘大雪来劫营，并知会风会，一体小心。那宣赞果然劝关胜劫天彪的营，关胜笑道：“贤弟休看得天彪如此好欺，此人只好用正兵胜他。”宣赞不信，自己冒着大雪去巡哨一回，果然见天彪壁垒精严，料想难攻，只得回营。

那雪接连下了两日，不能开兵，第三日天色晴霁，天彪正要出战，辕门上来报：“关胜单挑相公厮杀，口出狂言。”天彪大怒，霍的提刀上马，带那五百名砍刀手出营迎敌，就雪地上摆开。傅玉亦提枪上马，腰带三个飞锤，随在后面。关胜横刀跃马，高叫：“天彪匹夫，今日必死吾手！”天彪一马飞出，大骂：“背君禽兽，万死犹轻，可惜我这口青龙宝刀砍你这狗头！”挥刀直取关胜。关胜大怒，舞刀相迎。两马相交，在雪地上斗经一百五六十合，只见一片寒光托住两条杀气，正是铜缸遇着铁瓮，毫无半点软硬。两军看得尽皆骇然。此时傅玉已隐在牙旗边，右手倒提着那颗流星飞锤，眼睁睁只瞟着关胜。郝思文、宣赞也恐关胜有失，都纵马到界限上防护。天彪、关胜又战够多时，大约已是二百余合。天彪生恐马乏，只得虚掩一刀，诈败回阵。关胜大叫：“匹夫休使拖刀计，我岂惧你！”骤马追来。傅玉在旗门边等够多时，见关胜追来，觑得亲切，运动猿臂，一飞锤摔去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关胜只顾天彪的拖刀计，不防有人暗算，只见铜环响亮，飞锤早到，急闪不迭，胸坎上打个正着。关胜几乎坠地，回马便走。天彪勒回马追来，郝思文、宣赞杀出，死命敌住，救回关胜。傅玉驱兵掩杀，五百砍刀手奋勇杀上，贼兵无心厮杀，尽皆逃走，吃官兵杀死无数，满地都是红雪。官兵齐掌得胜鼓回营。

天彪方到中军，只见风会差人来报捷，献上黑綢神王伯超首级一颗。天彪惊喜，问如何斩得。来人答道：“风老爷因天下大雪，掘下十数陷坑，埋伏挠钩手，假意退兵。王伯超开关追出，颠入陷坑。挠钩手去捉，伯超情急自刎。杀死贼兵七百多人，特来报捷。”天彪大喜，对左右道：“我的

将佐都如此英雄，何忧盗贼利害。”遂发回文慰劳风会，将王伯超首级去军前号令。忽报：“贼兵营内扬起白幡，军士举哀，想是关胜已死了。”众将大喜，便请天彪速去打营。天彪道：“且住。关胜武艺了得，虽中飞锤，尚能骑马收兵，必不就死，此必是诱我。且去探听虚实，不可妄动。”众将遵令。天彪自斩王伯超，打伤关胜，军威大振，贼兵尽皆丧胆。

却说关胜中伤败回，忙叫手下人卸甲，胸前掩心的甲叶都碎了，伤痕甚重，吐血不止。郝思文、宣赞都急得手足无措，洒泪悲哭。关胜喝道：“你们休这般妇人腔！我误中奸计，死则死耳，军中事要紧，速去弹压，休教军心慌乱。快去报公明哥哥。”说罢昏晕了去，半晌方醒。宣赞忙叫随营医士调治。关胜又道：“天彪知我受伤，必来攻营。索性将机就计，诈称我死，扬幡举哀，诱他来劫寨。即使那厮多谋料得，亦教他不敢正觑我。”郝思文、宣赞都依计而行，一面飞报梁山。天彪果然哨探数次，见得是诈，不敢来攻。不数日，吴用亲带秦明、呼延绰、董平、索超，并精兵五千，星夜赶来。吴用见关胜病重，忙叫用暖轿送回梁山将息，便教去搦战。

早有细作报知天彪，说吴用带五千兵亲到。众将道：“吴用这厮多谋，贼兵又增添，恩相须要仔细。”天彪绰着美髯笑道：“此等鼠贼，何足道哉！这贼恐巢穴有失，利在速战。现在天色严寒，我只守住险要，不与他战。待老种经略相公大军渡过黄河，那厮腹背受敌，势必瓦解冰消，马元势孤，必为吾擒。那时直捣梁山，易如破竹也。只是老种经略相公此刻可到黄河，不知何故，还不见军报。”正说间，

来报有贼将挑战，天彪只教坚守。

次日，吴用又叫索超、宣赞挑战，天彪又不出。一连三日，吴用对众好汉道：“这厮不肯出战，无非要等种师道兵来，教我腹背受敌。我若弃此而去，不但清真山不保，那厮若得了清真山，长驱直入，为患不小。我又不得戴宗消息，不得不与他速战。”沉吟半晌，问左右道：“这厮粮草往那条道路运解，是否由长城岭？”做细的禀道：“探得他粮草从青龙汛、高梁屯运解，不经长城岭。”吴用便唤呼延绰、索超吩咐道：“你二人分领两支人马，虚张声势，去青龙汛劫粮。他若来救，你二人于半路上如此如此，休得有误。”二人领计去了。吴用又吩咐郝思文、宣赞道：“天彪若自去救，你二人便去攻他营寨，随后掩杀，夺他的险要。”

天彪连守三日，忽有伏路兵来报：“有一彪贼兵抹过桃花山，杀奔高梁屯去。”天彪道：“这厮见我坚守不出，却去绝我粮道。那里有博山县官兵策应，但亦不可托大。”便教傅玉领一千兵去接应。傅玉领命，带了一千人马飞投高梁屯来。将到半路，正是桃花山下，忽听一声炮响，一彪人马杀出，迎面拦住。那贼将乃是呼延绰，大叫：“匹夫那里走，粮草已被我取了。”傅玉大怒，挺枪来战。呼延绰舞动双鞭敌住。正酣战间，官军后队大乱，又一彪贼兵杀出，正是索超。傅玉首尾不能相顾，领败兵杀开一条路便走。呼延绰、索超乘势掩来，傅玉抢过一根溪桥，官军挤不过，都赴水逃命。贼兵齐放乱箭，官兵吃射杀无数。

傅玉将败残兵马拒住溪桥，正苦斗之际，只见东北松林内飞出一支兵马，为首那员将，身披铁叶甲，坐下卷毛赤兔马，手提大刀，十分英雄，杀入贼兵，无人敢当，贼兵大

乱。众官军大叫：“傅将军，既有救兵，何不乘此决一死战！”傅玉大吼一声，冲过溪桥，官军奋勇上前，乱杀贼兵。那大将正遇呼延绰，战到三十余合，呼延绰抵敌不住败走。索超亦败下阵来。傅玉并那员将追杀一阵，贼兵大败而走。傅玉忙问那人高姓大名，那人道：“小将是大刀闻达，现为博山县提辖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天彪亲自来接应。傅玉禀天彪道：“若非闻将军来救，小将几乎陷于贼人之手。”便引闻达见天彪。天彪甚喜，邀闻达同回营去。原来闻达曾向云威处学过刀法，所以天彪认识。天彪道：“吴用这厮假用劫粮计诱我，我一时被他瞒过，累傅将军输此一阵。如今我即以假应假，自己引兵来接应你，却教龙儿与欧阳寿通埋伏两山，待贼兵追来，两路截杀。此刻好道得胜也。”说不了，流星马报到：“贼将宣赞、郝思文追赶相公，吃公子与欧阳提辖杀败。欧阳提辖用回马鞭打折宣赞右臂，官军大胜。请相公速去掩杀。”天彪忙催军前进，杀得贼兵尸骸枕藉，血满山溪。

官兵掌得胜鼓回营，天彪问闻达道：“贤弟许久不见，闻你失陷大名府落职，正忧得你苦，你几时复得提辖？”闻达道：“一言难尽。因那年大名府失守，小弟同李成都落了职。小弟在家无事，去一个相识哈兰生，系归化庄都团练。此人是个回子，有巨万家财。小弟助他剿杀山贼二百多人，承他一力维持，方授今职。到任未久，今探得兄长在此剿贼，特禀准上司，领本标兵八百名，前来助战。刚到高粱屯，恰遇傅将军受困，一同厮杀，遂与兄相见。”天彪甚喜，道：“妙哉！我亦闻知得哈回子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端的

是条好汉。那天王李成，此刻在何处？”闻达道：“此人现在闲居在家，要复本身勾当，只是没个进步。兄长要用他时，可以唤他来。只是路途遥远，一二日不能到。”天彪道：“我正在用人之际，他肯来最好。既是路远，你可写下一封书信，我自差人将了聘礼去请他来。”闻达领命，便修了信。天彪差一员军官，将了聘金去聘李成。不题。一面犒赏三军，款待闻达。

次日，天彪正与众将谈论，忽报：“老种经略相公差心腹大将，中候将军康捷，单身到此，称有紧急军情，要见相公。”天彪惊讶道：“康中候亲来，必非寻常军报，快开门迎接。”看官，天彪因何这等郑重？原来这康捷是老种经略相公最得意之人。这人相貌奇异，生下地时，爹娘道是妖怪，不肯留他。经略相公却与他紧邻，极力阻住，留在身边。长大来筋骨轻便，纵跳如飞。又遇异人传授神行之术，举步有风火相助，一日能行一千二百里。现授经略府中候之职。老种经略相公但有紧急事，便差动他。今差他到此，必有非常军情。当时大开营门，康捷乘着令箭直入中军。天彪接入，康捷高喝：“总管听令：经略使司有机密军令，着马陞镇总管云天彪火速退兵，毋得刻迟。有札谕一通，开拆细读。”天彪吃了一惊，参谒毕，请过令箭，接了札谕，与康捷叙礼相见。众人看那康捷，果然生得奇异，赤发巨口，脸色青蓝，眼珠碧绿，长不满六尺，骨瘦如柴，腰悬八楞双铜，英气逼人，都各骇异。天彪问道：“云某剿杀贼兵，已是得利，经略相公何故却又教退兵？”康捷道：“总管不知，现在朝廷准了童贯所奏，与金国讲和，夹攻辽邦，平分燕云。蔡京又奏称梁山不过疥癣之疾，燕云乃万世之利，请旨

将征讨梁山之师，移向辽东，天子也准了。蔡京又请招安宋江，令其征辽赎罪，天子却不准。如今经略相公闻知得梁山贼目有神行太保戴宗，一日能行八百里，深恐宋江先得知这个消息，并力来与总管对敌。贼势浩大，总管兵少，难以抵挡。为此特差小可，不分雨夜，飞报总管，火速退兵为妙。札谕上都写明白，总管细看。”天彪听罢，叹道：“潢池岂是小害，却无故舍了，去结怨邻国。宋江这厮罪恶滔天，吴用、公孙胜都狡猾多智，生灵日遭涂炭。此时剿灭，已不容易，还待养到怎地？”众人无不叹息。

天彪便传令各营，并知会风会，一齐收兵。傅玉、云龙道：“显然退兵，恐贼兵知觉。”天彪道：“清真山贼人吃风会诱斩王伯超之后，锐气尽夺，此番公然退兵，必不敢再追。即使来追，我自有计。便是吴用多谋，却也怕我。这几番胜了他，必疑我退兵是假，未必敢追，所谓出其不意也。”众皆拜服。天彪要款留康捷，康捷道：“小将还要到滦阳一带，檄催各路征辽军马。军情紧急，不敢稽留。”便换了公文，依旧请了令箭，又讨些干粮，捎在包裹内，起身便行。天彪同众将送他出营。康捷拱手一别，取出那风火轮来，踏上脚，作起法来，看他脚不点地，泛泛眼已不见了，众人无不惊骇。

天彪回营，只见云龙问父亲道：“此去到青州马陞，可有甚险阻地利？”天彪道：“只有长城岭最险，两边都是颠山乱石，后通莱芜谷，当中只得一片空地。你问他，莫非要埋伏？”云龙道：“正是。孩儿在彼埋伏，倘贼兵来追，爹爹如此如此诱他，必然中计。”天彪道：“此言深合吾意。你便领三千弓弩手去，依计而行。那里我原有滚木石礮准

备，你便取用。诱敌我自有计。”云龙得令，领兵先去了。天彪见云龙晓得兵法，心中亦是欢喜。没多时，风会已从玄武关收兵回营。马元果然怕再中计，不敢来追。天彪便叫风会、傅玉、闻达、欧阳寿通四将，都授了密计，拔寨齐退。

却说吴用与天彪这一场厮杀，虽抢得些粮食器械，却因宣赞被打坏，折了许多人马，甚是懊恨。一面送宣赞回山养病，正在思量计策，忽报官兵都拔营退了。吴用不信，亲来观看，果然都是空地，只剩得些濠堑烟灶。吴用笑道：“这厮必不便走，且休追赶。”发做细的去探听。次日做细的回禀道：“官兵只退得三十里，便安营下寨。”吴用对众人道：“我说这厮必非真退。”次日又去探听，天彪已拔营走了。晚间来报，说天彪又退了三十里下寨，吴用甚疑。此时马元、皇甫雄等已来，与吴用相见，说道：“这厮们此番敢是真退，可趁势去追。”秦明、索超也都踊跃要去。吴用道：“且勿鲁莽，云天彪智勇双全，我等宁可走稳步。”第三日，又探得天彪又退了，仍是三十里。连前三日，共退了九十里。深林密箐之中，各处搜探，并无一个伏兵。吴用暗想道：“莫非真退了！他粮又不尽，锐气正旺，敢是种师道有甚消息？只是戴宗尚不回，他却怎的这般得信快？莫非戴宗弄出事来？”好生疑惑，便对马元道：“你且回山把守山寨，诸凡小心，我提兵缓缓的逼上去。”马元领命回清真山去了。吴用便同秦明、索超、董平拔寨前进，也到三十里便下了寨。一面飞报宋江，一得东京实信，便起大兵来相助。第四日，天彪又退三十里，吴用亦进三十里。

第五日，吴用正要拔寨起兵，忽报戴院长到。吴用大喜，忙唤进帐，问东京消息如何了。戴宗道：“蔡京、童贯

已奏准官家，调种师道去征辽邦，不到这里。小弟先已报知公明哥哥，公明哥哥已教卢员外、公孙先生镇守大寨，自己带花荣、徐宁、杨志、穆洪、欧鹏、燕顺、李忠、周通一千弟兄，共起马步兵五万，先来对付云天彪也。军师再看蔡太师、范天喜的书信都在此。蔡太师已知范天喜入我们的伙，十分重用。”吴用惊道：“这等说，天彪是真退兵，他却如何先晓得？”秦明、索超高叫道：“不乘此刻追擒天彪，更待何时！”吴用道：“公明哥哥不日就到，待大兵齐集，一齐进兵，庶不误事。”秦明、索超两个火鬼，那里肯歇，都乱嚷道：“我等兄弟吃他伤了许多，听他自去，实不甘心。”董平道：“军师往日用兵，怕那个来！今日为何一遇天彪匹夫，却这般畏首畏尾？便是天彪利害，军师怕对付他不得，不乘此时追杀，却待他收兵回去，据了城池，再去攻打，却不是舍易取难？”索超道：“小弟受宋大哥厚恩，今日正要图报，万死不辞。”吴用拗众人不过，只得依从，道：“既是众位执意要追，也须小心。此处虽无伏兵，前去山势掩映，必有准备。秦索二将军引精兵先进，我与董将军在后面接应，以防埋伏。”一面又差戴宗回报宋江，速催大军来助。

秦明、索超大喜，当时兼程倍道追赶官兵。次日便追上，只见官兵在前缓缓而行。秦明、索超催兵杀上，大叫：“云天彪那里走！”只听一声炮响，左边山脚下一彪人马杀来，正是闻达、欧阳寿通，敌住秦明、索超。十余合，闻达、寿通败走。秦明、索超并力追赶，又一声炮响，傅玉、风会杀来，大喝：“贼子那里走！”秦明、索超大怒，拍马来迎。傅玉、风会战了十余合，拨马便走，官兵弃甲抛戈而

逃。秦明、索超正追赶间，闻达、欧阳寿通又抄在前面，厮杀一阵，便望那树林山路之中，落荒乱走，贼兵夺了无数粮草辎重器械马匹。探听前面已是长城岭地界，秦明、索超大喜，便将军马歇下，埋锅造饭。正歇息间，忽听得对面山里炮响。秦明、索超亲自上马来看，只见那山坡上官兵摆开，正是傅玉、风会。傅玉大骂道：“贼子，我山后有数万精兵埋伏等你，你敢杀上来么？”秦明、索超大怒，大驱兵马掩杀过来，傅玉、风会回马便走。秦明、索超追过山坡，只听得连珠炮响，闻达、欧阳寿通分两路杀来；傅玉、风会回马来战。秦明、索超总仗着兵马多，全然不惧，分头迎战。好多时，傅玉等四将绕着长城岭而走。秦明、索超追杀一阵，天色已晚，忽报后军流星马到，报道：“二位将军少歇，军师有令，说长城岭一带山势险阻，必有伏兵，且休追赶。军师在后面依山下寨，请二位将军也便下寨，再作计较。”秦明道：“伏兵方才都被我们杀退了。”来人道：“军师又吩咐说，伏兵必非真败，仍是诱敌。”索超道：“军师时常说，败兵往往将断后之兵诳作诱敌，教人疑惑，不敢追他。今天彪这厮，莫非就是此计。若不去追，岂不吃他哄了？”秦明道：“索兄弟虽见得是，但是我二人的见识，怎及得军师。既是军师这般说，我等不可违令。”索超依言，便传令就对着长城岭的山口安营。

那夜朔风凛冽，天上又飘雪花儿，但听得山谷之中，神号鬼哭。秦明、索超遣人打探路径，少刻军士们捉了两个农夫来。秦明、索超问道：“你既是本地庄家，可晓得此处路径，这山口内可通那里？此地离青州马陉镇还有多少路？”两个农夫道：“这长城岭下山口入去，直通莱芜谷，中有大

片空地。出谷去不远，便是马陞镇。只是山路崎岖，雪深地冻，不便行走。投东大路，甚是平坦，到马陞镇，却远四十余里。”索超道：“你可见有官兵进山口去埋伏么？”农夫道：“山凹内雪没着脚膝价深，谷风又大，若进去吃冻死。”索超大喜，赏了两个农夫去讷。那知这两个农夫，正是天彪的心腹人，云龙差他来回话的。索超却着了道儿，当时对秦明道：“有一计在此：我同你各分兵一半，你领一半从大路去追；我领一半偷过莱芜谷，迳取马陞镇，截他的归路，两面夹攻，今夜必擒云天彪也。”秦明道：“那农夫说山里雪深路险，如何去得？”索超道：“非也。你岂不晓得唐朝的李愬雪夜入蔡州，生擒吴元济的故事。今夜这机会，正复相同。你只管依我，同建奇功。”秦明道：“那庄家说谷内并无伏兵，也难尽信，我等何不亲自去探看。”索超道：“有理。”二人便上马，带领数十骑，冒着朔风进山口观看，只见白茫茫的雪光，映着那山骨层峻。索超大笑道：“有甚伏兵！哥哥，你但看地上的雪一望如镜，并不见一个人马脚印，伏兵怕他从天上飞下来不成？此真天赐我成功也。”秦明大喜道：“既如此，事不宜迟。”便速回营，分兵两路，吩咐道：“尔等休辞辛苦，今夜成功，定有重赏。”众贼兵都抖擞精神，摩拳擦掌，拔营都起，一齐动身。

不说秦明领那一半兵往东追去，单说索超领了这一半人马往山口内进发。果然山路狭窄，七高八低，雪没着膝盖，众兵不能骑马，都下来牵着走。索超也自己牵马而行。那山川夜色，被雪光映耀，如白昼一般。好多时，行过山峡，前面四山环抱，地势开阔，雪也浅了。索超约定前军人马，待后军到齐再进。那些兵都冻得把兵器夹在怀里，臃搭搭发

抖。只见山顶上有四五处火光明亮，四面树林内也有火光，仿佛人影走动。索超惊道：“莫非真有伏兵？”说不了，炮火连天，喊声大起，礮石滚木奔雷价倒下来，霎时间把山口塞断。索超大惊，等要寻出路，只听梆子乱响，四面杂树林内万弩齐发，箭如飞蝗骤雨。索超同那数千人马，休想走脱半个，都射死在长城岭下雪地里。原来云龙领那一枝埋伏兵，到了长城岭下，相度地利，见那山口雪地平坦，全无人迹，就料到贼兵必来探看。他恐踏坏了雪地，吃贼人看出破绽，却不从山口入去，却绕出林外小路，盘上山去。将天彪准备的礮石滚木，都运来山口应用，又教心腹人扮作农夫诱敌。当日盼得索超人马入来，依计而行，果然着手。

却说秦明领那一半人马，正追赶官兵，忽见山谷中火光照天，人喊马嘶，情知索超中计，忙收兵回来接应。只见山口塞断，才叫得声苦，傅玉、风会、欧阳寿通、闻达早已倒杀转来，贼兵乱窜。傅玉等四将把秦明困在垓心。秦明身中四箭，死战不得脱身，幸亏董平领生力军杀到，救出秦明。官军四将乘势掩杀一阵，大胜而回。秦明、董平杀脱，踉跄奔走，到得二龙山下，已是五更天气，查点军马，连董平带来的，只剩得五六百人，大半带伤，朔风凛冽，血流成冰。董平道：“军师特教我来接应你们，早不听军师之言，果遭此败。”秦明道：“不知索超兄弟吉凶何如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得二龙山里一个号炮飞入半天，山川动摇，无数官兵呐喊杀来。众人大惊，看那山坡上火光影里，现出一员大将，赤面长髯，青巾绿袍，手提青龙刀，身坐大白马。贼兵见是云天彪，心碎胆裂，纷纷的跌下马来。秦董二人那里止喝得住。这正是：老鼠逢猫魂魄散，羔羊遇虎骨

筋酥。不知秦明、董平性命又是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

却说秦明、董平败到二龙山下，不防天彪领兵杀出，众贼兵那敢抵敌，惊得大半跌下马来。天彪见贼兵如此狼狈，便止住三军，且慢杀下。天彪一马当先，大喝道：“兀那鼠贼听者：既然这等不济，便杀尽了也空污我的刀斧，权饶你等性命，快去报知宋江，叫他早来纳命。”便传令将兵马摆开，放一条活路，喝令贼兵快走。董平、秦明只顾约束人马，那有功夫回话，只得同众人都逃走了。吴用引后队人马，接应了同回清真山去。左右问道：“相公何故放走他？”天彪道：“只得三五百个带伤的，杀了也于贼无损，也不算我强。放了他，教这厮们识得我的利害。”天彪将残贼放尽，方收兵而回。云龙同傅玉等四将都到，兵马齐集，天已大明，夺得器械马匹甚多，官兵大获全胜。

天彪教且安营下寨，将息三日班师。一面将索超首级，先行解上都省。这里缓缓收兵，果然旌旗严肃，队伍整齐，真个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不日到了马陟镇，青州知府鲁绍和亲自出郊劳军。天彪叫过风会、闻达、云龙，与太守见了，各通了姓名。太守大喜，当时把了下马杯。慰劳都毕，同到天彪衙署，发放三军。退衙，与鲁太守行礼坐地，众将侍立两旁。太守开言道：“总管虎威出众，制胜裕如，虽古之名将不及也。但不知贼势强弱何如，请闻其详。”天

彪道：“决胜之策，果不出太尊所料。”遂把决战情形细述了一遍，“若是大兵不撤回时，眼见这贼难支，今实可惜。”太守道：“总管虽不曾剿灭这厮，却也杀得他落花流水，教这厮日后不敢正觑青州。”天彪道：“非也。宋江这厮假仁小惠，深得贼心，来春必然犯境，须要加意防备。孙子说得好：无恃其不来，恃我有以待之。只是这番交战之后，军装都有亏缺，虽夺得些器械马匹之类，仍是不足。若要弥补添修，款项库中又不敷支销，深是可忧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闻达上前声喏道：“相公勿忧，小将方才所说那哈兰生，有巨万家财，常有报效朝廷之心，又与小将至交。待小将先往劝捐，无有不从。青州城内不少财主富户，再劝捐些，便可敷用。”天彪、鲁太守一齐道：“若得此人仗义，青州军民之幸也，闻将军速去走遭。”天彪又道：“宋江若来救清真山，恐他料我人马困乏，连冬犯境，也未可定。归化三庄与这里有犄角之势，是紧要所在。闻将军此去，致意哈公，贼兵来时，务要彼此策应。”闻达领命，当日带了伴当到归化庄去了。天彪又叫傅玉提兵在城外安营，防梁山贼兵。

次日，鲁太守开筵与天彪洗尘，尽欢而散。没多几日，哈兰生遣兄弟哈芸生，解三十万银子，同闻达到来。天彪见芸生也是一表好人物，大喜，厚礼款待，将银子收下，写了回信，并实收文验，送芸生去讫。这里鲁太守去各富户处劝捐。那些富户却也好义，也捐凑到十余万之数。太守都造了花册，报上都省。不到月余，朝廷明降下来：云天彪破贼有功，晋封加三级，加都统制衔；傅玉从优纪功；欧阳寿通实授提辖；云龙授武翼郎；风会旧授武翼郎，今升授振威校尉；哈兰生助饷有功，急公好义，升游击将军，遇缺即用。

一应官兵有功及阵亡者，皆分别犒赏恤恤。青州助饷富户，分别大小之数，从优奖励。天彪见云龙也叙功在内，便唤过云龙吩咐道：“你看，众将官都吃尽辛苦，你不过略动动，便同他们一样。须要自识惭愧，休得辜负天恩。”云龙叩头拜谢。

天彪探得梁山兵马都回，方收回傅玉。次年春气和暖，同鲁太守协力同心，将所助军饷，修筑城池，添补军装。器械马匹，有那梁山夺来的，也都编号收用。凡有军士死伤之家，天彪皆亲自去吊丧问病，军民无不感泣。天彪又发信与陈希真、刘广道：“既要报效朝廷，建功赎罪，也须趁早了。”陈希真复信道：“老种经略相公远征，佞臣在朝，恐不见容。待种经略奏凯后，未为晚也。”天彪见希真信中之言，知是实话，也不再催。不数日，天王李成已奉聘到来。天彪大喜，优礼接待。李成又荐他的朋友胡琼，亦是关西好汉，天彪也收了，同养在衙署内。自此以后，青州、马陞甲兵富强，马皆长膘，人皆可用，真个是金城汤地，一方雄镇。且按下慢表。

再说那日吴用见秦明、索超进兵，那里放心得，便同董平随后接应。果然索超失陷，秦明败回。当时接应了回清真山，遣人探听，回报索超并一千军马皆死在长城岭下。吴用顿足叫苦道：“众位兄弟不信吴某之言，果中奸计，今又丧一员大将，怎对得起公明哥哥？”众头领无不伤感，遂到长城岭，寻着索超的没头尸身，用棺木收敛了，取回清真山。

不日宋江领大队兵马都到。宋江在半路便得索超死的信，大怒，催兵急进。到了清真山，先哭奠了索超一番，秦明送回山去养病，便与吴学究商议打青州报仇之计。吴用

道：“天彪这厮多智，乘他新胜之后，军马不曾将息转，我等就将这五万生力军速去攻打。若待来春，他修治城郭，养成气力，就难动手了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言甚当。”便传令次日兴兵。也是天不佑他，连朝的大雪，翻翻滚滚下个不了，点水成冻，兵马起身不得。宋江见这般大雪不止，心中十分焦躁。马元连日整顿酒筵，与宋江解闷。那日正当饮酒之际，宋江说到那不能得志的话，长吁短叹，洒泪不止。众头领再三劝解。忽报大寨有公文到，宋江唤入问时，果然是报称五虎上将关胜病亡。宋江得了这信，大叫一声，跌倒在地。众好汉连忙扶救，半晌方醒，放声大哭道：“天丧我也！”磕头撞脑，痛哭不已。众头领无不悲伤。

宋江因痛哭关胜，又加连日忧闷，遂卧病上床。更兼大雪初晴，天气十分严冷，人马冻死无数。吴用只得同马元商量，到宋江榻前问候毕，请令道：“哥哥贵体如此，人马又多冻坏，耗费许多钱粮，恐军心怨嗟。想是天彪那厮数未该绝，不如且回大寨，再作计较，哥哥尊意如何？”宋江叹口气，点头应了。吴用便代宋江传令班师。将一乘暖轿，四平八稳的抬了宋江。马元等送了宋江起身，仍复回山寨把守。吴用同众头领护着宋江竟回梁山，一路秋毫无犯。不日到了梁山，众头领接入寨，都来问安。太公闻得宋江病重，甚是忧虑，早已约下地灵星神医安道全，待宋江一到，便同来看视。宋江见了关胜的灵柩，愈加悲痛。众人再三劝慰。安道全按症用药，调理医治，次年正月，才得复元。

那日正是上元灯节，梁山上众头领张灯设筵，请宋江到忠义堂上，一者起病，二者庆赏元宵。饮酒中间，宋江擎杯流泪道：“我等聚义山东，替天行道。不料陈希真这贼道，

窃据猿臂，夺了我的青云山，狄雷等弟兄俱遭其害。去遂救清真山，又连伤大将。此仇不报，夜不安席。今我便要兴师，还是先攻云天彪好，先攻陈希真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小可已算定了，陈希真新定两山，兵力未足。近闻那厮假行仁义，不肯借粮，据守空山，而不为钱粮之计，此危亡之道也。昨日探事人来说，那厮乘春暖，在张家道口起造砖城，昼夜并工。若待他砖城已成，攻取便难。可火速进兵，大队并进。希真虽知兵法，我等兵多将广，与他野战，必能取胜。若吞灭了他，不但得其钱粮地利，抑且收取沂州、莒州等处，易如反掌。沂州、莒州收取之后，山东一带，尽归掌握，便是赵头儿御驾亲征，尚不足惧，何况云天彪！至于此刻，云天彪在马陞镇深得军心，已养成气力，不比去冬。那青州知府鲁绍和，又恭俭爱民。文武一心，无隙可乘。若就去攻他，希真窃发，我先有内顾之忧，战必不利。哥哥且再发信与蔡京，教他设法在天子前离间云天彪，待摇松了他的根，破他便易下手。如今且先取猿臂寨，此司马错劝秦王弃周攻蜀之计也。”言未毕，只见狄云出席哭拜道：“哥子狄雷为希真所杀，怨气难消，望哥哥先报青云山之仇。”原来狄云伤痕将息已好，故此时在坐。宋江道：“军师之言，正合吾意。狄云兄弟休烦恼，我先灭陈希真，与你哥子报仇便了。”狄云拜谢了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，忠义堂上鸣钟擂鼓，众英雄齐集听令。宋江正议那起兵之事，忽山下朱贵差人报上来道：“有一位官人，是新任莱州府知府，路过山下，要拜见宋公明头领，且言有机密事相告，现在酒店候着。”众人都惊讶。那喽啰呈上名帖，上写着道：“愚弟侯发顿首拜。”宋江道：“素昧平生，

既是位知府，且教请上来。”来人去了。不多时，那知府带了几个从人到。宋江领众人下厅迎接，只见那知府头戴乌纱，身穿大红员领，腰系玉带，脚踏皂靴，满脸油汗，与众好汉谦让着上厅来。知府便开言问道：“那位是天魁星君忠义大王宋头领？”宋江道：“不敢，小可便是。”知府便先下拜道：“闻名不如见面，见面胜于闻名，今日得瞻虎威，三生有幸。”宋江忙答拜了，众位好汉俱依次相见。宋江让知府客位坐地，这边宋江为首，一字儿依次序坐下。那知府通问了姓名，道：“久闻贵寨英才济济，还有几位何在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众弟兄各有职守，只这数人聚在里寨。”知府称赞不已，道：“皆济世良才，朝廷柱石也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尊贵乡何处？荣任几载？今日贵足踰下贱地，得近山斗，未识有何见谕？”知府道：“下官姓侯名发，现授莱州府知府。因路过宝山，一来渴仰山寨大忠大义，礼当晋谒；二来有一喜信，报于头领知道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同众弟兄俱在此避罪，怎当得忠义二字。不知有何喜信，到得宋江身边？”侯发道：“头领有所不知，下官有一胞兄，名唤侯蒙，官任监察御史。素日钦慕头领，只是无路通款。去年十二月初一日旱朝，因浙江妖人方腊造反，贼势猖獗，官兵屡败，边报十分紧急，官家叹无将材可选。尔时家兄侯蒙，素知头领忠义，不忘朝廷，日日指望招安。当即面奏天子，保称头领有盖世之才，必能剿灭方腊，求降一道招安旨意，启请头领建功报效。天子起先不允，家兄叩头出血，愿将全家性命保举头领，蔡太师亦出力奏请，官家方才准了。现在敕家兄侯蒙为东平府知府，赍按安明诏前来宝山，此刻已渡黄河，不日可到。因下官先行，家兄有一信，先着下官寄上，请头领们

数日内切勿兴兵攻打城池，恐天子见怒。”说罢，袖中取出侯蒙的书信，深深的唱个喏，双手递与宋江。

宋江听了这篇言语，心中大惊。接了书信，满脸堆下笑来，对众人道：“好了，我等弟兄这遭得见天日了。”众人大喜。当将书信拆读，读罢满眼流下泪来，禁不住失声痛哭，道：“宋江与令兄并无半面之识，不意他这般错爱我，正不知宋江那世修下的，粉骨碎身，报他不得。”忙吩咐李云将山前断金亭改作迎恩亭，搭起芦厂，悬挂灯彩，预备接读纶音。一面叫办酒筵，款待知府。侯发道：“下官赴任限期紧促，不敢久留，就此告辞。”宋江并众头领那里肯放，再三款住。当日杀牛宰马，大开筵席。席间宋江又催李云赶紧办迎恩亭，李云道：“小弟已催僮夫役，三日内即可完备。”宋江道：“以速为妙。”侯发道：“家兄方渡黄河，到此尚有数日，头领缓些不妨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尊那知宋江的心！我等皆造下弥天罪孽，蒙令兄提救，天子法外施恩，我恨不得今日便见天颜，那里还再耐得。”侯发赞叹不已。宋江问道：“不知朝廷可招安陈希真否？”侯发道：“不瞒头领说，招安贵寨，家兄兀自费尽心血，又亏煞蔡太师的大气力，方得官家准奏。实缘家兄钦佩大寨忠义分上。至于那陈希真，有何好处，谁耐烦与他出力！”宋江听了，又称谢不尽。

当晚，留侯发在客房安歇。宋江便密请吴军师到自己房里，屏退左右，商议招安之事。直议论到三更后，忽传吕方、郭盛二位头领进房内说话。次日，宋江遂当厅吩咐吕郭二位头领：“带领五十名心腹伴当，费了下程，一路迎上去，恭接天使，休要怠慢。”吕郭二人领命。那行装礼物早

已备好，火速带了心腹伴当下山去了。侯发再三告辞，挽留不住，只得设筵饯行。宴罢，宋江又送出一大盘金银，权当路费。侯发那里肯受，再三逊谢，方才收了。带了原来的仆从，辞别下山。宋江直送过金沙滩，又把了上马杯，恋恋难舍，又洒了许多别泪，方才分手。回得山寨，东京范天喜的脚信亦到，信内称说：“官家已准招安，全亏侯蒙之力，又亏太师极力周旋，方回得官家之意。太师又参奏云天彪辜恩溺职，请旨降革。那知种师道先在官家前密保此人，天子竟听老种之言，不准太师所奏。后又接到贺太平的本章，表奏云天彪的军功。天子召入太师，大加申斥，几欲治太师参奏不实之罪，幸王黼等求免。今官家反将云天彪晋封三级，加都统制衔……”等语。宋江见了，愈加忧闷，知那招安之信，果是实了。差人去通知各处头领，来忠义堂上赴庆贺筵席。

却说李逵巡哨方回，闻知宋江要受招安，便来见宋江，大嚷大叫道：“做强盗不快活，鸟耐烦去受招安，又去受那奸臣的气！既要受招安，当初何必做强盗？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黑厮省得甚么，却来胡说！”李逵道：“倒是我不省得！你早也说要受招安，晚也说要受招安，我只道你嘴里只这般说罢了，那知你认真要做出来。在江州时，你何不早说了，也免得我直跟随你到这里。辛辛苦苦弄得个场面，又要改头换尾。只管说弥天大罪，既做下弥天大罪，须知没处改换。不要恼我性发，直赶到黄河渡口，一板斧砍翻那鸟侯蒙，把那个诏书扯得粉碎，看你们去受招安！昨日那鸟知府侥幸，不撞着我，不然也一鸟斧结果了他。”气得个宋江说不出话来，半晌道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这黑贼好道疯了！不要

道我认真不来斩你！”李逵道：“斩只管斩，我说总要说。”吴用道：“你这厮太不识起倒。浙江方腊猖獗，朝廷正要用人，你若去杀得人多，做个大官，只在眼前，你却不要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在梁山泊，怕没处杀人，要去替赵头儿出力！赵头儿敢是你的亲爷？”吴用对宋江道：“这厮真不通时务，嘴里说得出口，防他真做出来，且关锁在一间房里。待受了诏，再放他出来。”遂教众头领把李逵推了出去。宋江道：“我不念这厮旧日之情，真斩了他。”宋江便和众好汉在鹰台上摆筵，众好汉俱开怀畅饮。众人道：“怎的公明哥哥酒量反不及往日？”宋江笑道：“便是一来病后，二来真个欢喜得酒都吃不下去了。”众好汉饮至半夜方散。

次日，宋江道：“侯知府教我不要兴兵，我想征伐猿臂寨，须不比攻打国家城池，兴兵何妨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哥哥之言甚是。贫道想，兵有先声后实者，今我大振军威，布宣朝廷恩命，劝希真归降。希真若惧而来降，则日后在我掌握。若不从命，吾奉诏之后，据顺讨逆，必能灭他。”吴用、宋江齐说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宋江道：“须差一能言舌辩之士前去，谁当此任？”吴用道：“何用人去，但须一封书足矣。”便教圣手书生萧让，吩咐了柱意。那萧让顷刻写起，将草稿呈与宋江、吴用观看。那书信道：

“梁山泊主替天行道天魁星义士宋江，拜书于猿臂寨陈道子阁下：忠义者，人生之大节；朝廷者，天下所依归。人无强弱，反道者死；国无大小，背顺者亡；自然之理，无足怪者。江久耳盛名，知道子为忠义之士，屡欲奉教。会道子遭高奸之迫，江使奉书不得通，饥渴终莫能慰。不谓道子不以忠义为念，弃我如遗，逞其才

智，雄据一方，抚祝氏之余孽，与敝寨旗鼓相向，蚕食我青云，毁伤我羽翼，恣意横行，岂以江为木偶耶？方今天下豪杰，上应天星，不期而会，此非江足重也，特以忠义之心，人所固有，一唱百和，感应甚捷。是以闻替天行道之举，莫不鼓舞欢欣，影从云响。而道子独中风狂走，自弃良时，恃有乌合蚁附之众，甘为祝庄、曾市之续，窃为智者不敢焉。且夫梁山之兵力，何战不胜，何攻不摧，固道子所习闻者。况逆者朝廷明圣，赦江既往之罪，招安纶綍，已降九天，诛讨不顺，命江前驱。江奉诏兢兢，敢不祇遵。夫以忠义武怒之师，敌王所忾，扫荡区区一猿臂寨，车轮螳斧之势，童子所知也。素钦道子天姿英俊，用先布告。诚能明顺逆之分，奋忠义之气，倒戈束甲，共襄天家，江若仍修宿怨，愿指泰山。所贵知幾之士，不宜迟滞其行也。昔田横得士五百人，议论不决，而淮阴东下。道子固执迷复之凶，必有噬脐之悔。他日江为殿上臣，公作阶下囚，是岂江之志也哉？书不尽言，望左右留意省察。”

宋江、吴用看了甚喜，道：“正要如此写，最好，不必更改了。”当时誊清封好，差一小喽啰赍到猿臂寨去投递。只见李云来禀道：“迎恩亭芦厂都修盖好了，只等恩诏到来。”宋江大喜，连日张筵庆贺。吴用道：“吕郭二位兄弟去迎接天使，此时亦好接着，为何不先差人来通报，烦戴院长去探听一回。”戴宗领命，正要下山，忽报郭盛已回。只见郭盛气急败坏，奔回山来道：“哥哥，祸事了！”众皆大惊，忙问有何祸事。郭盛道：“小弟同了吕方哥哥，领命而去，已迎着天使。倒回转来，到得曹州府地界，天使侯太

守，不合早在途间唤下一个跑解的武妓，一路同行。这日到了馆驿，晚间饮酒取乐，直到三更时分，伏侍的人都倦了。侯太守又叫粉头在筵前舞剑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，手起剑落，砍死天使侯太守，将天子的诏书抢去，又砍翻太守的伴当数人。吕方哥哥得知，忙领人救护。那贼婆娘骑匹快马，往山僻小路逃走，追赶不着。吕方哥哥一面叫小弟回报哥哥，一面差人报知地方官。更不料那曹州府知府盖天锡，反将吕方哥哥一千人都捉下了，又来追小弟，所以连夜逃回。”

宋江、吴用闻知失陷了吕方，俱大惊，叫苦不迭道：“这却怎好？倒害了吕方兄弟！”吴用道：“这武妓不是别人，一定是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。这贼道忌我们受招安，故教女儿来刺杀天使，抢去诏书，截我们的归路。这厮打沂州时，亦是教女儿扮演武妓，里应外合。这厮惯用此计，一定是了。”宋江大怒道：“军师所料是也。这贼道屡次欺我，我与他势不能两立。”众头领无不咬牙切齿忿怒，只有卢俊义道：“此时尚未分虚实。那封书去，陈希真若来归降，他女儿总要见面，是他敢辨到那里去！若那厮不肯归降，便剿灭了他的巢穴，活擒了陈丽卿来，不愁没对证。只是此刻吕方兄弟失陷，怎生设法去救他？”宋江道：“天子明诏赦我等之罪，前来招安。我去恭迎诏书，不到得有甚干犯。此事竟写信与盖天锡讨人，他若不还，便起兵先打破曹州府，救吕方兄弟。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。”吴用道：“盖天锡那厮不通情理，若写信去，他必要挑剔。我想为兄弟面上，也说不得，只有写张诉状去求告他。他若不允，先礼后兵，直道在我。”宋江依言，便商量的写起一张呈状，差人往曹州

府投递。戴宗起身道：“小弟愿去。”宋江道：“此去吉凶莫测，不如差孩儿们去。”戴宗道：“我等同生同死，兄弟有难，戴宗焉敢爱惜身命！”宋江依了，就差戴宗前往，又教取三百两黄金带在身边，觑便使用。戴宗领了呈状、金子，并随身盘川银两，下山去了。

却说盖天锡自做郓城县知县以来，大有政声，贺太平保举他坐升曹州推官。那制置使刘彬虽妒贤忌能，贪财好利，却因蔡京感激盖天锡还他通梁山的书信一节，倒嘱托刘彬照应天锡，所以天锡作推官，刘彬并不作难，半文钱都不取。不然，天锡是一个清贫县官，如何到得这一步。天锡自升推官以后，愈加砥砺。那日得知朝廷招安梁山，宋江差吕方带五六十人去迎天使，一路来俱禀报官府。天锡闻知这信，来见曹州知府道：“宋江有桀骜之才，与新莽、黄巢仿佛，不肯居人之下。今受招安，必非诚意。又遣贼目迎接天使，狼子野心，恐有意外之变，太尊宜多派公人弁兵防护。”那知府正是张翥的后任，进士出身，年纪老迈，素性懦弱，更兼读书太透彻了，左思右想，迟疑不决，不能听天锡的话，竟由吕方过去。天锡叹惜不已。却也凑巧，当夜那知府同夫人好端端的饮酒，不觉一个鸡头晕中风了，两眼直视，口不能言。举家着忙，一阵乱医，求神拜佛，不到两日，呜呼死矣。

知府已死，天锡护理知府印务，一面申报都省。正是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天锡一接了印，更不办理他事，便当厅挑选本衙军健一切做公的，共选了三百余人，即刻起程，奔黄河渡口来，护送天使侯知府。探得吕方已迎着天使回转，已过了东里司，将到云阳驿。天锡催僮人马星夜迎上

去，半路上接着凶报，说天使侯知府在馆驿中遇刺身死，刺客系一武妓，逃走无获。天锡听罢，叹道：“早听吾言，何至于此！”当时火速飭兵役掩捕。吕方正欲差人报官，不防盖天锡已到，尽被擒捉。吕方大叫无罪，天锡道：“你是梁山大盗，怎说无罪？”吕方道：“我虽是梁山上人，现奉天子明诏，已赦了我们。我来迎接天使，不料天使被刺，正要来报官，为何反捉我？”天锡道：“天使遇害，生死不明。你同天使在一处，不论有罪，亦是此案要证，为何不带你去！”当时将吕方一干人都锁了。侯蒙的伴当，除被杀七人之外，其余亦有受伤的，都着将息。那不受伤的，分几个同自己的仆从办理侯蒙的丧事。余外亦一同带回府城。天锡恐吕方等被劫，先在馆驿屯住，移文营汛，调官兵一千多名一路防护，数日调齐，方才动身。

天锡回衙，先将吕方等一干人都管押在班馆内，也不上刑具，发放各官兵回去，唤过侯蒙的仆从问道：“吕方怎的迎接你主人？你主人怎的唤了一个武妓，却吃他害了？”仆从道：“小人的主人，在定陶地界，便遇着吕方来迎接，献上金珠下程。主人十分觑待他，教他随了同行。这武妓是将到东里司路上撞着。那厮见了主人，便求见参拜，他说曾伏侍过二主人侯发。说起二主人的行止，他都晓得，便要伏侍主人。主人本不要他，亦是吕方说道：‘曾见过这粉头耍得好技艺，唱得好曲子，恩相一路寂寞，何不唤下了，也好解闷。’再三说，主人依了，带他到得云阳驛。当晚主人在馆中赏花饮酒。到三更天气，伏侍的人都倦怠了，只得十余人在旁伺候。主人又教那粉头舞剑，不料那婆娘舞到分际，竟下毒手，害了主人，又杀伤众人，将正中供的诏书抢去，跨

马竟走。小人等喊叫，吕方睡梦中惊醒，急领人追赶，已是不及。便教小人等报知相公，他正要回梁山报知宋江。不道相公已是追到，捉住了他。”天锡道：“那武妓怎样一个人？姓甚么？”从人道：“那粉头自称姓陈，是一个美貌女子，身躯长大，是一双大脚，骑一匹枣骝马。多有人猜疑那女子是猿臂寨陈希真的女儿陈丽卿，到底不知是他否？”

天锡听罢，低头一想，冷笑数声，吩咐预备下处，安歇了众仆从，也不去审问吕方。次日一早，叫备马，带了数十骑出城外，把那府城周围看了一转，又把池濠也看了，只是沉吟不语。回到衙署，左右问道：“相公何不差眼明手快的公人捕捉那武妓？这是要紧人犯。”天锡道：“你们不省得，那武妓无处捉。”当日天锡只是负着手在厅上，走来走去的思维。左右又问道：“相公平日断案，如太阳照雪，怎么今日如此迟疑？”天锡道：“我看此案，洞若观火。只是有一件事，实是委决不下，张鬲太守又去了，更无一人商量得。此刻是何时刻了？”左右道：“辰刻后了。”天锡道：“天色尚早，吩咐备马，我要到东里司去，寻那捕盗巡政张相公说话。”左右道：“张巡政相公夜来便来禀见，号房道天已昏黑，相公又有公事，教他今日来见，未曾通报。”天锡骂道：“不省事的奴才！他来禀见，为甚阻挡？既在客馆，快去请来。”左右不敢怠慢，忙传云板，教请张相公入见。不多时张巡政请到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这张巡政是何等样人？姓张，双名鸣珂，本贯河南开封府人氏，乃是名门旧族。他的嫡亲胞叔，就是北宋朝烈烈轰轰一位忠臣义士，精忠大节炳若日星的张叔夜。那天锡未成进士之时，曾在叔夜家就过西席，宾主最

为莫逆。

当日鸣珂请到，天锡降阶迎接。鸣珂上前参谒，天锡忙捧住道：“仁兄是我旧东人，只须私礼相见，何庸如此。”当时分宾主坐下。天锡正说起这件案，忽外面传报道：“梁山泊宋江差人递呈状。”天锡吩咐：“将来人带定，取呈状来看。”须臾，左右将呈状取进来。天锡、鸣珂同看那状子道：“宋江避难水浒，罪应万死。昨奉天子明诏，赦罪招安。宋江等正如拨开云雾，重见天日，感激无际，誓愿竭力捐躯，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特遣吕方恭迎天使，不期变生意外，天使遇害。此乃猿臂寨贼人陈希真，遣其女丽卿所为。彼深忌宋江投诚，故行此毒计。宋江愿率领部众，先灭此贼，一来报效朝廷，二来辨明是非。闻相公将吕方执下治罪，此事吕方实不知情，伏求释放，感恩无极。”等语，呈词甚是卑顺。

看罢，鸣珂对天锡道：“他事卑职不知，若说武妓是陈丽卿，则万万不是。那陈希真未曾落草，在东京时，卑职与他厮熟。那年征讨西夏，亦曾与他同事数年。卑职常到他家，那丽卿从不回避，见过多次，那模样画都画得下。前日天使侯太守从东里司过，卑职去迎送时，就见他身边带着一个武妓，何尝不是陈丽卿，天然迥别。”天锡道：“仁兄所说甚是。我也素知陈希真乃智谋之士，即使他忌梁山受招安，亦决不肯如此用计，留老大败缺。但此武妓究竟是何处人，仁兄料得否？”鸣珂道：“卑职胡乱猜去，这女子多有是宋江差来的。宋江这猾贼，包藏祸心，其志不小。朝廷首辅，草野渠魁，皆不足以满其愿。他堂名忠义，日日望招安，只是羁縻众贼之心，并非真意。那侯蒙想以朝廷恩德招致他，

真是梦里。这厮恐诏书到山，摆布不来，所以行此断桥之计，却嫁祸于陈希真，以遂其兼并之志。太尊可道是否？”天锡大笑道：“仁兄所见，正与弟同。”鸣珂道：“此事本不难料，宋江亦是要人识破，好截断了招安一路。不然，这等藏头露尾之计，亦最粗浅。吴用那厮亦深有机谋，岂非故意如此？”天锡点头道：“仁兄真高见。只是有一件事委决不下：天使在我境内遇害，责任非轻。那武妓无处擒捉，虽捉得吕方，那厮恃无对证，必然抵死不招，熬审亦是无益。宋江来救吕方，必动干戈。贼势浩大，我看此地城郭不固，池濠不深，断难保守。城中武将，只得都监梁横可用，他一人也不济事。若不严治吕方，天使遇刺之案无着；若严究吕方，一郡之地难保。仁兄却怎地教我良策？”鸣珂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此处有一智谋之士，太尊何不问他。”天锡道：“其人安在？”鸣珂说出这个人来，有分教：奸邪伏罪，审明无限阴谋；官级连升，干出有为大业。毕竟说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

话说盖天锡闻得张鸣珂说有智谋之士，急忙问是何人。鸣珂道：“便是本府押狱司狱官毕应元。此人足智多谋，也省得武艺，不在我二人之下，何不请他来商议？”天锡愕然道：“我竟不知。怪道常见此人一貌堂堂，仪表非俗，我已有五七分敬他，原来果是个豪杰。”忙唤左右：“快取我名帖，请押狱毕老爷来。”

须臾，毕应元到来，当阶声喏施礼。天锡忙答礼，请上堂来看坐。应元道：“恩相在上，小吏怎敢坐。”天锡道：“正有事请教，岂可立谈。”再三相让，应元只得谢了，在侧首斜着身子坐下。天锡将前情说了一遍，应元道：“详报都省的文书去否？”天锡道：“天使遇害的初报文书早已发了，捉到吕方一干人的文书还未去。”应元道：“如此却好。这件不难：那吕方，梁山上失了他无所损，我等捉了他却有害，小吏愚见，放了他去。”天锡、鸣珂都道：“是何言也！这厮是有名剧贼，此案的要紧把鼻，如何放得？”毕应元道：“相公容禀：放了无害，只是有个放法。昨日见那吕方伴当内，为首的名唤钱吉，是个喽啰头儿。小吏见那人色厉胆薄，其余三十五人更是无用之物。相公若依小吏时，但用一番犬伏窝之计：待小吏先去私和那厮们打成一路，与他一同私逃，却在东门外埋伏人马，连小吏一齐捉下。却不要去

捉吕方。却将小吏同那厮们一处监下，小吏自有方法去漏他的真情实话来。那时相公再提出来审问，小吏便是老大一个把鼻，那厮们赖到那里去！解上都省，只说就捉得这干人，不必说到吕方，也见得相公能办事。那边宋江得了吕方，必不加兵于此地。岂不两全其美？”

天锡、鸣珂都喝采道：“此计大妙。”毕应元道：“还有一件事禀知相公：那武妓也有些下落了，那厮实是梁山上贼徒，男扮女装。”天锡惊问道：“足下何处采访得？”应元道：“有一云阳驿掌内号的驿使在此。此人複姓钟离，双名复环。本是独龙冈祝家庄人氏，也曾在小吏家做过几年庄客。夜来是他来报，说道认识来接天使的吕方，是宋江身边之人，还有同是一般的一个人姓郭，却不见同来。比后看见那武妓，确是那姓郭的嘴脸，那声音举动毫忽无二。”鸣珂道：“他却从那里认识？”应元道：“我也这般问他，他说当年梁山灭了祝家庄，曾教他父亲俵散粮米，他也在内相帮，厮伴了五七日。只这二人在宋江身边寸步不离，所以认得厮熟。又说彼时，只见众人都叫他郭将军，却不知他是何名字，不知怎的反是他害了天使。小吏见他如此说，已留下他在外面伺候，相公可唤他来细问。”天锡听罢，对鸣珂叹道：“仁兄真料事如神也。”又对应元道：“足下之计甚妙，明日我便当厅签发，将这干人与你管押了，便好就中行事。城中引兵埋伏，就请都监梁横去。”只见鸣珂起身道：“何必去请梁横，多的惊人动马，卑职不才，愿去干这勾当。东里司数百名弓兵，都是卑职心腹，不致走漏消息。”天锡道：“仁兄去更好，如要体己公人，我这里尽有，不必东里司去调。毕押狱之言，我已尽悉，不必再唤钟离复环进来，

事成之后，多赏他些金帛便了。”当时商议定了，已是下午时分，张鸣珂、毕应元都辞了出去。

天锡升厅，教把梁山递呈人带来。那戴宗怀着鬼胎上厅来，下面跪了。天锡吩咐道：“你梁山要释放吕方回去，此事我专不得主，日后都省问本府要起人来，教本府如何回报。”便将宋江呈尾批判道：“尔梁山已知招安，只合在山寨恭候纶音，无端遣人迎接，殊属多事。今天使遇害，凶人未获，尔所遣之人在场，合与应讯人等，同赴都省，候朝廷明降，不得擅请释放。原呈掷还。”又教取十两银子赏与戴宗，道：“我也久慕宋公明是好男子，待他受了招安，再与他相见。你可速去。”戴宗见知府不肯放还吕方，却又如此和颜悦色，明知求也无益，只得领了回批、银子，谢了知府去了。天锡又教传吕方上来吩咐道：“宋江来求释放你，非我不容情，因你是此案要证，不争放了你，教本府如何回话。我想你等众好汉，虽未接到恩诏，朝廷已降恩光，你到了都省，不到得治你叛逆之罪。只要辨得明白，洗脱了身，那时或放你回去，或先留你在省，我你都没干系。”便唤押狱毕应元吩咐道：“吕方这干人，在班馆内狭窄，你领去管了，须要小心。我也素爱他们梁山上的好汉义气，你休得苛虐他们。”毕应元领诺，当厅将吕方一千人，并监册簿子，领了下去。天锡见他们都下去了，暗笑道：“此计虽瞒不得吴用，若弄这班男女，却值什么！”遂退了堂。

却说毕应元将吕方一千人带回司狱衙署，点过了名，监在一处。公人领吕方到那一个所在，吕方看时，虽是几间小屋，却也干干净净，比府衙里班馆强多。当时众人安放铺盖，正端整时，只见一个节级走来，说：“老爷吩咐，请那

位吕头领上去说话。”吕方吃惊，只得随了那节级，直到上房。毕应元早已降阶迎接，堂上酒筵已是摆好。应元请吕方上堂饮酒，吕方惊道：“小人是阶下囚犯，怎当恩相如此？”应元道：“头领休要过谦，只我小可虽是风尘俗吏，生平却最爱结交江湖上好汉。况头领是忠义堂上来的，正有肺腑之谈奉告，怎敢不敬。”便唤左右：“取酒来！先立敬头领三大劝杯，然后入席。”吕方只得谢了，饮尽，告罪入席，坐下。吕方心下狐疑，暗忖道：“他这些光景，莫非是知府教他来探我什么口风，须留心应对他。”只见毕应元殷勤相劝，吕方恐酒后失言，只推量窄，不肯多饮。应元回顾那亲随道：“吕头领的伴当们，款待酒食，你去照看，休教府衙里人晓得。”亲随应了出去。吕方又起身谢了。应元议论些江湖上许多勾当，比较些枪棒法门，吕方随口应对，却处处留心听着。应元又问：“宋公明究竟怎样忠义？久慕他是奢遮好男子，只是不能得见。”吕方遂将宋江如何尊贤重士，如何仗义疏财，济困扶危，如今只是替天行道，只等受了招安，报效朝廷，众弟兄如何英雄了得，上下一心，同患同难，说了许多好处。应元听一句，点头一句，听罢，只是垂头叹气。吕方道：“相公何故感叹？”应元道：“我叹我没缘法，不能到他那里。如能到得，便死也甘心。”吕方道：“相公差矣。小人等是出于无奈，相公是朝廷命官，又遇这等好上司，何犯着学我们！”应元道：“头领还道盖知府是个好人哩！”吕方道：“盖知府这般仁厚，怎么不好？小人被捉时，只道不知怎样动刑，那望到如此恩待。他捉住我们，也是有司责任，不得不然，也难怪他。”应元看看左右，叫都回避了，便走近吕方，耳边低声道：“你死在眼前

了，为何还不省悟？”吕方顶门上浇了一杓冷水，忙立起身问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应元道：“你不要着慌，我细告诉你：盖天锡那厮，他待你如此，不是好意。他与陈希真最好，闻知陈丽卿刺杀天使，他却都要推在你们身上。捉到头领时，便要严刑拷逼，反要在宋公明这边追武妓的下落。是小可恐头领受屈，使个见识，禀道：这些贼骨头，抵死不认，拷杀也是无益。不如不去审他，只把口供文书做死了，一齐报解都省，刘彬、贺太平那里拚用些钱，只照初供办理，显得太守能办事。吕方这些人，且用好饮食调养他，不要饿得难看。盖天锡都依了我。头领，小可这计，为要救你一时之急，希图稍缓几日，再设法救你。不想又是那一个短命鬼，在知府前献勤，他说既是口供都做死了，就将吕方一干人，本地先处了斩。又恐上司批驳，叫我假和你通同，漏你们些机密事来做把鼻。只待我去报了，不过明后日，就要将头领主仆下手，都省上已差人去弥缝了。那厮只顾自己没干系，又要回护陈希真，行这没天理的事。却不知小可倒真心要投大寨，奇逢偶凑，特将真情说与你。”吕方听罢，急得手足无措，见毕应元这般说，再不料是假，便双膝跪下道：“救小人一命则个！公明哥哥遣小人来迎天使，实无他意，不料遭此奇祸，只求相公救命。”应元道：“我也无法，除是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我设法放你走了。只是怎生走得？”

正商议间，只见亲随报道：“有一位官人来拜见老爷，他不肯说姓名，说老爷一见自认得。”应元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客厅上坐，我便来也。”应元便换了衣服，到客厅上来，见了那人，心中早已明白。那人看着应元便拜，应元答礼道：“有何见教？”那人道：“可借里面说话。”应元道：“有

话此处说不妨。”遂分宾主坐下。那人道：“押狱休要吃惊，在下便是梁山上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，差遣前来，打听吕方的消息。谁知知府不明，反将他拿下，监在押狱这里，一命悬丝，尽在足下之手。在下不避生死，特来告知：若蒙救得吕方性命，不忘大德；倘有山高水低，兵临城下，将至濠边，打破城池，不问贤愚，一概难活。久闻押狱是仗义好汉，无物相关，三百两黄金在此。倘若要捉戴宗，就此便请绳索。好汉做事，休要踌躇，便请一决。”应元听罢，鼓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我道是甚么大不了的事，值得这般大惊小怪。只不过要放吕方，算什么大事！你且把三百两金子交与我，我便还你活活的一个吕方回梁山去。”戴宗听了，甚是疑惑。

应元携着戴宗的手道：“院长且请里面说话。”一面口里念诵着道：“江湖上都称赞忠义宋三郎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戴宗随到里面，与吕方相见了，说起知府不准呈状之事。吕方道：“院长不知，此刻知府尚要如此如此，害我等的性命。幸亏毕恩公相告，方才得知。”戴宗大惊道：“似此怎好？”应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如今戴院长到此，正是天凑其便。方才吕头领既说院长神行法神妙，又能带了人同走，你们二人何不先走了？”吕方、戴宗同说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害累了恩公。”应元道：“不妨事，我也久要投托公明哥哥，只恐贵寨不容。”戴吕二人齐道：“仁兄说那里话，公明哥哥爱贤重士，求贤若渴，巴不得英雄垂盼，现在招贤堂上又聚了多少位好汉，只恐仁兄不去。只是仁兄如何脱身？”应元道：“我有脱身之计，便弃了这官。二位哥哥先请。我的一切细软，都弃掉不要了，我有知府捕盗火签在此，二位将

了去，改作节级打扮，路上有人盘问，只说奉知府火签缉盗。我这衙门后土墙外面，是一条短巷，出巷便是东门大街，二位快走，只在一二里程外等我。我还要设法救出这一干孩儿们一发来。”戴宗道：“你怎生救他们？”应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二人大喜道：“真是妙计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一个来禀道：“知府相公差人来问老爷话。”应元大惊，忙将吕方、戴宗藏在侧首套间内。那人已进来了，应元出去见他。吕方、戴宗隔板壁听那人和应元好似分宾主坐下，从人递茶上去，只听那人问道：“吕方那干人监在何处？”应元道：“都在外面一处监着。”那人道：“知府相公吩咐之事，专等你回话。今教我来催你，休要怠慢。”应元答道：“方才也盘问了一回，漏不出甚么来。我想晚间把来灌醉了，只要将他山泊中的女将盘问一个真名姓来，便好做了。”又听那人道：“我也见那口供单上填的是什么一丈青，只不知一丈青的真名姓。”应元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便盘他一丈青的姓名年貌便了。”又听得那人道：“押狱何故神色改变，声音都发颤，敢是有甚不自在？”应元道：“便是，我一则为此事委决不下，恐怕误了本府限期；二则实是身上有些贱恙。”那人道：“既如此，押狱从容办理，我去回知府话也。”便起身去了。应元送出去。

戴宗、吕方在房里听得，都面面相觑，吐吐舌头。应元转身进来，吕戴二人问：“此人是谁？”应元道：“是盖天锡的心腹人。休去睬他娘，我们走我们的。”便将钱吉一干人都叫进来，说明了此计。众人只是磕头。应元便叫吕方、戴宗扮了节级。戴宗把那三百金子都付与应元道：“哥哥将了，我二人轻身好走。”应元收了，便领吕戴二人到后园土

墙边，掇张梯子，爬上去看时，惭愧，墙外苦不甚高。吕戴二人张见巷内却好无人，先后跳下去。包裹、腰刀应元已隔墙掷出去。吕戴二人拾来，背跨好了，出了巷，头也不回，得命的一口气奔出东门，到了一个凉亭子上坐下，已是申牌时分。二人一面缚了甲马，一面说道：“真难得这个毕押狱，如此仗义，山寨中又得一个好弟兄，我们在前面等他。他脱得身，我们才放心同回。”二人缚好甲马，戴宗作起神行法来，腾云驾雾也似的去了。

却说应元放了吕戴二人，暗地里差人去报知盖知府，便到前面去对钱吉等多人说道：“戴吕二位头领已得命走了，此刻时候不早，我们也就动身。我这里有知府的信牌，将你五十余人姓名开上，只说奉知府钧谕，解你们到城外良安营管押。我扮做押解官，你们都上了刑具。待骗了出城，我已有心腹人在城外，雇下五七十头口，骑了便飞奔梁山去。”众人都大喜。应元将他们都上了锁镣，自己全身披挂，提了兵器，备了干粮盘费，点起三五十做公的。只见几个亲随在那里交头接耳价议论，应元问何事。亲随禀道：“方才在府前，听说知府相公捉着了那个武妓，原来是个男子假扮，都说那人姓郭，是梁山上的贼。”应元偷眼看钱吉等人，俱各失色。应元道：“此刻可审讯否？”亲随道：“今晚都监相公请本府赴席，想是明日早堂审哩。”应元道：“如此还好，若今日要审，来提吕方，岂不坏了？我等快走罢！”当时出衙门上马，押解钱吉等一千人到城门边。城上军官来查问道：“毕押狱解这干人那里去？”应元道：“奉知府相公钧旨，解去良安营收管，明日起五更解去都省，有信牌在此。”那军官索取信牌看了，便放应元等出城。

那时已是黄昏，城门上攒点，将要关城。应元带了这千人出得城来，对钱吉道：“惭愧，却逃出虎穴狼窝也。待过了前面凉亭，人烟稀少，与众位松了刑具，骑了牲口好走。”众人都似出了鬼门关，谁不欢喜。刚走得一二里路，只听得一片喊声，路旁拥出一二百人。为首那人身骑劣马，手提大刀，全身披挂，正是张鸣珂，大喝：“毕应元，你领这千人想那里去？”应元道：“我奉知府相公吩咐，解这千人到良安营去，有信牌在此，你怎敢问我！”张鸣珂道：“胡说！现在你的家奴首告你通同梁山，放走吕方，又带这千人私逃，知府教我来捉你，在此守候多时了，你辨到那里去！”应元便不答话，拍马挺枪来奔鸣珂，鸣珂挥刀来迎，那一二百人擂鼓呐喊。钱吉等一千人只叫得苦。应元、鸣珂战了多时，鸣珂将应元擒下马来，喝令绑了。那些应元带的亲随并做公的，都四方逃散。钱吉等原带着刑具，都走不动，不费擒捉。便叫点齐火把，一齐解回城来，叫开城门，纷纷的解到府衙。此时哄动了曹州城，都说好端端的一个毕押狱，不知怎的痰迷心窍，同梁山上贼人私逃，如今吃拿了，眼见难活。

不多时，鸣珂将应元并钱吉等解入衙署，盖知府已坐堂等候。众人纷纷的跪满厅下，天锡见了毕应元，拍案大骂道：“你也有一命之荣，昧良至此，何故通贼造反？”应元只不做声。天锡又骂道：“是我弄巧成拙，不合委你这厮。你把吕方放走那里去了？究竟是何意见？”应元叩头道：“恩相容稟：犯官……”天锡喝叫：“掌嘴！”左右答应一声，却不就动手。应元忙改口道：“小人昔日曾受吕方救命之恩，今到此际，不得不救，一时胆大，将他放走了。望恩

相施恩，小人甘罪无辞。”天锡道：“此等胡说，谁来信你！”便对鸣珂道：“此辈收在监牢里终久不稳，本府主见，即时都绑去市心里处决了，只留那扮武妓的郭贼头解去都省。这厮们不必细审了！”鸣珂道：“禀太尊：今日是国家景命，明日方可动刑。”天锡道：“就是明日，且去收监。”当时将毕应元并钱吉一千人，都是盘头枷、观音钮、鬼吹箫、马蝗绊，重重叠叠，银铛镣铐，结实枷锁了，推入死囚牢里章字号狱底，都上了匣床，收封好了。却故意将应元匣床同钱吉的厮并着。收封放水都毕，笼门上了大锁。当牢节级牢子们都在外面安歇，牢门外四周围提铃喝号价守护。

那钱吉见了此等光景，又见应元认真放走吕方、戴宗，那里料到是假，便叹口气道：“我等死是分内，却累了押狱官人。”应元也叹口气道：“莫非是劫数，只是我得见公明哥哥一面，便死也无怨。今如此了结，为着甚来？”说罢，哽咽了一会。又问道：“我们山寨中头领，有几位姓郭的？如今吃盖天锡捉住的是那位？怎么武妓却是他？”钱吉停了半晌，答道：“押狱官人，老实对你说了罢，那是我们山上赛仁贵郭盛。”应元故意惊道：“郭头领何故刺杀天使？”钱吉道：“天使怎说是他刺的？”应元见他不肯说，正要设法再问，只听那边一个人道：“钱大哥，你也省说些罢！押狱官人虽是自己人，不争被外人听了，多惹是非。”应元道：“我们眼见上天路遥，入地路近，可想活到明日此刻哩！我与众位弟兄前生有缘，今世一处结果，但愿来生仍聚一处。左右不想活了，还怕惹甚是非，落得说说解闷。”数中大半吃应元说得悲哭，钱吉叹道：“我们到底不知还有救星否？”应元也叹道：“不怕众位见怪，若是吕方不去，公明哥哥念

弟兄之情，必来相救。今吕方已去，众位虽是他心腹体己，到底差了一层，他岂肯为我们这三五十人，兴兵动众！俗语说得好：爱将如宝，视卒如草。我们性命决是无望。况说明日就要处斩，即使公明哥哥肯来救，也赶不及。”

众人听了，大半失声啼哭，小半长吁短叹，只叫罢了。内中一人道：“你们休要捣乱，钱大哥报个时辰来，我来占个大六壬，看看吉凶，到底有无救星。”众人道：“正是，倒忘了你的课极准。”应元道：“也不必占课，你们还有一线活路好走，只是我无望了。”众人问：“有何活路？”应元道：“众位不知，这盖天锡与公明哥哥有杀兄弟的切齿深仇，一心要与俺山寨作对头，只苦不知山寨虚实。众位既是公明的心腹人，何不投诚了，将山寨中不犯紧要之事，呈明几件。盖天锡必欢喜，留下你们性命，岂不免了杀身之祸。众位肯时，此地张孔目我最和他相好，知府又听信他，我便替你们托了他照应。只有我决无生路也。”众人叹道：“恐怕不好，只是苦了押头。”应元道：“何谓押头？”众人道：“官人不知，凡是宋大王的心腹伴当，都要有老小做当的，名唤押头。倘若下山走泄山上机密，或投奔了别处，便将押头尽斩，毫不宽贷。”应元道：“如此却也是难，只好由命罢。”便不多说。

看官，但凡人到将死，谁不指望生路。况这干人虽是宋江心腹，宋江觑待他们好，毕竟都是乌合之众，那里是孝子顺孙，便当真大忠大义。众人被应元几番言语，都有些心活起来。钱吉便道：“只恐盖知府未必真识得我，若真个识得我时，便与他出些力，也不枉了。”应元道：“钱大哥如此一表人材，怕不动得知府。只是山寨中机密事，也泄漏不

得。”钱吉道：“如某几桩事，说也无害。”众人见钱吉松了口，便你一句，我一句，都吐些出来。应元便乘机探问，郭盛与侯蒙有何仇隙，却去杀他。问到这里，那众人还有些遮掩。应元故意发恨道：“叵耐郭盛这直娘贼，害了我等性命，误了公明哥哥大事，怎肯与这厮干休。明日法堂上，我一口咬定了他，叫这厮吃个鱼鳞细刚！”众人都道：“官人也错怪了他，这也不干他的事实，是宋大王将令，教他如此行的。”应元道：“岂有此理，我不信。”钱吉道：“官人，你那知道，宋大王实是盼望招安，只因奸臣满朝，官家蔽塞，深恐受了招安，仍遭陷害，那时虎落平阳，益发吃亏。所以不得已，只好将天使害了，希图再缓三五年，奸臣败露，再受招安不迟。杀天使一事，并非我厮瞒你，便是山上众头领也不得几人晓得。就是我们这几人，也直到下了山寨，吕头领悄悄知会的。今官人活是我们会中人，死是我们会中鬼，说也不妨。知府便不杀我们，也休要漏泄。”应元听了，暗暗点头，又问道：“既要行此事，却何故扮武妓？”钱吉道：“陈希真是我山寨对头，落得推在他身上。”应元见题目正旨已漏到手，心中甚喜，又问些闲话，听来已是四鼓，便合眼养神。

须臾天亮了，当牢节级等来开封放水都毕，忽听一片吆喝道：“知府相公叫提梁山一干人犯听审。”只见无数提牢手扑进牢来，将应元、钱吉等人皆带出来。进得府衙，只见一个人出来传话道：“相公钧旨：只带毕应元一人进去先审，其余都押在仪门外伺候。”提牢手一声答应，便把毕应元脚不点地价抓了进去。仪门却就关了，许久不听见里面动静。钱吉等都魂魄不得归位，不知凶吉何如，看那光景，又

不象处决，没处讨问消息，都怀着鬼胎。看来太阳晒下墙脚，忽听大堂上云板响亮，鼓声传出头门，吹打三通，里面一声吆堂，只见呀的一声仪门开了，里面喝叫：“带进来！”提牢手将钱吉一千人牵着进去。只见仪门内两旁边槐树阴下，排列着雄赳赳做公的，上面站的都是军牢、皂隶、虞候、差拨，个个如狼似虎；又只见厅下阶前，摆着胳膊粗细的夹棒、紫檀拶指、挺棍、脑箍、好汉架、美人桩、独笏朝天、夜叉望海，种种狠毒刑具；又预备下姜汁、酒、醋、新汲冷水、药材、童便，一切喷唤昏晕等物，看得令人魂销胆碎。只见正厅上三副公案，分明是森罗殿上阎罗天子：当中那公案上，明晃晃烂银的签筒笔架，旁边架起敕印，一色都是大红披围；旁侧两副公案，一样体面。正中虎皮椅上，坐的自然是盖天锡；左边的便是巡政张鸣珂；只有右边坐的那一位，更非别人，便是昨夜一处监禁的那个毕应元，已是冠戴的威威武武坐着。众人齐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方晓得着了毕押狱的道儿。牢子将众贼推在厅下跪下。只见毕应元竖起双眉喝道：“兀那贼子们听者！你们夜来那番话，我都一是一二是二的禀了相公，不曾捏诬你们半句，从实顺了供罢。你们鬼也鬼，吃了老爷的漱口水。若牙碜半个含糊字儿，你们看那阶下的家伙，便教你们每件尝尝滋味，我却不来奉陪了。”众人都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。张鸣珂喝道：“还不快供，务要等刑法上身么？左右准备着！”阶下两边爪牙轰雷也似的一声答应。钱吉等见不是头，情知赖不去，只得都从头到底供招了，痛哭哀求道：“实不干小人们之事，相公可怜，只说别处得这真情，休题小人供招，免得老小受害。”鸣珂将供单呈与天锡看了，天锡吩咐仍带去监禁。不说钱吉

等都懊悔不迭，到了监里，彼此互相报怨。

且说天锡审了这案，便起身向毕应元打了一恭，道：“此等重案，竟不烦一鞭一笞，便得水落石出，丝毫无遁，皆毕兄之功也。”应元拜道：“小吏皆仗恩相威福。”天锡道：“只是无故累了毕兄，受此一通腌臢，本府实不过意。”应元道：“为国家公事上，如何论得。”天锡道：“虽如此说，礼不可缺，本府已备下了。”便教将出来。左右忙抬上花红表礼，天锡当厅与应元簪花挂红，亲自敬酒三杯，吩咐将自己全副执事舆马，送毕押狱回衙；又教两班优人送去押狱衙内，演戏解秽；又将酒食银两等物，赏了应元、鸣珂手下之人，及一切公人。应元、鸣珂谢了退出，天锡然后退堂。这里开锣喝道，鼓乐喧天，将毕应元从府堂上送归衙署。曹州合城军民人等，方知是盖知府用计，都喝采赞扬不已。

次日，天锡复请鸣珂入署，商量道：“此案卷宗，我已教押司们连夜叠成，你看可着何人解往都省？”鸣珂道：“此案事情重大，况且难保这厮们不翻供。贺检讨是明白人，不用说了。只是刘彬非贿赂不行。卑职愚见，须得太尊亲去，一者可以将细情面禀贺检讨，二者刘彬贿赂不足，也好求他商议。”天锡道：“仁兄之言甚是，然我想毕应元亦须同去。”鸣珂道：“卑职近闻亦有调动之信，想不久亦到都省，与太尊相见。”天锡大喜，遂吩咐打造槛车，挑选公人，整顿行装，带印上省，委督粮通判代行公务，择日起行。鸣珂禀辞，仍回东里司去。

到了这日，毕应元已准备好伺候太守同行。兵马都监梁横来送，天锡嘱咐道：“我不在此，一切事务，将军格外小

心。”梁横道：“此乃小将分内事，太守请无过虑。”天锡辞了梁横，即便起身。只见天锡头裹洋蓝札巾，身披砌银软皮铠，左边跨一口浙铁髻拔剑，右边悬一根二十七节八楞铜鞭，穿一双卷云战靴，坐一匹白额黄骠马。伴当们拥着那口薄刃厚背通天雁翎七宝刀。端的人材出众，相貌非凡。毕应元将钱吉一千人都下了槛车，一齐起解。众百姓见天锡解这一千人赴省去，无不欢喜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贤父母从此高迁，一方失怙；俗官员前来接任，百姓生灾。不知盖天锡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

却说天锡、应元押解了钱吉一千人赴省，一路无话。不日到了济南府，进得城来，头站伴当引入公馆歇下。提刑检讨贺太平早接到文书，已委员弁来查点人犯，收入监禁。一切公项使费，俱是毕应元去说合。那应元才本能干，又善说词，此次解犯费项，却不吃亏。当日，天锡换了公服，到检讨司前禀参。恰好衙中发晚鼓时候，贺太平尚未退堂，当时放参。天锡随着那承局参见了，递上由册折子。贺太平看了，打鼓退堂，随教天锡内衙相见，赐坐，问道：“此案人犯，尽可委员弁解送，太守何必亲来？”天锡便将恐群盗翻供，刘安抚处须得打点之事说了。贺太平道：“此说也是，但不知太守带了多少打点银两？”天锡道：“五百两银。”贺太平道：“济得甚事！这刘安抚是个极要钱的人，一切房费、盘费、过堂公款、硃墨纸笔，都休算上，只是通内堂，极苦也须得一千两银子；兜底包到，里里外外，总须二千余两，方只看得过。”天锡道：“似这般怎地好？”贺太平道：“我也拮据得紧，不能全行替你成全。你再去商量得五百两来，我遮莫与你凑一千两帮助你。”天锡拜谢道：“得恩相如此成全，卑府方放心。”

当下天锡辞了贺太平，回到公寓，与毕应元商量，恁地再得五百两。应元道：“前日卑职原说这点银子不够，此刻

若回曹州，往返多日。不如想个树上开花的法子，安抚衙内当案王孔目，卑职与他厮熟，太尊只须立纸文书与他，待结案时交付，岂不省一番急迫。”天锡依言。应元便去见了王孔目说明，王孔目也依了。上下都打点明白，那安抚使刘彬方才挂牌放参。天锡带了由册折子，并检讨使的公文禀见。那刘彬升厅，验了案由，问了备细，天锡一一禀了。刘彬教天锡且退，带钱吉一千人上来审讯，钱吉等都供认了。

刘彬将钱吉等收禁，遂与那几个幕宾商议具奏，奏称大略云：宋江不受招安，阳遣钱吉等迎接诏书，阴遣贼目乔扮武妓，刺杀天使侯蒙，抢去诏书。钱吉等惧罪自首，供出乔扮武妓之贼目郭盛，在逃无获。臣伏查钱吉等，虽属贼党，讯据不知情由，且见天使被害，畏罪自首，应姑免死罪，刺配沙门岛。查取职名，侯蒙遇害在前，护理曹州府知府之推官盖天锡任事在后，应免其失察之咎。前任知府某虽有失察，已死无庸议。其贼目郭盛，讯据已逃回梁山泊，应俟就擒之日，归案讯结。是否允洽，伏乞睿断等语。缮毕，便请贺检讨一同会衔具奏。贺太平道：“此案事关大盗逆命，镇抚将军张继，亦须知会他。”刘彬道：“检讨说得是。”就命备文移知张继。那张继是勋戚之后，世袭侯爵，镇守山东全省地方。虽是督领重兵，为一方阉帅，却是为人懦弱无能，一切军务大事，全仗夫人贾氏替他决断。

闲话慢表，当日刘彬依贺太平之言，移知张继去讫。忽报新任曹州府知府，从东京到来禀见。刘彬见了手本大喜。你道这新任曹州府知府是谁？却是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。原来高衙内自从被陈丽卿割去耳鼻之后，高俅谎奏称是收捕陈希真受伤，官家准记其功，且赐医药。所以他不以为辱，反

以为荣。得他老子之力，铨选曹州知府。那刘彬本是高俅提拔之人，今见高衙内，怎不奉承他。当时参见罢，即请入内堂私礼相见，宴会赠送，自不必说。刘彬就教盖天锡将曹州府印信交代高衙内，留天锡、毕应元在都省公干。高衙内接了印信，辞了各上司，带了仆从，得意扬扬到曹州赴任去了。早有细作报与梁山，那林冲在濮州一闻此信，便有攻打曹州之心。看官且莫性急，按下慢表。

且说当日戴宗、吕方两个离了曹州府，行了二百多里，方才天晚。二人卸去甲马，寻客店歇了，就住在店内。等了三日，不见毕应元一千人到来，二人疑惑，戴宗道：“吕兄弟且在此等待，我迎上去看来。”当日戴宗拴了甲马，作起法来，仍转曹州，正撞着盖知府、毕押狱解钱吉一千人动身。戴宗大惊，飞忙回到下处，说与吕方。吕方也吃一惊，二人急回梁山，报知宋江。宋江见吕方已回，大喜，遂罢攻打曹州之事。戴宗禀说前因，吴用便道：“此是番犬伏窝之计，钱吉等如何省得，必然被害。他既放回吕方，必然谎奏朝廷，反说我们不是。可烦戴院长速去东京探听消息。”宋江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戴宗领命，当日扎扮下山去了。宋江见吕郭二人都回山寨，并无损伤，稍为放心，遂简练军马，观看动静。

且说戴宗直到东京，径投范天喜家，具道来意。天喜道：“怎的山泊里坏了天使，把这招安弄决裂了？”戴宗道：“你怎么颠倒说是山泊里坏了天使？这都是陈希真那贼道遣女儿来刺杀天使，阻我梁山招安之路，现有公明哥哥与太师的书信在此。”天喜道：“你休题太师，目下官家盛怒，已将太师贬去三级，现为工部侍郎了。”戴宗惊道：“此却为

何？”天喜道：“说也可恨，那日官家御司天台，占望云气，忽见太阳中心有一颗黑子，有棋子大小，当问左右近臣。彼时道士郭天信在旁，侍陪圣驾。那厮深晓天文，当时奏道：日中有黑子，是大臣欺蔽君王之象，恐宰辅侵权，望官家留意。天子听信此言，深疑在太师身上，恩礼渐渐衰薄。昨接到山东安抚司奏章，称说钱吉等供认，刺杀天使侯蒙之武妓，乃是我山寨中郭盛头领。天子览奏大怒，当唤入太师，大加申斥。那陈瓘、宋昭等一班儿从旁和哄。若不亏童郡王、高太尉力救，定将太师发配州军编管，如今已降了侍郎。这不打紧，如今官家又悬一口上方剑在至德殿上，有旨说：再有敢奏招安梁山泊者，立斩不赦。此刻只等种师道征辽奏凯，便拜大将征讨梁山。圣意已定，天怒难回，谁敢多说。”戴宗听了大惊道：“似这般说怎好？现在公明哥哥有信，多多拜上太师，求他鼎力周全，兄长可怎生引我去面见太师？”天喜道：“太师此刻已是不在其位，况近日忧愁成病，未便引你去相见。这信，我与你呈递上去。”

当晚天喜留戴宗歇在家里，将书信传递入去。次早，太师唤天喜入后堂多时；天喜回家，将了蔡京的回书与戴宗，说道：“太师吩咐，多多致意宋头领，千乞看觑我的女儿、女婿。此刻虽失天宠，童贯与我心腹至交，我的事便是他的事，我重托他好歹在圣上前周全贵寨，众位头领放心为要。”又有许多金帛赏赐戴宗。

戴宗收了，不敢怠慢，当时别了天喜，拽起大步，作法回梁山泊去了。一见宋江，备说一切，呈上蔡京回书。众头领听了，俱各大惊。宋江听了朝廷不准招安，蔡京却失了宠，又喜又忧，对吴用道：“可恨陈希真害了天使，刘彬这

伙奸贼竟横架在我身上。枉是冤屈难明，不如兴师去打猿臂寨，擒得陈希真父女来，不愁没分辨处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之言极是，小可所以说过，不乘此刻攻打陈希真，待他养成气力，急切难图。近日狄云兄弟又病故了，此仇更当报。”

正说话间，忽报差到猿臂寨去的下书人回来，有陈希真回信带转。宋江唤入问道：“那陈希真如何？”下书人禀道：“那陈希真一见了大王爷的书信，十分钦敬，留小人客馆安歇。连留三日，酒筵相待。小人恐误日期，苦辞要行。陈希真方付了这封回书，又与了小人好多金银。”宋江、吴用心中疑惑，且看那信面封皮上写得甚是谦卑，却也欢喜。当时拆信与众头领同目观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“总督猿臂、青云、新柳三营都头领陈希真，谨覆书于梁山泊主宋公明阁下：尝闻古人有言：浩浩阴阳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万岁更相送，贤圣莫能度。抚易尽之光阴，而不于其间作消遣法者，愚人也。希真有生之后，虎豹其姿，豺狼其性，目尽图书，心通鬼物。幸生当盛时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为无可为，遂移情方外，从事于导引辟谷，与夫朝菌蟪蛄度长絜大，不过一消遣法也。既而见忤于当道，遂潜伏爪牙，苟全性命。不意公明方快心于沂州之野，蚩尤横飞，惊霆不测，地轴震荡，百川乱流，巖无安巢，渊无恬鳞，俾希真失其栖迟，于是啸聚猿臂，为逋逃渊藪，脰肝杀越，行所无事。希真初不知绿林为终南捷径，而逆天害道，公然行之者，亦不过为消遣法也。希真既有猿臂，而公明之青云山当我咽喉，希真规取形势，欲戎马出入之利，是以袭而取之。卧榻之下，原非人酣睡地，不足问也。卓哉

公明！谈忠论义，天下英雄莫不颔首。又蒙谊不遐弃，虽不肖如希真者，尚不憚以此二字谆谆惠诲，此固希真所未尝习闻者也。虽然，往训有言：不背所事曰忠，行而宜之曰义。又曰：智足以欺王公，而不足以欺豚鱼；忠义足以感天地泣鬼神，而不足以动盗贼之心。何则？盗贼、忠义之不相蒙，犹冰炭之不相入也。希真与公明同为跋扈飞扬，千载定论，莫不共见为剧贼渠魁，亦何所用其深讳？以贼取贼，不得为窃；以盗攻盗，不得为讨。青云本非公明所固有，希真取之不为贪，而公明不怒不为厚也。天子未尝以征伐命公明，而公明私自发难于猿臂不为顺，而希真悉力拒战不为逆也。方今宋室无东周之衰，而公明欲以匹夫行威文庄穆之事，希真窃疑之。夫天下莫耻于恶其名而好其实，又莫耻于无其实而窃其名。公明忠义之名满天下，而不察杀人亡命，有司所宜问，无故而欲效法黄巢；血染浚阳，世人所宜骇，乃饮怨衔毒，报复尽情，行而宜之之说安在？啸聚而后，官兵则抗杀官兵，王师则拒敌王师，华州、青州、东平、东昌，皆天子外郡，横遭焚掠；黄钺白旄，赏功戮罪，皆朝廷王章，俱为僭用，不背所事之说又安在？如是而犹自称为忠义，希真虽愚，断不能受公明教也。且夫希真所为，非不大类公明，然逆料天下后世，必薄责希真，而厚疑公明者，何哉？希真不敢树忠义之望，而公明不肯受盗贼之名也；希真自知逆天害道，而公明必欲替天行道也。无盐自惭媿陋，人皆谅之；夏姬自伐贞节，适足为人笑耳！假使公明果能奉天子明诏，鼓行而东，希真束手就戮，夫复何言。若乃假忠义之名，徇

徊观望，必有先公明而为之者。公明自顾不暇，奚暇为希真惜耶？夙慕梁山强兵百万，公明韬略渊深，倘惠然肯来，希真亦有赢卒万人，靖壁以待。两相攻杀，彼此无名，亦一消遣法也。或胜或负，等诸触蛮之得失。所谓盗弄潢池，无足轻重者，何用假朝廷，说忠义，陈天道，如此惊天动地为也？谨复左右，其熟图之。”

宋江看罢大怒，吴用等也都呆了。宋江气得面如喷血，手脚冰冷，不觉昏厥了去。众人忙唤，方醒过来。宋江大骂：“希真贼盗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”众头领无不大怒。只见李逵在旁冷笑道：“哥哥不听我的言语，却吃这厮奚落。”宋江大喝道：“黑厮省得甚么，又来胡说！”李逵道：“我虽不懂文理，只看哥哥见了书信，气得这般光景，必是那厮笑我们受招安。早知不听那鸟知府哄，岂不是好？”宋江听了这话越怒，要斩李逵。吴用喝道：“哥哥正在不快，你省说句，靠后去！”喝开了李逵，又对宋江道：“哥哥息怒，那厮依仗有些人马，要和俺对敌。正要去擒他，他倒来吹毛求疵，定要洗荡了那厮的巢穴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说得是。”

次日，宋江教裴宣计较下山人数。正说间，忽报濮州林冲头领差人投文来。宋江唤入，取信看时，乃是林冲探得高衙内做曹州知府，林冲记念前仇，要求公明准其起兵攻打曹州，擒拿高衙内，“千万与兄弟作主”等语。宋江看了，与吴用、公孙胜商量道：“林兄弟此仇不容不报，只是攻打猿臂寨这机会不可失，其势不能两顾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可写信与林头领，劝他暂忍数日之气，等打猿臂寨得胜之后，定然与他报仇便了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林头领每提起高俅陷害一节，怒发冲冠，眼中冒火。今日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虽

写信去劝他，恐他未必忍耐得。贫道想，何不遣人去替他回来，同去打猿臂寨。一乃仇人离开眼前，二乃林头领武艺超群，须知少他不得，岂非两全其美？”宋江道：“此论极是。”当日便令双枪将董平往濮州去替回林冲，这里且按兵等待。不日，林冲回到梁山。宋江接着道：“非是不许贤弟报仇，奈此番攻陈希真，机会不可失，望贤弟助我。俟胜了希真，攻打曹州，报贤弟之仇，都在宋江身上。贤弟休烦恼！”林冲领诺。

当日便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猿臂寨头领分作两起：头一拨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共带六千步兵，六百马军；第二拨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，又去兖州调回时迁，以备探路之用，也带领六千步兵，六百马军。两起共是一万二千步军，一千二百马军。教宋清先备得胜酒筵，众头领欢聚一夜。宋江向吴用道：“那年我打祝家庄，先是自己去，未能得利，幸亏军师到来，助我成功。今仍欲烦军师同往，早晚可以商议，未知可否？”吴用欣然领诺。便又派吕方、郭盛同行，宋万、郑天寿接应粮草。卢员外并一切头领镇守山寨。当日宋江领众下山，杀奔猿臂寨来，早有细作报与陈希真。

却说陈希真自从吞并了青云山，又开得银矿，煎炼铜斤，又招抚散亡流民，开垦地亩，四方无业饥民多来归附，又令侯达提调窑器，私通客商，发去各路销卖，官府几番也禁止不得，因此兵粮充足。众英雄见希真并不劫掠而自丰富，都各欢喜。陈希真恐梁山来战争，将三寨钱粮计会一切事务，都委刘广、苟桓在猿臂寨掌管，自提精兵驻扎青云

山。

那时正是三月中旬，天气和暖，祝永清与陈丽卿已成合卺之礼，正在新婚之际，连日庆贺宴会。自希真复了宋江信之后，乃集众英雄议事。众英雄礼毕，分班坐了。希真笑道：“可笑宋江这厮，把这等信来唬吓我。我等岂是受他笼络的，吃我回他这封书。那厮见了，不欧个死，也有九分没气。他必然兴兵动众，拚命而来，当如何对付他，愿闻众位妙策。”只见慧娘答道：“迩年来梁山正强，兵精马壮，今被姨夫一激，来势必然凶猛。兵法云：避其朝锐，击其暮归。何不深沟高垒，守老了敌兵。待那厮退去，随后掩杀，可获大胜。”语未毕，只见祝永清道：“秀妹妹之言，虽合兵法，但我更有一计在此。我早料这厮要来，已差心腹人在魏河西岸，如此如此安排下了。今求泰山与小婿三千精兵，渡过魏河，背水下营。那厮若打从这条路来，先杀他个下马威，再依秀妹之计坚守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你二人之计都妙。贤婿去时，三千兵恐不敷用，竟带五千兵去。我在魏河这一岸，扎营等你。”众头领听了，无不忻然。慧娘道：“玉山兄既有此妙计，奴家索性再助你一件器械。”希真问是何物，慧娘道：“甥女前日曾教水军用捍水囊箭，可以伏居水底，姨夫已准用了。今就以此法变化，造成飞桥。此桥亦用黄牛皮做就。这桥若拆散了，军士们身边可以分带。凑起来顷刻成一座浮桥，千军万马，任意可渡。用毕，顷刻可以收拾，毫无形迹。奴已备好在此，今玉山要背水立营，这桥正得用。”永清听了大喜。希真道：“且待梁山去的探子回来，便知端的。”

不日，细作回来报道：“宋江等领一万多人马来厮杀

也。”希真便传令先将砖城工作停了，张家道口，除苟英领三百兵镇守钟楼之外，不许存留一人。一面去新柳营调回祝万年；又去虎爪关调回刘麒；猿臂寨调回苟桓、王天霸，派谢德、娄熊权去代领。这里兵马分作两起：第一拨祝永清、祝万年、陈丽卿、栾廷玉、栾廷芳、王天霸，共领步军五千，马军五百，下山渡过魏河，背水下寨；第二拨只是希真同慧娘、刘麒、苟桓四人，领大兵随后下山，就魏河东岸下寨。另拨一千军，带着飞桥，接应祝永清。分派已定，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。

却说宋江带领人马杀奔猿臂寨来，离青云山尚有二十余里，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和吴用商议道：“我听说青云山左侧张家道口，四边都无依傍，敌兵难以把守，我就那里长驱直进如何？”吴用道：“不可。陈希真不比等闲之辈，岂肯留此大破绽，那里必有防备，莫如夹魏河立寨。”宋江道：“夹河为阵，他不肯来，我不可往，守到几时去？”吴用道：“事难预定，只可相机而行。且先使两个分头去探听路径，才可与他敌。”宋江便差戴宗、时迁去探路。次日一早，戴宗回来道：“陈希真差他女婿祝永清，同祝万年领一枝兵在魏河西岸背水下营，希真自己却在河那一岸，倚山扎寨。魏河里并无浮桥，亦不见一只渡船。祝永清的营盘系是五营，分东西南北中，海棠花样式安扎，背后紧靠着魏河。”正说间，时迁亦回来，说道：“小弟去张家道口打探，那张家道口空荡荡的并无一人一马，正在那里修造砖城，满地堆着砖石，亦不见一个工匠，四面各处看探，人影也无。只有十里远近，正中间一座钟楼，旁有几间小屋，想有些少兵丁居住，余无别物。任凭生人来往，亦不稽

查。”宋江、吴用听了，甚是疑惑。宋江道：“这也作怪，却是何故？”忽报祝永清下战书，吴用批刻日交锋。宋江道：“他背水扎营，必有缘故，军师怎样胜他？”吴用道：“拔寨前进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就前面险要处安营，我兵初到，锐气甚盛，休要斗将，可与他混战取胜。我兵即或不利，可以退守。那张家道口必有备防，休去睬他。”

宋江依言，当命三军饱餐战饭，拔寨都起，离祝永清不过三二里之遥，依着树林，一字儿扎下三个营盘。中军是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、林冲、花荣、李逵，左营是李俊、穆洪、杨雄、石秀、张横、张顺，右营便是秦明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、戴宗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时迁。安营已定，吴用对宋江道：“既与他混战，可将军马分为四队，奇正相生，必获大利。”宋江道：“有理。”当时宋江与林冲、花荣、李逵领前队，李俊、穆洪领左队，秦明、黄信、欧鹏领右队，杨雄、石秀、杨林、戴宗领后队，只有吴用、吕方、郭盛、二张、马麟、邓飞、王英、时迁守营。分派已定，宋江正待领兵出阵，忽听得右军营里喊声大振，枪炮震天，连次来报：“敌兵劫寨，已杀入围子里，兵马不知从何而来。”宋江、吴用大惊，忙传令道：“右营已中奸计，中军、左营休动，切不可去救，那厮必有外应。但有外应贼兵来抢中左二营，不问多少，只把神臂弓射去，休容他近寨。”道言未了，中营后面早已火发，粮草堆齐着，人马乱窜。吴用只教休动，妄动者立斩，只将神臂弓、佛郎机保住中军，又吩咐左营一样如此。果然陈丽卿来抢中营，王天霸来抢左营，三五番冲突，都被神臂弓射回，不能杀入。那神臂弓是两人分用一张，一弓发三箭，长六尺，发远五百步，乃是宋朝利

器。当时祝永清、祝万年从宋江营后杀出，乘势纵火烧粮，也被神臂弓、佛郎机阻住，不能杀到中军。只有栾廷玉、栾廷芳，出其不意杀入右边营内，逢人便砍。右营贼兵不及备防，吃栾氏弟兄杀得马仰人翻，那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时迁都从乱军中逃出性命。祝氏、栾氏弟兄四人，合兵一处，斩首无数，掌得胜鼓回营。丽卿、王天霸已收兵而回。

这一阵杀得那梁山兵胆战心惊，更不知猿臂寨人马从何处杀入。细细查看，中营后面、右营围子里，都有七石缸大小地穴数十处。原来都是祝永清预先使心腹人掘下的地道，料得宋江必在此等所在扎营，果然中计。当时查点，损伤二千余人，烧坏粮草器械无数，幸亏军师吴用镇定中营、左营，不致失利。宋江大怒道：“祝小畜生焉敢如此！”便传令起合营兵马前去厮并。只见探路兵来报道：“祝永清得胜后，便拔寨都渡过河去了。扎营处只是一片空地，一物全无。”宋江、吴用惊讶道：“这厮又不备船只，不搭浮桥，却怎生渡得这般快？”当夜宋江与众头领在寨中商议，都疑惑不定。

次日，宋江差人渡过魏河，直到希真营内下战书。希真批来日渡河交战，书后又批道：“夜来小婿行小狡猾，戏弄足下，幸勿介意。”宋江愈怒。次日，宋江严整队伍，在魏河西岸，摆成阵势等候，希真并不出战。宋江着人去催，希真回书谢道：“小女于归，今日正当弥月，敝寨设酒庆贺，无暇厮杀，故而爽约，望改期明日。”宋江怒极。气得个李逵暴躁如雷，道：“为何不渡过河去，怕他甚鸟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也说得是。”便传令搭浮桥渡河。吴用再三苦劝道：“哥哥，你忘了天书上明明写着：临敌休急暴，对阵莫匆

忙；急暴难取胜，匆忙多败亡。古来兵家犯此取败者，不知其数，兄长岂可蹈其覆辙。请暂息一时之怒，从长计较。吴某不才，管取一条计胜他。”宋江只得忍一口气，收兵回营。

次日，宋江又陈兵西岸，遣人去希真处挑战，仍不见动静。直至下午，希真方批回战书道：“公明既善用兵，何不渡过东岸一决胜负？希真若半渡邀击，非丈夫也。”宋江脑门都气破了，对吴用道：“这贼道欺我太甚，当用何法攻他？”吴用道：“小可算定了，这厮欺我不敢渡河。我一面只顾搭浮桥，假作欲渡之势。仍将兵马分作两拨，兄长领一拨，今夜悄悄从上流头黄叶村渡过去，小弟探得那个村坊有百十家烟灶，多是渔户，水势尚浅，渔船甚多，可借他作浮桥。但必须另留一枝兵射住岸口，方可过去。一到彼岸，先占地利，扎下营寨，然后进战。小弟自同众兄弟从此地进路。两面策应，此河可渡也。”宋江听罢甚喜。

当日黄昏时分，宋江仍同花荣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带一半人马，投黄叶村去；吴用分一半人马镇住河口，催督军士铺搭浮桥，假作渡河之势。当晚宋江领兵奔黄叶村来，叫穆洪、石秀带数十个喽啰，先到村中去晓谕百姓：“休得惊恐，我不过借此渡河，决不烦恼村坊。各宜安静，妄动者立斩。”穆洪、石秀领命去了。宋江到得黄叶村，已是初更天气，那些百姓渔户都来焚香迎接。宋江都安抚了，就叫借众渔户的渔船，趁月光下搭起浮桥。二更时分，早已完毕。宋江留黄信、欧鹏带领弓弩手，射住岸口，宋江同众好汉渡过魏河东岸，果然神也不知，鬼也不觉。宋江甚喜，暗传号令，人皆衔枚，马皆勒

口，顺流迎下去。走得五七里，已近半夜时分，宋江同花荣相了地利，倚山傍水之处，住下兵马。宋江对众好汉道：“吾在此处安营下寨，希真坚守不出以为得计，今已入其内地，再夺得他几处险阻，更有吴军师策应，那怕这厮不败！明日众位弟兄与我努力。”众头领欣然领诺。

宋江正令军汉们搬泥运石，掘濠凿堑，安立营寨，忽听半山里一个号炮飞入云端，四面喊声大起，猿臂寨兵马漫山遍野而来，梁山兵慌忙迎敌。两下交锋，混战了一夜，天色大明，希真方才收兵。宋江帐房器械失去无数，安营不得，只得屯在一个林子内。正与众好汉商议间，只见戴宗赶来道：“军师请大哥不如收兵回去，河口浮桥已被希真烧断了。昨夜贼兵渡过河来劫营，吃军师防备得紧，只伤了些伏路兵，不曾吃他得便宜。特请大哥回去商议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已渡过此岸，正好与敌人决战，何故退兵？”花荣道：“既是军师如此说，定有妙计，哥哥须要依他。现在黄叶村的浮桥，得黄信、欧鹏把守，虽不妨事，恐再中那厮奸计，老大不便。”戴宗道：“那厮渡河，并不用船只桥梁，在水面上来去如飞，正不知是何故。”宋江与众人都甚惊疑。宋江听了这话，只得收兵回黄叶村。希真亦知宋江军有纪律，兵势未衰，不敢追逼，亦自收兵而回。

那宋江到了黄叶村，黄信、欧鹏接应，仍过了魏河西岸，令花荣、穆洪、黄信、欧鹏断后。归到大寨，吴用接入。宋江问吴用道：“贼兵虽与我混杀一夜，不过小失了些人马器械，并未挫动锐气，军师何故要我收回？”吴用道：“那厮昨夜亦来劫寨，吃我防备，不被他着手。我因见彼军渡河，不用舟楫桥梁，大有可疑，真有神出鬼没之机。深恐

兄长有失，所以请回，从长计较。如果胜他不得，小弟愚见，不如且归山寨，再候机会。若旷日持久，粮草不继，兵马守老了，一发吃亏。”宋江听罢，沈吟不语。众头领亦意见不同，也有说退兵是对的，也有不甘心退兵的。看官，就是熟谙兵法的人，到此也难预决。究竟不知梁山兵进退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五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

却说梁山大众正在进退未决，只见宋江道：“我兵到此，岂可轻退。我想那张家道口正是进兵之路，军师在未发兵之先，曾说此路砖城未筑，最易攻取，今日为何还不走这条路，却又攻此地，岂不是舍易求难？”吴用道：“我虽如此说，但事有变更。那张家道口平坦坦地，四面无处生根，敌人就用重兵把守，尚且不能挡我。如今他无故弃而不顾，方圆十余里，不立一营一栅，便是无谋下将，亦不至如此疏虞。我料这贼道必有意外诡计，切不可中他机会。”花荣道：“军师之言虽是，然太把细了，也是一病。昔年汉末三分，诸葛丞相因西城难守，曾用空城之计，晋宣竟为所愚。今希真莫非就是此计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这般想，那厮必是故意如此。我等只顾大队人马杀去，就那里下寨，再观虚实何如。”吴用又再三不肯道：“只有看透虚实，然后进兵，那有先进了兵，再观虚实之理？兄长不听吾言，必然有失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烦动众弟兄到此，不得半点便宜，退兵实不甘心。”众好汉都叫道：“我等既到此地，岂可不战而退，愿并力前进，死也不悔。”吴用吃逼不过，只得定计道：“既然要去，他那钟楼必然古怪，不是号令，定是妖法。我兵不可全进，先差精壮军，乘他不备，悄悄进去，拆毁了他那钟楼再进兵。”话未说完，李逵便道：“我去！”吴

用道：“你去虽好，但你做事鲁莽，我再教时迁助你。你二人乘黑夜，带五百人去拆了钟楼，就放起旗花来报信。倘贼兵追来，休要迎战，只顾回来。”二人领令。

当夜，吴用请宋江暗传号令，只留些少兵丁虚守老营，将合营军马悄悄移到张家道口，安下营寨。李时二人引了五百精壮喽啰，悄悄进口子去了。宋江、吴用亲在辕门外观望消息。那夜阴云四合，星斗无光，望那张家道口，里面黑洞洞的不见一物，只有那钟楼上点着灯火，十余里外都望见。好半歇，约莫那李逵、时迁早已到钟楼边，许久并不见些动静，也不见旗花飞起。宋江、吴用一同直等到四鼓，不见动静，心中甚疑，又差几个探路小军去探听。那小军探了一转，来回报道：“那钟楼安然不动，李时二位头领带那五百人，影迹无踪，不知那里去了。四周围十余里，都是空地，并无人迹。只有钟楼上并几间小屋内，却有几个人都睡着。”宋江、吴用听了都大惊。吴用道：“我说这厮必有诡计，如今天已大明，李逵等人一个不回，必遭毒手了。此路断乎攻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非也。两个兄弟进去，不见虚实，如何便舍了这条路罢休。我只顾进兵杀入去，死也要救两个兄弟！”

吴用且教去各村口处，捉得几个乡人来，问道：“尔等居此多年，可晓得陈希真在此建立钟楼，是何缘故？”乡人答道：“小人等虽居此地，实不知其细底。那钟楼自起造到今，亦从未撞过。只听得那些喽啰们有四句歌儿，念诵道：好个九阳钟，只消一声撞；贼兵来一万，活捉五千双。亦不晓其意。”宋江道：“这厮多敢是惑人之术，休去睬他，众兄弟那位去打头阵？”只见杨林、石秀、邓飞、王英一齐应

道：“小弟都愿去。”宋江大喜，便令四员头领分领四千兵马，当先杀入，先拆钟楼，再长驱大进。吴用无奈，只得将后军分作三队，随后接应。中队乃是宋江、吴用、花荣、穆洪、吕方、郭盛，左队乃是秦明、黄信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，右队乃是林冲、李俊、欧鹏、马麟、戴宗。分拨停当，杨、石、邓、王四将当先进发。

却说苟英仗九阳钟，震倒了李逵、时迁和那五百人，活捉了解到希真大寨。次日，正在钟楼上观望，只见一大队贼兵，约有四五百人，飞奔杀来。苟英大喜，待他走入界限，便撞动神钟，铿地一声，只见那四千人都马仰人翻，七横八斜睡在地下。两旁小屋里奔出数百喽啰，各带麻绳，将众人慢慢的捆绑起来，一个个穿在杠子上，扛猪也似的抬了去。宋江等在后面，望见大惊。秦明、黄信两骑马急忙飞抢上前去救。那钟又是铿的一声，秦明、黄信连人带马也都倒了，都吃捉了去。

宋江只叫得连连叫苦，无法奈何，只得收兵回营。宋江大哭道：“不听军师之言，果中这厮诡计。如今八个兄弟遭他擒去，性命在于呼吸，如何是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已中其计，不必说了。这厮诡计多端，又有妖法，不如暂与他讲和，救回八个兄弟，再作区处。”宋江道：“与他讲和，须一能言舌辩之士方好。”便问那个愿去，只见帐下一人应道：“小人愿往。”宋江看时，乃是冷艳山的头目王俊。宋江道：“我亦深知你的才能，正要重用你。你若救得八位头领出来，决不负你。只是不可失我们梁山的体面。”王俊道：“爷爷放心，小人决不贻羞而回。”宋江当时修一封书付与王俊。

王俊领了书信，带了四五个伴当，竟投希真大寨来。辕门小校报入中军，希真唤入。王俊上前礼毕，希真问道：“宋头领差你来，有何话说？”王俊道：“宋头领特差小人来讲和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原不曾来惹你梁山，尔主无故加兵，殊不合礼。不知尔主讲和之意若何？”王俊道：“宋头领传言：陈头领如肯放八位头领回寨，即刻卷旗收兵，永不相犯。现有宋头领书信在此。”希真听罢，大怒道：“宋江匹夫，焉敢藐视我！我这里兵强马壮，战将如云，岂惧怕你这梁山，谁希罕你收兵？”便喝刀斧手：“推出王俊斩了！”王俊大叫道：“头领且慢，听王俊一言。”希真喝道：“饶你有苏秦、张仪之舌，我这里也下不得说词。速与我斩来！”刀斧手不容分说，将王俊推了出去。祝万年道：“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，主帅为何斩他？”希真道：“不斩其使，不足以示威。”少刻，刀斧手献上王俊首级。希真教付与他的从人带回，说道：“宋江要来打话，须着晓事的来。王俊无礼，我已斩了。”从人战兢兢的道：“……小……小人……去……去说。”当时领了首级，赶回营去报知宋江。

宋江气得目瞪口呆，做声不得。吴用忿然道：“待小弟前去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好歹要救八个兄弟回来，死而无怨。”宋江那肯放他去，说道：“这贼盗不达情理，万一连军师都害了，怎好？”花荣道：“不如小弟前去，那厮未必敢加害。即或害了，梁山少了兄弟，如九牛之亡一毛，军师岂可轻动！”宋江亦不肯教去，花荣执意要行。吴用道：“花兄弟可以去得，我料那厮未必就害兄弟。但须见景生情，随机应变。”花荣道：“小弟理会得。”宋江只得依了。

花荣当时带了仆从，直到希真营来。希真闻是花荣，开

门接见。礼毕，分宾主坐下，花荣开言道：“公明哥哥深仰将军，欲通盟好，将军何故见弃，致动干戈？昨日八位兄弟被留，我公明哥哥又遣人求和，将军不听，竟斩使毁书，不知尊意待欲何为？”希真道：“两雄不能并立。我希真堂堂大丈夫，只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，岂肯寄人篱下？公明把忠义二字来哄我，我岂受他欺的？况舍亲祝氏所得何罪，惨遭翦屠，尤志士所同愤，我正待助小婿报不共戴天之仇，焉肯与你讲和！”花荣道：“非也。当年祝家庄与俺山上作对，不能不和他厮并。今与贵寨须无仇隙，而将军不肯相谅，率意谩骂，无故伤害和气。及至交兵，将军又不肯出战，只仗诡计法术胜人，恐为天下英雄所笑。将军如果执意，我花荣愿与八个兄弟同就斧钺，由将军与公明厮并。天道难知，恐将军未必定是胜，梁山未必定是败也。望将军察之。”希真道：“贵寨虽与我无隙，只是窃据争夺之事，那里论得情理。况小婿灭族之仇，岂有不报。兵不厌诈，我自有胜公明之计，将军如何管得我来？至于八位头领在此，我佛眼相看，并不伤害。只要公明晓事，我便送归。一面只顾决胜负，公明不畏我，我亦不畏公明，何必讲和哉！”花荣道：“将军尊意，待如何还我八位兄弟？”希真道：“梁世杰夫妻，碌碌庸材，你们尚且取了蔡京十万金珠，兀自不肯放还。今贵寨八位英雄头领，岂敌不过蔡京的女儿女婿？物有定价，我亦只要八十万金珠，还你八位头领。花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待我回明了公明哥哥再说。”即时辞了希真回营，见了宋江，具言此事。宋江道：“一时那得许多金珠？”吴用道：“可一面到兖州支取，一面去本寨移动，两处合来，何止此数。若破了猿臂寨，真所谓暂寄外府也。”宋江道：

“军师之言甚善，速差人去办，兄弟们的性命要紧。”当下
一面去办金珠，一面回复希真，带下战书。希真只不出战。
宋江五七番下战书，责备希真失信，希真只是不睬。

宋江与吴用商议：“他不肯出战，这钟又不能破，怎
好？”吴用道：“我想要破妖法，除非请公孙胜来。”宋江依
言，正待发使去请公孙胜，忽报郑天寿解粮，有轰天雷凌振
同来。宋江唤入，见毕，宋江道：“凌兄弟来此何故？”凌
振道：“公孙军师已知敌人有妖钟挡路，我兵不能取胜之
事。他说此钟名九阳钟，备先天纯阳之气，只有玄黄吊挂可
以破得，奈此宝现在二仙山罗真人处，一时不能去取。特与
卢员外相商，令小弟带了几种炮位来，倘能轰倒钟楼，敌军
可破矣。”宋江大喜，当时点收了粮草，郑天寿仍去转运。

宋江见粮草充足，可以久持，颇为放心，即令凌振就张
家道口筑起一座土山，将炮车载了一座劈山铜炮，数十名炮
手推上山去，四面下了桩索。凌振去对准了照星，将火药、
炮子、门药都装齐备，只等宋江号令。宋江引众头领出了营
外督看。宋江令凌振开炮，一面严整部伍，只等得胜杀入。
凌振领令举火，三军呐一声喊，火机落处，只见火门内的火
光，耍耍耍放花筒也似的冒出来。凌振大惊，识得炮要炸
烈，忙滚入山下土坑内去了。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大炮崩炸，
天摇地动。那些炮子铜片，满空飞开，反把自家军士伤了数
百人。那些炮手逃得慢的，都被炮炸死。宋江只叫得苦，幸
喜凌振脱了性命。宋江问凌振是何缘故，凌振道：“炮内毫
无毛病，定是这妖法利害，炮不能伤。”吴用道：“我想妖
法最惧秽污，何不将炮子污了打去，何如？”宋江道：“有
理。”当取了些猪狗血、大蒜汁，将炮子染了，仍叫凌振再

装起一座红衣架海炮，炮上也涂了秽物，依就举火开炮。这番不比前番，凌振早已备防，只将那药线接着火门，点火之人早已避开。宋江与众人都立在远处观望，只见药线着到火门，那火药依就冒出来，不多时一声响亮，大炮依然炸得粉碎，那座钟楼安然无事。幸防备在先，不曾伤人。

早有守钟楼的人飞报陈希真。希真听得，即带随身将吏，都佩了太阴秘字，齐到钟楼到。苟英迎上楼去，希真与众人遥望梁山兵马，只见阵势如云，却都不敢前来。希真笑对众将道：“吴用虽善用兵，岂知我的玄妙。我这五雷都篆大法，并非邪术，岂惧枪炮火具哉！”众将俱拜服道：“主帅神机，真不可及也。”希真就命苟英将那神钟连撞一百单八下，只见团团九里之内，祥云霭霭，瑞气纷纷。宋江那枝兵马，虽在界限之外，听得那钟声，兀自头晕心摇，立脚不定。料知利害，只得收兵。希真望见贼兵都退，就吩咐在钟楼上摆筵席，希真与众英雄欢饮至半夜方散。不说希真回营。

且说宋江收兵，闷闷不乐，正与吴用商议进退之策，只见林冲满面喜悦，领着一员新入伙的好汉，身長七尺，三十七八年纪，来参见宋江。宋江见了那大汉，问林冲道：“这位兄弟是何处英雄？姓甚名谁？”林冲代答道：“这位兄弟姓戴名全，本贯曹州人氏，端的一身好武艺。因他须发皆黄，江湖上都叫他做‘金毛猿’。家中有巨万家财，专喜结交豪杰，久要来聚大义。兄弟当年在东京时，亦曾会过，有一面之交。今高衙内这厮做了曹州知府，庇护家丁，又贪他的家财，将他寻事陷害，现在把他兄弟、儿子都捉入监牢，又来捉他，所以戴全连夜投奔我大寨。因闻知小弟同哥哥在

此地军中，所以竟到这里，特引他来见哥哥。”戴全又将高知府才庸性虐的行为，细诉一番，“现在儿子、兄弟在囹圄，命在旦夕，望乞救援。”宋江听罢，问吴用道：“难得这位豪杰兄弟来聚义，怎好不去救他。只是我与陈希真相持，胜败未分，弃之不甘，食之无味，势难兼顾，如何方好？”只见吴用听了戴全之言大喜，叫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利市真是天赐的，如何不去取！所谓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。这猿臂寨枉是无隙可乘，不如丢开，去取曹州，一者杀了这班贪官污吏，为民除害；二者为林冲兄弟报仇；三者得他的仓库钱粮，可助山寨军需，岂不妙哉！”林冲亦求宋江道：“望哥哥移兵向曹州，替兄弟出这口无穷冤气。”宋江道：“曹州也是一府之地，急切如何破得？”吴用道：“取曹州易如反掌。”遂附耳低言道：“只须教戴全和凌振如此如此用计，曹州唾手可得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此计果然妙绝，且等金珠到来，救出八位兄弟，便可收兵。”不日，梁山、兖州二处，先后解到八十万金珠。看官，这梁山虽是富饶，骤然提出八十万金珠，亦不容易。宋江也觉得肉疼，无奈为兄弟面上，顾不得空乏，只好使用。当时吴用、宋江商定主意，竟将八十万金珠先解去希真营内，然后讨还八位头领，就命花荣前往。

花荣到了希真营内，希真见宋江将金珠先送到，已知其意，就吩咐将秦明等八人放出，交还花荣。谢德谏道：“宋江既将金珠先送来，正是错打主意。兵不厌诈，何不趁此际会，收了他金珠，不放人还他，日后梁山受我们的牵制，岂不是胜算？”希真道：“非也。汝等不知，宋江非蔡京可比。蔡京先送金珠与宋江，是昏愚不省事机，所以蔡京终受宋江

所欺。今宋江先送金珠与我，是欲示信于人。我若不还他八个人，我的理曲，他的理正，他的兵气愈壮，众心愈固。拼出了八个头领，破斧沉舟价与我死并，毕竟我的兵力尚不及梁山，一旦失利，真乃贪小失大也。两军气力相当，尚不敢使敌人有必死之心，况敌强我弱乎？”众将俱拜服。希真又吩咐将擒来的众喽啰，并马匹衣甲器械，尽皆付还，都交与花荣，不缺一件。仍以酒筵相待，送出寨去。

花荣等都谢了，同众人回到宋江营里。宋江见九个兄弟一同回来，悲喜交集。八人都拜谢宋江，宋江流泪道：“八位兄弟失陷，我痛不欲生。今得重会，实出万幸，八十万金珠何足惜哉！”众人无不感泣。秦明、邓飞道：“希真妖法如此可恶，必须设计破他。”宋江道：“此刻我已改图了。”遂将戴全之事说了一遍，众人大喜。宋江当时传令，将后队作前队，拔寨退兵。

早有细作报与希真，众英雄都要追赶。希真道：“不可。吴用多谋，闻知他粮草充足，忽而退兵，恐防有诈，且再探虚实。”数日内，连差去细作陆续来报：“宋江果真退兵，遣八员头领断后，就是放回去的那八个人。现在已去远了。”希真道：“这也古怪，这厮并不挫动锐气，何故便退？”祝永清道：“想是梁山有甚事故，这厮有内顾之忧，所以收兵。”希真道：“也未可定。吴用极会用兵，见难而退，不可去追他。这厮平白送我八十万金珠，我所获多矣，只顾培我们的根本要紧。”那猿臂寨自梁山攻打不得之后，希真连夜催筑城垣，三月完功，亘长十三里，与新柳城接连，十分坚固。就将九阳钟楼移在新柳城西门外，离城七里，禹功山上建立。那里是个紧要所在，梁山兵来必由此

路，所以希真将钟楼移于此处，以作新柳保障。希真又命在黄叶村渡口，添设一座炮台，令刘麒分管。希真见张家道口城郭完工，一切关隘坚固，银矿内磁器十分得利，兵粮充足，众英雄各守旧职，戮力同心，乃欣然对慧娘道：“今而后我高枕无忧矣！”慧娘道：“虽则脚跟立定，那兗州不能恢复，未为得意。望姨夫早定妙策，若得了兗州，归降朝廷，真无愧也。”希真道：“甥女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只是那镇阳关十分险峻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不日我同你改装了，亲去踏看地利，再做计较。”于是希真大聚众英雄，于万岁亭上参谒龙牌，请众英雄各归职守。一面只顾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。希真乃同慧娘驻扎青云。自此以后，希真镇守三寨，端的安如泰山，稳如磐石，威振山东，无人敢敌，专候梁山之变。放下不题。

单说宋公明拔寨退兵，不日到了兗州。那李应等头领都领兵出城迎接，宋江见那镇阳关十分险峻，兗州城、飞虎寨都守御得法，真是金城汤池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入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甚喜，便把全军都屯在兗州，只差凌振同戴全先到曹州按计行事。

看官，须知说话的只有一张嘴，著书的亦只有一枝笔，若要交代两处事务，须得暂放下宋江这一边，且讲那戴全和兄弟戴春是怎样的人。原来他父亲叫做戴聚发，原是徽典当中伙计出身，绰号“铁算盘”，真是丝毫不漏，那怕一文钱，情愿性命抵换。那典当东人胡华廷，与他性格相仿，却带几分呆气。戴聚发便浸润着他，格外做出诚实正经的模样。胡华廷爱他忠厚而又精明，倾心付托。铁算盘设法经营，生意越盛。不数年，胡华廷抱病，呜呼哀哉死了，孤儿

寡妇，尽托于铁算盘。铁算盘连欺带骗，东边诌称折本，西边假说倒灶。那胡华廷的老婆女流之辈，儿子又年轻，专好游荡，那里去稽查得，听他冬瓜推在葫芦账上。铁算盘又趁势暗使他的党羽纪明，引诱胡华廷的儿子使钱，嫖赌吃着，无不全备。铁算盘却又故意在人面前苦言劝阻，使人不疑心。不数年间，铁算盘把胡华廷所有内外家资，一鼓而擒之，弄得胡家母子，寸草全无。几处亲友，素来都被胡华廷做绝了，到此无不畅快，谁来照应，老老实实，冻饿而死。

那铁算盘恐人看出破绽，也故意做出那倒灶行径，口口说“我吃胡家害了”。在徽州鬼混了许久，暗暗的带了两个儿子，溜到山东曹州府，将骗来的家私撑立起门户来。不数年，家财巨富，在曹州城里称得豪富，城内城外谁不晓得戴老员外。那时戴员外年已六旬，单单只有这戴全、戴春两个宝贝。这两个宝贝，虽是同一爹娘生下，却又情性迥别：那戴春生得风流花荡，三瓦四舍，大小赌坊，无不扬名，一切帮闲篋片，无不厮熟，曹州人取他一个浑名，唤做“翻倒聚宝盆”，取其一文不能存留之意；那戴全另是一家行为，身有千百斤膂力，专好耍枪弄棒，结交好汉，——不然，如何认得林武师？——不论偷鸡吊狗，好的歹的，都是朋友。两个拆家精，挥金如土，不务正业。那铁算盘年已老迈，平日熬茶熬醋，半文舍不得，今见儿子们狂费浪用，又奈何不用，气成一种症候，叫做反胃噎隔，看着饭吃不下去，又不肯舍钱医治。就是这一年，铁算盘因重利盘剥，逼出一件人命来，吃盖青天审讯明白，拘入死囚牢里。那戴全、戴春两人，那里肯为老子身上使钱，由老子在牢里受苦，不到一月，也呜呼哀哉死了。

铁算盘已死，这兄弟两个一发无拘无束，畅所欲为，一宅分为两院，同居异爨，各败各钱。场面上为老子的事务，少不得也有些假戏，都搅与帮闲箴片及家人们料理。那戴全早已自在逍遥去了。一日，到西门外一个结义弟兄处吃寿酒。座上朋友无非是江湖豪杰，至好弟兄，相见有何不喜，大家说些闲话。将要坐席，只见一个庄客上来道：“小人又去催请过金大官人，金大官人说因身子不快，故此辞席。”戴全道：“所说莫非就是天河楼前武解元金成英么？”主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戴全道：“却也作怪，小可因此人端的一身好武艺，仗义疏财，所以十分敬奉他，近来不知何故，他却与我疏远，今日仁兄处又托故辞席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也奇了，想是我们有些不是处，改日见了与他陪话。天时不早了，我们且请坐席。”席间谈谈说说，也讲些江湖上的勾当。欢饮至夜，众人方散。

惟有戴全因酒酣路遥，就歇在那家。次早别了主人进城，因记起金成英，原欲到天河楼去，顺上大路，恰迎面遇着一个人，戴全却是认识。原来那人是安庆人氏，姓毛，并无正名，因他秃顶，人都叫他毛和尚。生得身轻步捷，纵跳如飞。那年在徽州胡华廷家行窃，胡家失物不少，戴聚发也便趁势干没了许多。后毛和尚因在阳湖县窃一富户破案，刺配到曹州，闻知戴全仗义，已来投拜过的，今日正好遇着。戴全见了便招呼道：“毛兄多日不见了。”毛和尚道：“正是，小人受大官人抬举，未曾报效。”一路谈谈说说进了西门，顺大街走，不觉到了天河楼前，戴全便同毛和尚进了一片小酒楼。二人上了楼，拣副座头坐下。酒保上来问了，摆上一大盘牛肉，烫了一大壶酒。二人饮到分际，戴全指着斜

边约有数十间门面远近一所门楼道：“你晓得他家是怎么样人？”毛和尚道：“大官人为何问起他？”戴全道：“他是我仇家。”毛和尚忙问何仇，戴全一一说了。只见毛和尚目眦张眦裂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！大官人放心。小人却知那厮也有些膂力，急切近他不得，求大官人宽限时日，总在毛和尚身上，管取他的头来。小人走得脱，便去赶办；若有祸来，小人一身承当，决不累及大官人。但与大官人从此长别。”戴全感谢。又吃了两大壶酒，毛和尚道：“不瞒大官人说，他家却是小人的亲戚。”戴全倒吃一惊。毛和尚又道：“他既如此欺负大官人，小人也顾不得了。此等不义之徒，留他何用！”戴全听了大喜道：“难得毛兄行此义事，倘有山高水低，我戴全自当竭力打点。”二人谈至肴残，方才会钞下楼，毛和尚竟一别而去了。此事放下慢题。

且说戴全顺步而走，一路想着毛和尚肝胆可托，不胜自喜。酒兴豪涌，恰好经过一个大酒楼，是曹州有名的叫做凤鸣楼。戴全身不由主的跨上酒楼，拣副座头独自畅饮，正在欣欣得意，只见一个刺眼的人也上来了。你道是那个？原来不是别人，便是他嫡亲同胞兄弟戴春。看官，他们弟兄两个为何如此不睦？自古道：孝弟，孝弟。孝弟二字，原是相连拆不断的，不孝又焉能悌？他两个待老子如此，待弟兄可想而知。若务要问个细底，连我也不晓得。只见那戴全也不则声，慢慢地吃完了残酒，大踏步下楼去了。

那酒保早已上来问过戴春酒菜，戴春道：“便是玉楼春取一壶来，一切按酒只拣好的搬上来。”酒保应了，须臾搬上来。戴春独自慢斟细酌了半日，方下楼来，付了酒钞，缓步上街。正在呆想出神，恰遇着一个人。那人正是徽州的纪

明，戴聚发叫他引诱胡华廷儿子破家的。原来纪明排行第二，徽州有名一个帮闲的，也胡乱学些枪棒武艺。后来也因一起讼事，徽州站脚不住，听得戴聚发在曹州发迹，特来投奔他。那知铁算盘晓得他的行为，恐怕他反把自己的儿子引坏了，没奈何暂留他住了几日，便钻缝打眼，寻他一个错处，与他闹了一场，推了出去。那纪二吃铁算盘赶了出来，只得东奔西走，鬼混了几时浮头食，不上半年，渐渐有些出头，也另外撑出个场面来。那日因有事到天河楼前，却与戴春遇着。戴春见了便叫道：“纪二郎，许久不见，约有半年光景了，你在那里？怎的我家只不来？便是先君在日有点些小伤屈，你也不要见怪。”纪明笑道：“那个值得甚么，尊翁归天，我还不曾来吊唁。”

当时纪二便盘住了戴春，又说了些投机的话，便邀戴春到一所酒楼上畅饮。戴春口风里但涉着嫖赌二字，他便逗引几句。戴春问道：“你此刻住在那里？”纪二道：“我住在莺歌巷一间楼房里，二官人要寻我时，须认明姚三郎的画店间壁便是。”戴春道：“敢是那丹青姚莲峰家么？”纪二道：“正是。”戴春道：“我也晓得那人年纪虽轻，丹青却是高手，我久要寻他画幅小照，你在那边好极。”纪二道：“你进了巷来，我和他是贴间壁。他那丹青手绢，二官人赞得不错，莫说别的，就是这几笔春宫画，曹州第一有名。他近来很赚些钱，都是春宫画上来的。”戴春甚喜。二人又吃了几杯，又逗引戴春好些话儿。纪二夺会了酒钞，便道：“小可还有薄事，不奉陪了。”戴春猛想起一件事来，对纪二道：“二郎，要你会了多钞，我同你到天河楼前凤鸣酒楼上去，回敬你三杯。”纪二道：“小可委实有件要事，改日奉扰

罢。”戴春一把拖住道：“时候早得紧哩。二郎直如此见外。”说罢拉着就走。纪二口里还说有要事，那两只脚已跟了戴春去了。

须臾到了凤鸣楼，二人上了酒楼，纪二便引戴春到临街窗一张台子坐下，酒保搬托酒菜上来。戴春对纪二道：“我酒是有了，你量海宽用几杯。”又说些闲话，戴春便指着对街一人家问道：“二郎认得这是甚么人家？”纪二道：“却不认识，二官人问他则甚？”戴春笑道：“我几日前也在这副座头上，看见他家楼上有个极标致的雌儿，不知他姓甚，家里作何生理。料你是个高人，必然晓得。”纪二听了，暗想道：“原来他见过这个人了，倒也妙极，只可惜不及打照会。”便答道：“这却不晓得。既是二官人要访问时，待我去打听实了，定来报命。”戴春甚喜道：“全仗妙计。”便取过酒壶来与纪二满斟一杯道：“先浇海根。”纪二笑道：“知道成不成，怎的便消受。”戴春道：“托你焉有不成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觉得对面楼上人影儿一晃。戴春急看，果然是那个宝贝移步上来。戴春便对纪二道：“你看，来了！”说罢，只顾伸长了脖子张望，看见那女子手捧绣花棚子，走近窗前，将棚子支好，掇一把小椅子坐了，略卷衣袖，露出纤纤玉手，拈针刺绣。初夏天气，穿一件湖色藕丝衫，鬓边簪一排玫瑰花，金蝉压鬓，点翠耳珰，生就一张莲子脸儿，乌云细发，星眼樱唇。纪二道：“敢是二官人所说的？”戴春只是点头。纪二轻轻喝采不迭，猛然忍不住咳嗽一声。那女子便回眸相看，便把秋波来二人身上一转，落落大方，毫无避忌，只顾刺绣。戴春悄悄道：“二郎，你说何如？”纪二侧着脑袋把下颏连摇着道：“我今日服煞二官人的法眼了。”

二人重复坐下，又吃了一回酒，纪二口里嘈道：“二官人但放心，此事都在纪明身上，多则三五日，必要捞他个底里来。”戴春大喜。正说间，只见那女子楼上又来了一个婆子，年约五十以来，衣服却也清楚。那女子便向婆子笑着说了些话。那婆子也笑着，便帮那女子收了绣棚，同下楼去了。这一去，就如石投大海，再不上来。戴纪二人等了多时，酒肴已残，只好散场。下得楼来，戴春叫店主登记了账，同上大街，闲游了一回。将要分手，戴春千叮万嘱，务要打听那女子底里。纪二连声应诺，转订戴春明日到莺歌巷来奉茶。戴春应允而别。

纪二徘徊了片刻，见戴春去远，便回转天河楼前，迺到那女子家里来。原来这女子祖籍徽州，本身姓阴，小字秀兰。他父亲名叫阴德显，因为人鬼头鬼脑，故尔出了个浑名，叫做“阴捣鬼”。阴捣鬼的浑家田氏，便是方才楼上的那个婆子。田氏年轻的时节，与纪二素有来往。再说那秀兰向有一个阿姐，名唤秀英，也是烟花阵里的主帅，在徽州时夺得好大锦标。纪二引诱那胡华廷的儿子，在他身上老大使钱。那时秀兰年纪尚幼。后来胡家败了，阴捣鬼携了家小到东京，又做了好几年半开门的买卖，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。乌龟真没造化，花娘一病死了，阴捣鬼只得改图，又同了家小一余两余余到曹州，却改姓为杨。不上一月，阴捣鬼也死了。秀兰年纪渐长，田氏愁丈夫所遗囊囊不多，要求个久远之计。因见秀兰十分姿色，比阿姐更好，一心要干旧日的买卖，怎奈人地生疏，没处寻个拉皮条的马泊六。也是孽缘与劫数相凑，曹州府该有这番刀兵屠戮之惨，数月前田氏将他丈夫尸棺浮屠了，携了女儿，移在天河楼前居住。一日，正

在门前闲看，恰好撞着纪二。两人本是旧好，一见甚喜，田氏便邀纪二坐谈，各诉离情。纪二见秀兰长大，亦是欢喜。田氏便将心腹之事说与纪二，纪二便道：“此事容易。据我想来，莫妙如照当年纠合古月儿的做法，最为稳当，而且多有钱赚。不可象那东京时的胡乱，捞摸得有限，又吃那些破落户啰唆。”田氏道：“阿叔说得是极。有了阿叔调度，我便放心了。”自此之后，又是多日，恰好纪二兜着了戴春。其时不及关照，只好等戴春转背，飞奔秀兰家来。田氏迎着笑问道：“所托之事有了？”纪二笑道：“阿嫂怎地猜得着？”田氏道：“方才见你在酒楼上这副贼相，我便有三分瞧科着。”纪二便将戴春的事一一说了，田氏道：“何如？我早猜到。方才那个猢猻精，有点意思。”纪二只是嘻嘻的笑，田氏笑道：“这副嘴脸，倒亏你那里去寻来的！”秀兰立在娘背后，也笑道：“娘时常说害干癆，那人真象个害干癆的。纪二道：“你们如果不要他，就罢，你自己去另寻个戴员外。”田氏道：“我不过取笑，谁去嫌他。他如今到底对你怎样说？”纪二道：“有甚怎样说，自然对路。我明日如此引他来，你只须如此如此而行，必然十全其美。”田氏大喜道：“全仗妙计。”纪二道：“他明日必然一早来寻我，我且明日来。”遂辞婆子回家。

纪二一路走，肚里暗想道：“可恨铁算盘这老贼！当年用得我着，何等买嘱我。胡家的家资，我又分得你没多少。今来曹州投奔你，你便如此相待，不留我也罢了，还要千方百计想害我。好呀，你如今拖牢洞死了，你的儿子却落在我手里。我想他那里帮撑的人多，我到他家必遭刻忌，不如兜他到这里来，如此切摆为妙，他一定上钩的。有理，有

理！”纪二一路鬼划策，已到了莺歌巷里。只见姚莲峰正在收店面，上排门，相招呼了，又立谈了几句，各归本室。寸阴易过，看看红日落西山，不觉鸡鸣天又晓。纪二早起梳洗方毕，见戴春果然来了，甚是欢喜，请到里面坐下。戴春笑问道：“所托之事，有些信么？”纪二道：“二官人，信便有些了，只是二官人昨日吩咐的话，恐行不得。”戴春听了着实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到底怎的？”纪二微微笑道：“其中有个缘故。”正是：痴蝶贪花，被一阵狂风吹去；娇莺织柳，用几番春色钩来。不知纪二说出甚么缘故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

话说戴春闻得事体行不得，吃了一惊，追问纪二怎的。纪二道：“有个缘故。”戴春急问其故，纪二道：“昨日桃花巷口与二官人分手，看看太阳尚高，小人便到那家左近邻居打听。却探听不出甚么，只知他家姓杨，说他家由金钗巷搬来的。小可奔到金钗巷，那里又打听不出甚么。正在无计访问，恰遇着张九朝奉，谈起他家，方知是个诗礼之家。他丈夫是个黄门秀士，今来山东游幕，好像是别省人，不甚清楚。其人前月身故，家惟母女二人，虽不富足，尽可度日。”戴春一腔欲火挫了一大半，纪二又道：“二官人，非是纪明不肯出力，那话如果是真，此事如何行得！”戴春呆了半晌道：“总仗二郎再去打听，自当重谢。我们且上街去。”

纪二请戴春先吃了些茶食，便同去几处窑子里姊妹行中鬼混了一回，又上街闲走。纪二一路看得戴春神不守舍的光景，不觉又行到天河楼前，重复到那凤鸣酒楼。戴春便邀纪二上去饮酒。上得楼时，只见靠窗那副座头，已被一伙酒客占去，二人只得另拣一副座头坐了。且喜斜望过去，对面那楼窗也看得见，只苦略远些，又可恨那楼窗却厮闭着。过卖搬托酒菜上来，纪二只顾劝饮，说些闲话。戴春那双猴眼，只钉在对面楼窗上，苦得钻不进去，只得收眼回来看着纪二

道：“二郎，你那信息，那里打听来的？”纪二道：“不是说张九朝奉讲来的。”少顷道：“且慢，那张老九素来说话不大诚实，此信多敢不是真的，改日再捞个真底里来回报。”戴春听了心窍豁地一开，喜不自胜，说不尽仰仗话头。二人又对酌了一回，戴春道：“我们且下楼去，此事总望商量。”那纪二忽的立起身来道：“二官人且请坐坐，我有个计较在此，去去就来。”说罢飞奔下楼去了。

戴春等了许久许久，方见纪二上来，急忙立起笑问道：“何如？”纪二道：“啐，我道是那一家，原来远在千里，近在眼前，却是我家的亲戚。”戴春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怎的是你亲戚？”纪二道：“他家是我的母党，那妇人是表嫂，他的公公便是堂房舅舅，那女子是表侄女儿。”戴春故作惶恐，陪罪道：“倒是小弟放肆了。”纪二道：“这倒不打紧，虽是亲戚，却多年不转动了。疏失已久，所以昨日探知他姓杨，丈夫是秀才，都想念不到。方才记起一个人来，其人也姓张，是此地老土著，熟悉左近人家，因而去问他。”纪二说到此处，向对面楼窗努一嘴，道：“方知真是清白人家，他丈夫名唤士发，实是我表兄。”戴春听罢，呆得做声不出。纪二又道：“二官人，非是纪明不用心，即使此刻前去，与他见了，往来厮熟，亦难好启齿。”戴春道：“既如此，休再提了，另作计较罢。”言毕出神呆坐。只见对面窗门豁地开了，却是婆子上来晾衣，戴春看那晾的是一件大红湖绉女袄。不多时，那妖精挪步上来，就在窗前与婆子打话。那张芙蓉粉脸，吃那大红湖绉一映，好似出水朝霞。他又把双星眼望着戴春眇了一眇，冉冉地随了婆子下去。

《老子》云：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戴春自从见了阴秀

兰，本已神魂飞驰，当不得被纪明弄得忽起忽倒，昏天黑地，那把欲火只在肚里打团团。当此之时，怎好再经那妖娆当面一照，可晓得戴春的三魂七魄早已零零星星提了一半过楼去了，还剩一半在酒楼上与纪二问答，又对纪二道：“二郎，你和令亲有几年不见了？”纪二道：“自从那年尊翁离徽州时，小弟也往苏州，算来与他阔别十四年了。”戴春道：“他和你交情如何？”纪二道：“我和他的交情，尊翁尽知。那年尊翁做五十大庆时，大官人又是十岁，小弟送的《百寿图》还是表兄写的，敢道府上还不曾弃掉。后来大官人十八岁上恭喜完姻，当年生子，我那杨表兄又替我做了些诗章，后因我有要事出门，未曾送来作贺。至于我同他的交情，自不必说。”戴春道：“既如此，你此刻为何不去转动转动？自古道：千年不断亲。”纪二道：“咳！原是。不瞒二官人说，我一则初到，不曾打听出来；二则小弟两手空空，就是今朝晓得了，怎好白手白脚的到他家去呢？”戴春道：“你只不过要买些礼物，何不早同我说。”纪二道：“二官人肯借我银子时，我有个计较在此。既是你教我去转动，我只说方从东京下来，我们先在本处买些京货，只说是土仪，将去送了他。二官人只说是同伴，陪我同去走走。”戴春拍手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纪二道：“我还有一个主见在此，只是妄僭些，倒像讨二官人的便宜了，却不敢说。”戴春道：“你又来了，我同你共事，有甚话说不得！”纪二笑道：“事体倒巧的，小弟的拙荆恰好也姓戴，有一个内侄儿，名唤福官，自幼随他父亲到四川去，至今永无音信。这件事我那杨家表嫂尽知，二官人何不冒充了福官，只说由四川发大财回来，同我由东京一路到此。倘表嫂肯留我住，你

便是亲眷，常常好来看望了。”戴春听了，笑得个嘴不能闭，连声叫妙，便道：“竟如法而行之，何不今日就去？”纪二道：“今日大家红着脸，不象样子。何争这一日，且到明朝，先把应用礼物买了，慢慢地同二官人去何如？”戴春听了，慢吞吞道：“也是。”

二人吃罢了酒，纪二又夺会了酒钞，离了那座凤鸣大酒楼。戴春又同到纪二家中吃茶。原来纪二的住房，是一排三间八椽楼屋：其一间是姚莲峰开画店，一间纪二居住。里面还有一个老婆子姓孙，只有母子二人，住居楼上，并后边小屋内。纪二住在堂前后轩。须知纪二与那孙婆子也是心腹。还有一间楼房空着。戴春顺便看了一回，又同纪二到姚莲峰处谈些闲话，要托画小照、扇画等事。姚莲峰极力张罗。看看天色将晚，戴春告别，约定明日再来。

次日一早，戴春又来，便邀纪二去买京货。纪二道：“二官人且听我一言，今日去是这般去，只是我那表嫂不是那些不正经人家，二官人断断啰唆不得。”戴春正色道：“二郎说那里话来！前日已说过是你的令亲，我戴春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怎肯干那亏心之事，只是爱你不过，如此却长好亲近。”纪二笑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实是体恤小弟。但也不必十分拘束，只要随常大方些便好。”

二人同上街去，到了蒋大隆京货庄上，买了几色京货，都是轻巧细软值钱的东西。两人分携了，到那天河楼前，酒楼紧对门，楼房门首。纪二上前扣门三下，只听得里面问道：“是谁？”纪二道：“府上姓杨么？”里面道：“你们那里来的？”纪二道：“远方亲戚，特来奉拜。”只见那婆子来开了门，纪二道：“大嫂，多年不见了，还认识兄弟么？”那

婆子定睛细看，叫声：“啊哟，你可是纪二表叔么？”纪二道：“嫂嫂记性真好。”婆子道：“难得，难得，请里面坐。”纪二便招呼戴春同进里面，婆子道：“二阿叔那阵风儿吹到这里，多听人说阿叔发了财了，果然面庞儿比二十多岁时发福得多哩。这位官人是谁？”纪二和戴春先放下了礼物，纪二道：“说起话长，嫂嫂先请受纪明一拜。”那婆子回拜了，纪二便指着戴春道：“此人说起来，阿嫂也该认识。”婆子道：“是那位？”纪二道：“便是兄弟的内侄，散金大舅的儿子。”婆子道：“哦，是了，莫非就是戴福官？”纪二道：“正是。”婆子道：“你看好快日子么，见他时不过三四岁，眨眨眼就是这表好人物，我们怎的不要老！”戴春忙上前以晚辈之礼见了婆子，婆子让他二人客位上坐。纪二便把礼物移到婆子面前道：“我等自东京下来，带得点土仪，请嫂嫂收了，不要见笑。”那婆子假意谦让了一回，道：“既是叔叔见赐，大胆领了。”婆子便叫声：“小猴子来！”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僮儿来，婆子便叫把这几件礼物收拾进去。

不一时，那僮儿搬出两盏茶来，婆子又教安排些按酒果品。纪二、戴春听了立起身要走，婆子拦住道：“那有这个道理，至亲嫡眷，多年不见。这戴官人即是你的亲，也就是我的亲，同在此吃杯水酒何妨。”遂将二人留定了。婆子又开言道：“阿叔自出门后，一向在何处？怎样得意？”纪二道：“兄弟出门多年，虽做几桩生意，也不见好。”指着戴春道：“倒还是他，随了大舅到四川，大获利息。前年大舅去世，他却满载而归。近来到东京，却与兄弟遇着，另因一起买卖，一同到曹州来。到此已有十余日了，原不知道大嫂住在这里，昨日恰好遇着张九朝奉，说起方知，所以今日来

奉拜。只可叹大表兄不在了。”田氏叹口气道：“说不来，愚嫂的命该苦，又无儿子，只有秀兰一个女儿，将来只有靠他，又不曾许人家。倘能招个养老女婿还好，却那里拣得来！”纪二道：“秀兰侄女今年几岁了？”田氏道：“十八岁了。”纪二道：“怎的还没有人家？”田氏道：“便是高不成，低不就。据他老子的意思，家资要稳当，又说我家是世代书香，也要配个书香人家俊秀子弟，所以至今没处挑选。他的阿姊，那时全亏二阿叔做的媒，许得好人家，只可惜不到头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那小猴子摆上杯筷果品。大家谦让一番，婆子笑着对戴春道：“福官人，你休要客气，我同你不比外人。你的姑娘、母亲在日，我同他们都如亲姊妹一般的，你那时还在门槛边抓鸡屎哩。今日难得你姑夫同你到此，我正少个亲眷，一回相见二回熟，你自此也好长来看看我。”大家又是一笑。婆子敬酒，慢斟细酌。戴春坐在纪二肩下，生辣辣不敢多说话，只好拣纪二嘴里说剩的说几句。不觉又说到秀兰，婆子道：“这小妮子生得单弱，昨日晚上教他到楼窗口收件晒晾的衣服，就感了些风了，今日竟不曾起来。不然，我便叫他出来拜见二叔叔。就是这位戴哥哥，也见见何妨。”戴春连称不敢当。那婆子留客却甚殷勤，惟戴春觉得无趣，又坐了一回，便与纪二辞别了婆子。婆子送出门来道：“今日待慢了二位，务望改日再来，一则我本来少亲人转动，二来秀姑娘也须得见见。”纪二道：“望望侄女，我便道再来。”戴春道：“奉望贤妹，便道再来。”

二人离了婆子门首，行不数步，戴春问道：“方才你那表嫂，说你替他大女儿做媒，是那一家？”纪二道：“表嫂

最相信我，他那大姑爷姓马，那家当虽不及府上，却还过得去。那时节，我去一说便成。”戴春听了，便把那心里这句话，咯咯的在喉咙头要吐出来，几次三番，却只得咽下去。又闲走了一回，约日再会。自后戴春日日来寻纪二，纪二只用腾挪之法。又耽延了几日，纪二吃戴春缠不过，只得又同了他到阴婆家来。那秀兰风寒果然好了，只见钗环叮当，轻移莲步，随了婆子出来，先拜见了纪二叔叔。婆子又将秀兰拉向戴春前，也拜了两拜，戴春慌忙回礼。少不得又是酒食相待，戴春依着纪二的嘱咐，只得规规矩矩的。倒是那秀兰，喜笑酬答，落落大方。有时眼角梢到戴春身子，那戴春好似蛆虫钻入骨里，里面异常受用，外面却动弹不得。彼此说些家常闲话，酒食已毕，又坐谈了一回，只得告别。

自此之后，戴春三日两头来邀纪二去转动，婆子无不款待，但说话之间，总不提及媒事。戴春实实按捺不住，有一日又到莺歌巷来，与纪二攀谈，大宽转说到媒事上去。纪明便拈着那两片狗嘴须，微微的笑，只不答话。戴春见他笑得蹊跷，便问道：“二郎为何事只顾笑？”纪二道：“我在这里猜一个人的心思。”戴春道：“猜那个？”纪二道：“二官人休见怪，我听你曲曲折折说到做媒，甚是蹊跷。”戴春正色道：“二郎怎说，我戴春岂是这等人！只是，只是……”纪二道：“似二官人这样身分，也不算辱没了我这侄女儿，只有一事却难。我表嫂不是说要配书香么？我那内侄福官，却是不读书的，连上账字还不学全，我表嫂都知道的。如今二官人既冒充了福官，便不是书香了，他怎肯把女儿许与你？”戴春听了，呆了半晌。纪二又道：“据我的意思，富与贵原是一样。难道登科及第的方是好女婿，千财万富的便

不是好女婿了？倘我那内侄果真发财，我纪明有女儿便肯许他，只不知我那表嫂的意思何如，我且去探探他的口气看。”戴春大喜道：“全仗二郎周旋。”纪二道：“且慢，还有一事不妙。”戴春惊问道：“又有甚事？”纪二道：“我前日说你发了大财，我看那表嫂兀自有不信之心。”戴春道：“怎见得？”纪二道：“你但想你到他家不止一次了，他却从不问起你在四川、东京怎样经营，这不是不信你么？”戴春沉吟半晌道：“这也极好商量，前次几件礼物是你送的，我如今也送他些东西，比你送的格外体面，怕他不信么！”

看官，凡是大家游浪子弟，使钱如泼水，他并非和银钱有仇，却另有一种念头，最怕有人说他廉俭，有人说他没钱。所以箴片就从此处设法激他，一激一个着，十激十个着。那纪二将戴春激到手了，便道：“二官人这般计较，必定妥当。但此刻且缓，总待我去探探口气，再作计议。二官人且请稍坐。”说罢，即起身到阴婆家去了。约有半日方回，只见戴春在姚莲峰店内闲谈，一见纪二，便撇了莲峰，进纪二家来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纪二笑嘻嘻道：“有点意思了。”戴春忙问何故，纪二道：“他说那老父在日，原要寻个书香人家，如今年纪大了，与其东不成西不就，不如拣个稳当的将就些罢了。又问我有甚好郎官，留意留意。你想，这不是有点意思么？”戴春听了这话，登时四体百骸都酥软了，大喜道：“二郎，这头媒事成功，我戴春定当重谢。”纪二道：“只是我说起戴福官发财，表嫂终是疑心。起先连我也不解，后来方知上年有人传到表嫂耳朵里，说那福官在四川已经潦倒不堪。我以前不知有这个信息，却谎说发大财。今日我忙说传来谣言不可凭信，现在同我一路回来，委

实富厚，表嫂兀自半信半疑。”戴春踌躇一回道：“二郎，既是如此，连这送礼物之说也不必了。令表嫂既肯信你言语，你去说媒时，竟爽爽快快说明，一切聘礼与大众格外不同。你替我担认一句。”纪二道：“二官人说得极是，我去说媒时，竟说福官人亲口嘱咐的，许他重聘，谅他不再起疑了。”戴春大喜，纪二道：“二官人，此事在我身上，包管你成功，不必疑虑。今日我们且别处耍子去。”遂同上街，酒食闲走了一回。将要分手，纪二道：“二官人，且过几日来讨消息。”

戴春应诺而去，果真挨了三日，又到莺歌巷来。纪二道：“所事已谈过了，杨家表嫂说起福官，也甚欢喜，只是有一件事，要二官人亲口应允。”戴春道：“甚事？”纪二道：“我表嫂不是说的，他这女儿要招个女婿养老，二官人既要定他，务要吩咐一句。”戴春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令嫂有缺长少短之处，我戴春无不竭力。”纪二道：“如此焉有不成！”戴春喜不自胜，就到莺歌巷口一酒楼内，沽了一角酒，拣些过口，叫酒保送到纪二家来。

正在堂前欢饮，只见里面孙婆笑着出来，对纪二道：“这碗梅汤到嘴了。”纪二举杯笑道：“就请大嫂尝尝何如？”戴春动问是那一位，纪二道：“是孙大嫂，与小弟同居。一切我的家常事体，都承他照看的，端的为人又精明又能干。方才我想起这起媒事，小弟只好做女媒，少一个男媒，何不就央他的令郎大光官做个男媒？”戴春道：“甚好。”满敬了孙婆三杯酒。孙婆也一同坐了，老老实实吃酒攀谈。纪二道：“此事还有个计较在此：二官人喜事成功之后，若说娶他到府上去，恐尊夫人处有些不便；若入赘到他家，他那里

门临大街，来往人多，二官人进出恐有人打眼，走漏消息。依我看来，我们这条巷倒还僻静，又有间壁现成房子空着，二官人何不租了这房子，接他母女来同住：一者避了众眼，二者纪明就在间壁，三者孙大嫂诸事能干，都有照应。”孙婆笑咪咪的指纪二道：“怪物，怪物！有你这等聪明人，若叫戴二娘子知道了，只怕要活活打死哩！”

当时纪二便去寻了房东，看了房屋，只见堂前、后轩、天井、过廊、灶披，色色都好。这房子与孙婆贴间壁，孙婆与姚莲峰贴间壁，后面还有一所小园，可以种些瓜果。望见孙婆那边，早已搭了一架瓜棚，绿荫齐放。中间却都有土墙隔断。戴春看了大喜，随即立了租约。纪二便去说媒，自然顺顺流流一说便成。戴春连日匆忙拿出些银子来，托纪二、孙婆办了簇新家伙铺陈，一面赶办聘礼，足有三二千两的火气。戴府上的人都不得知，纪二、孙婆从中取利，沾润不少。纪明、孙大光两个媒人，赍送聘礼财帛，到天河楼阴婆家，道了吉期。

到了这日，戴春打扮得花簇簇迎接，阴婆母女离了天河楼，到了莺歌巷新宅，成合卺之礼。新丈母的孝敬，媒人的谢礼，格外从重，愈加体面，自不必说。那戴春得了秀兰，如得明珠，如饮醍醐，如登仙界，如归故乡，说不尽那鸾凤和谐，鸳鸯欢畅。那阴婆到曹州不上几时，又有鬼姓蒙混，况与戴春又是花烛姻缘，堂堂皇皇，端的无人识破。就是戴春平日的帮闲闻知此事，也不过道纪二瞒着他们，引诱东家娶了个两头大，心怀妒忌而已。但木已成舟，只得由他。纪二暗地对婆子道：“阿嫂，我计何如？”婆子感激非常。

谁知乐极生悲，冤家路窄。一日，阴婆门前闲看，瞥见

一个人来，阴婆认得那人是东京矮脚鬼富吉。婆子急避入去，忙关了门。原来阴婆在东京时，带着秀英干那个买卖，富吉曾诈过他的油水，所以避他。那富吉早已看见，便缓缓的踱到阴婆门首，立定了脚，看了一回，便转到孙婆家来。正值纪二在堂前独坐，富吉拱一拱手，便问道：“借问间壁敢是姓阴么？”纪二听了，吃一大惊，便答道：“间壁姓戴，不姓阴。”富吉道：“可有姓阴的同住？”纪二道：“只是一家，并无同住。”富吉回身便走。纪二见他如此情形，十分惊疑，看那富吉已去远了，便簌的走过婆子家来。此时戴春适在他处，阴婆见了纪二便道：“怎好？”纪二道：“方才有人来问起阿嫂真姓，其情形又甚属可骇。”阴婆道：“方才我遇见东京的富吉，我避得迟了，吃他看见，怎好？”纪二道：“呀，是了！几日前，我闻知本府高大老爷从东京来到任，都说有个拿事的门上姓富，叫做富八爷。”婆子道：“如此怎好？”纪二道：“别的不怕他，只是方才我看他情形，早晚必来缠障，万一嚷到二官人的耳朵边，献出你的底里来，倒难摆布。”二人因此常常愁虑，那知竟不复来。阴婆心也安了。纪二道：“我教戴春出名租产，原是安如泰山，谁敢动摇！”从此照常办事。

却说秀兰自从嫁了戴春之后，听他母亲的吩咐，端的欢喜喜伴着戴春。那孙婆自见了秀兰，好似前生有缘，不碰见倒也罢了，一见面时，便咕咕咕咕，你笑我说的总要半日。说的料想都是正经话。搬来不上半月，便打得火热，秀兰要拜孙婆为干娘，孙婆甚是欢喜，那阴婆也都依他。

不日，孙婆的儿子大光，染患时感症，里虚发斑。接了几位名医，医案上写着十四日慎防重变，一通升麻、柴胡、

葛根，提得肝风鸱张，神昏痉厥；又是犀角地黄汤、牛黄清心丸，反领邪入心包，果然到了十四日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孙婆只得这个儿子，又无媳妇，哭得死去还魂。纪二、阴婆、秀兰都去劝慰，戴春也宽皮毛的劝了几句。那姚莲峰也过来问了，连称可惜可惜。殓事毕，那孙婆因连日侍奉儿子辛苦，又急又毁，弄出一场病来，卧床不起。秀兰日日过来伏侍茶汤，十分周到，在床前说些闲话，扯开心事，惟夜间只好归自己的洞房。阴婆也不时过来，门前自有纪二照应。

孙婆渐渐起床，一日和秀兰坐在后窗闲话。孙婆望见后园瓜棚，叹道：“我多日不去理值他，不知糟得怎样了？秀兰，你到我家多次了，我从未曾同你到园里去过，今日我却健旺了些，就同你去看看。”秀兰道：“甚好。”二人到了后园，只见瓜棚依然如故，惟撑柱有几根略歪了些，瓜蔓也有些憔悴。秀兰见那园里左边有一花坛，种些建兰、黄菊，右边土墙上摆着几盆葱，墙比左边的矮二三尺许。秀兰指着道：“这墙为何比我们那边的矮这许多？”孙婆道：“去年黄梅水大，此墙坍倒，同间壁通为一家。我屡催房主来修，那房主挨死挨活，直到八月，方来修筑。却又可惜工钱，筑得三尺多些，就不加高了。我想两家既有了关系，也便不去催了。日子好快，此刻又是黄梅了。”

正在谈说，忽见乌云盖顶，雨点便如拳头大小，噼哩啪啦打将下来。孙婆、秀兰急忙避雨进内。秀兰便从侧门归家去了，正值戴春从街上飞跑进来，气急败坏。那雨登时倾盆直倒，街衢成河。戴春坐定，道：“好运气！”秀兰道：“哥哥亏得不着雨。”阴婆出来道：“贤婿路上受了日头气还好

么？”戴春立起道：“还好。”阴婆道：“宁可闻闻痧药，免得发痧。”便取出一瓶卧龙丹。戴春闻了，打了几个喷嚏。婆子道：“贤婿可要嫩酒吃么？”戴春道：“方才小婿同二姑爷在桃花巷吃了几杯酒，他还要到别处去，小婿先回来。这番大雨，未知二姑爷濯着否。”婆子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贤婿还好吃酒哩。”便叫猴子将热酒、过口搬在后轩，便教秀兰陪吃，婆子坐在旁边闲谈。戴春一面吃着酒道：“我每每回来，秀妹总在间壁，待岳母叫回，今日却难得在家里。”秀兰笑而不言，婆子亦笑道：“这痴丫头，不知和孙干娘前世甚么缘分。倒也好，孙干娘一手好针线，教他去学学也好。”戴春笑嘻嘻道：“干娘处自然也要亲近，但只是不必长在他家。”秀兰听了，心中好生不悦，便笑道：“他家又无男子汉，我去怕怎的！”戴春道：“并非为此，我不过这般说。”婆子道：“这两日干娘因儿子死了，悲伤不已，我教你妹子去同他谈谈，解些心事。一来邻舍之情，二来结拜了亲，这点来往，也少不得。”戴春道：“这也是个正理。”秀兰肚里说不出的只是气，暗想道：“你这副嘴脸，我原是格外看待你的。我现在并不恁的，你便想监管我！”阴婆见女儿颜色不悦，正想设法调和，只见那雨早已住了，云销日出，满地晴光，那高的地面已有些燥了。戴春忽的立起身来道：“还有一句话要同二姑爷说，此刻他只怕还在那里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就走。婆子对秀兰道：“我劝你不要终日在孙家，如今惹得那厮动疑。乖女儿，总依为娘的话，将顺他些。”秀兰应了。不一时，戴春回来，婆子问道：“贤婿寻二姑爷说甚要紧话？”戴春道：“有个曹县人，曾欠先父银两未清，二姑爷说认得他的，小婿要同他去走遭。”婆子

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说罢，仍复入座。秀兰陪着吃酒毕，从此吃茶吃饭，谈天睡觉，自照老式。

从此秀兰竟依母教，足有三日不到孙家。过了三日，脚又痒了：第一日只来了一次，第二日已坐了三个时辰，第三日便照常忘反了。那孙婆闻知戴春那日这番说话，暗暗大怒，道：“这厮捕风捉影的疑到我身上来，我认真引诱了你的活宝贝，怕你怎样摆布我！如今我偏要替他寻个好郎官，待我慢慢留心。”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孙婆到后园摘瓜为小菜，秀兰不觉随了进来。不去时，万事全休，只一去，蓦然见五百年风流孽障。要知此去有甚么蹊跷，且听下回分解。